

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 收到

藝風社第二屆展覽會批評



鯉魚

汪亞塵作

藝風

31

第四卷第五期

(即第四十一期)

南京圖書館藏

本社啓事

一 本刊因虧蝕過鉅，經濟支絀之故未能按期出版，幸蒙諸定戶及愛護本社閱者之原諒，不加責難，甚且時以同情相慰，本刊特表感謝之意。

二 第三屆展覽會通告發出後，多承全國藝術名家響應，各以精心作品捐助，本社尤爲感激。又蒙梁椒蕃，姚雨耕，黃延楨，謝瀛洲，鄧龍光，吳逸志，羅梓材，羅策羣，劉旣漂，金肇組，李漢魂，李煦寰，黎國材，黃劍廬，張達，梁作桀，黃巽，羅乙藜，雨山，古文捷，楊少雲，汪子薪，潘心培，張引士諸先生熱心購畫，捐款相助，沈明言先生則捐助現款，并此鳴謝。

三 此次展覽會售畫所得，除開支外，尙存五百三十元，特此款先行出版「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批評」專號，并擬另籌補益，於一月內出版第二三期及「現代藝術」專號。至於「實用藝術」專號則定於十月底截稿，如蒙賜寄文畫，請早日擲下。倘能力實難支持，不得不停刊之時，即將各定戶餘款及各家投寄文畫稿件退還，可請勿念。

四 本專號中賜寄文字諸君，多未知通信地址，林不凋，莫文虎，練江學子，武，白丁，仲修，李六石，晨曦，白采諸君通信處，務請示知，以便將本刊奉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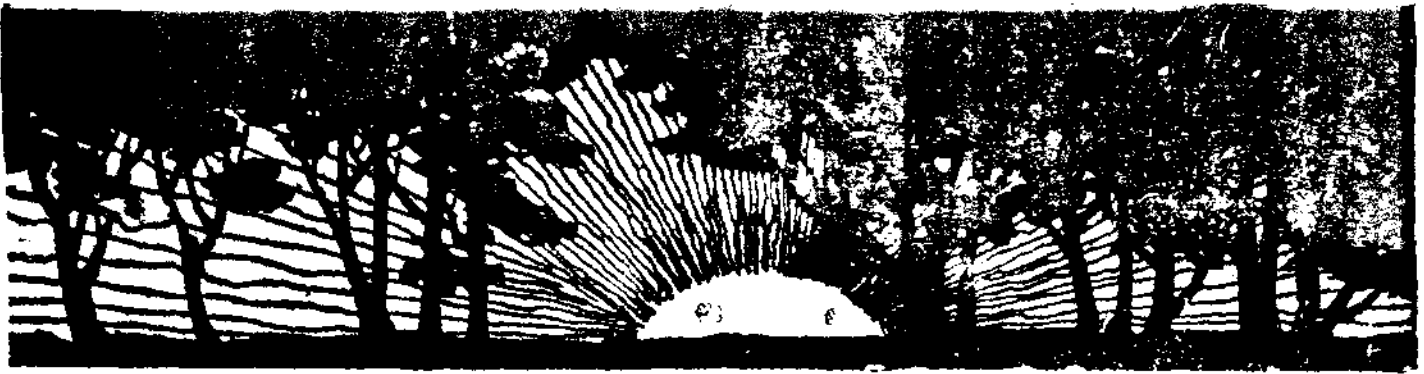
藝風雜誌謹啓

執藝子

劉父題



第 四 卷 第 五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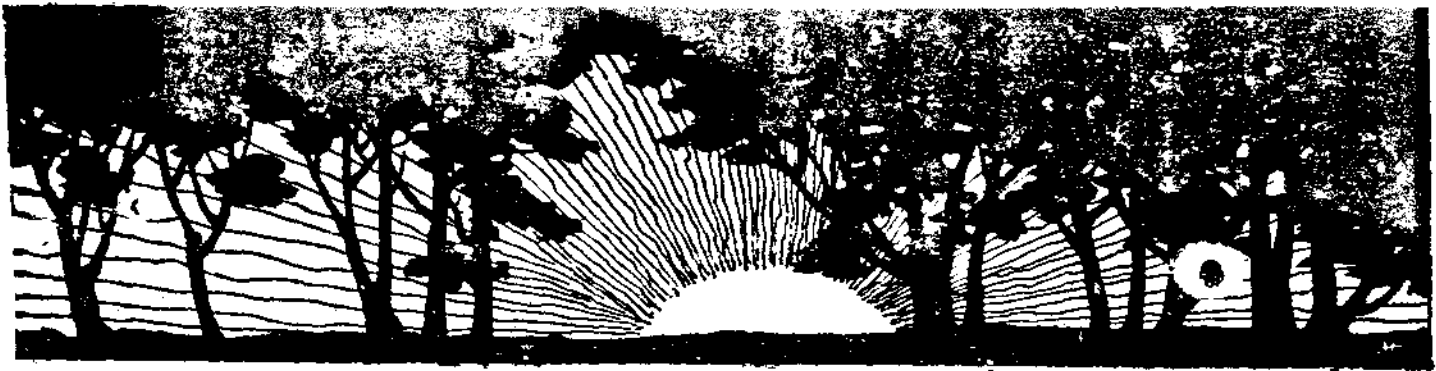
藝風月刊

第四卷 第五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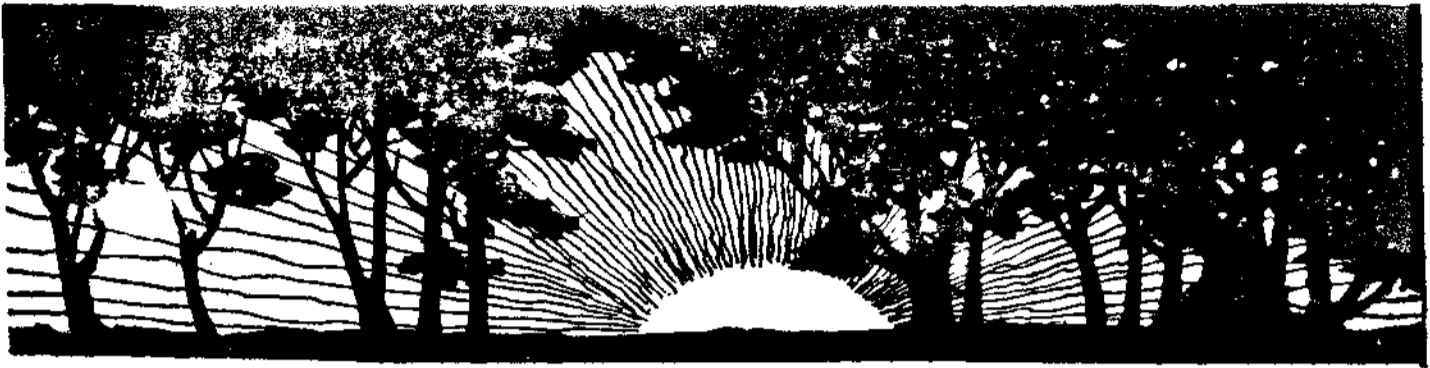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補行出版

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批評專號目錄

- 鯉魚(封面).....汪亞塵作
- 晨曦.....(藝風展覽會開幕以前).....鍾煌元攝
- 孫福熙致辭.....黃幻吾攝影名畫初展.....潘風曉攝
- 藝風社招待新聞記者.....廣州國華報記者攝嘉賓畢至.....潘風曉攝
- 松菊.....湯定之作
- 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在廣州.....孫福熙(二二—二九)
- 孫福熙代表藝風社招待新聞界
- 我們的眼福.....劉既漂(二〇—二三)
- 略談藝風社三屆會.....林不凋
- 獻給藝風社諸先生.....厲厂樵(三一—三五)
- 敬答謝厲先生的指示.....孫福熙
- 關於藝風社第三屆畫展.....黃幻吾(三六—三九)
- 七盤山勢.....王祺作



雁蕩大龍湫.....	沈邁士作	鳴泉.....	許士騏作
詵詵神仙.....	鄭荔丞孫福熙合作	嶺南春色.....	黃幻吾作
孩像.....		方君璧作	
畫的高一部的工夫.....		劉雪崖(三—三六)	
展覽會中的一件軼事.....		春 苔	
清華園之菊.....		莫文虎(三—三七)	
羣雁鳴雲霄.....	孫福熙作	陳翔鳳(三—三九)	
談藝風社畫展.....	練江學子	潘風笑(四—一)	
譚藝風書畫展.....		張振鐸作	
藝術感化人類最深處.....		黃 花(四—三三)	
竹鳥石.....		王子豪作	
看「藝風社畫展」國畫後的我見.....		沈明言(四—三五)	
地毯圖案.....		龐漁艇作	
繪畫題詩的感想.....		武 (四—四六)	
嗷嗷待哺.....		潘心培	
藝風社畫展巡禮.....		孫福熙作	
藝風畫展譚零.....			
赤壁遊.....	王長寶作	寂寞黃昏伴月明.....	



黃山圖……………姜丹書作 覓食圖……………陳曉南作

甘地之戰具……………李鴻梁作 少女像……………周圭作

喉舌初調……………文幻塵作 浮雲戴山……………俞劍華作

說到目前的藝風畫展……………白 丁(三一—六一)

亭亭玉立歲寒身……………朱紀瞻作

走出了藝風畫展會……………仲 修(三七一—六一)

八哥……………汪亞塵作

觀藝風畫展後之感想……………劉既漂(三一—六一)

懶虎……………胡藻斌作

藝風畫展參觀記……………李六石(三一—六一)

花鳥……………張聿光作 民生凋敝正如斯……………王青芳作 幽遠……………劉萬九攝

向幾位新進畫家貢獻一點意見……………晨 曦(六一—六七)

黑與白在廣東……………春 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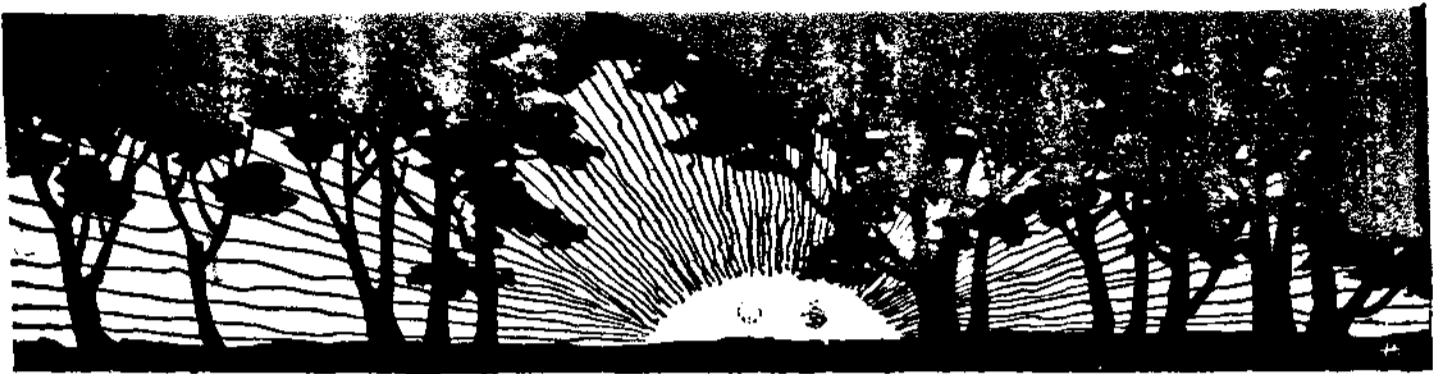
記孫福熙先生……………劉萬章(六一—六八)

牛郎織女構圖……………曾新泉作 人體……………費小姐像……………梁治民作 戴先生遺像……………黃心維作

北岡山……………陳樹人作 江南春色……………張書旂作

棕櫚小雞……………張書旂作 金魚……………汪亞塵作

中國商業美術作家協會出品……………孫梅影作……………王辰昌作……………施春榮作
陳尹生作……………陸樹衡作……………姚昌期作



看了藝風社畫展之後……………陳翔鳳(三—七)

懸崖飛瀑……………余幻濤作

獻給福熙先生……………白采(六—九)

藝風書畫展明日更換新作品展覽

齊白石老先生和他的作品「墨蝦」……………黃慶華(八—二)

幽默……………白愛光作

畫以外的話……………孫福熙(二—八)

綠水青山好放船……………徐傑民作

賀「力社」……………徐仲年(八—八)

羣鳥……………汪亞塵作

國畫的出路……………俞劍華(六—七)

女……………李東平作

力社前途的展望……………劉偉山(八—九)

文字的效力……………汪亞塵作

現代國畫家的新認識……………介如(九—二)

未及展覽之出品……………顧一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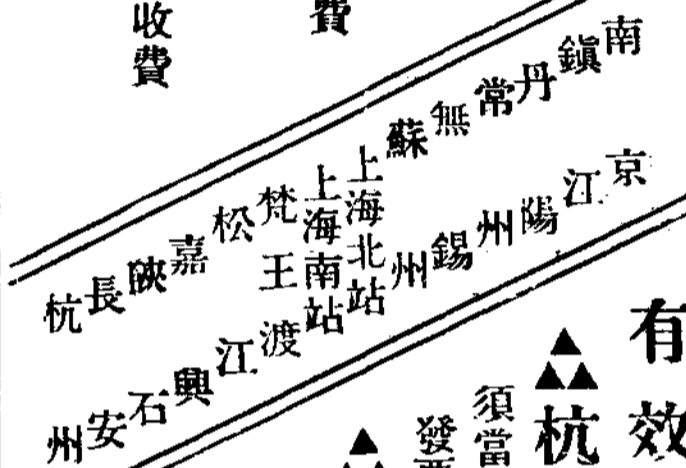
藝風社第二屆展覽會出品目錄……………(九—二)

春色春色……………孫福熙劉雪亞合作

發售減價頭二三等

遊覽來回票

站名



有效期間：

▲▲杭州南京間

須當日起程二日內到達終點回程十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得在上海北站分程

▲▲其他各站間

去程當日適用回程七日內有效
發票之當日作一日計算

票價：

▲▲頭二等

按雙程七五折收費

▲▲三等

按雙程八五折收費

京滬 滬杭甬 鐵路管理局廣告



晨
曦

藝風展覽會開幕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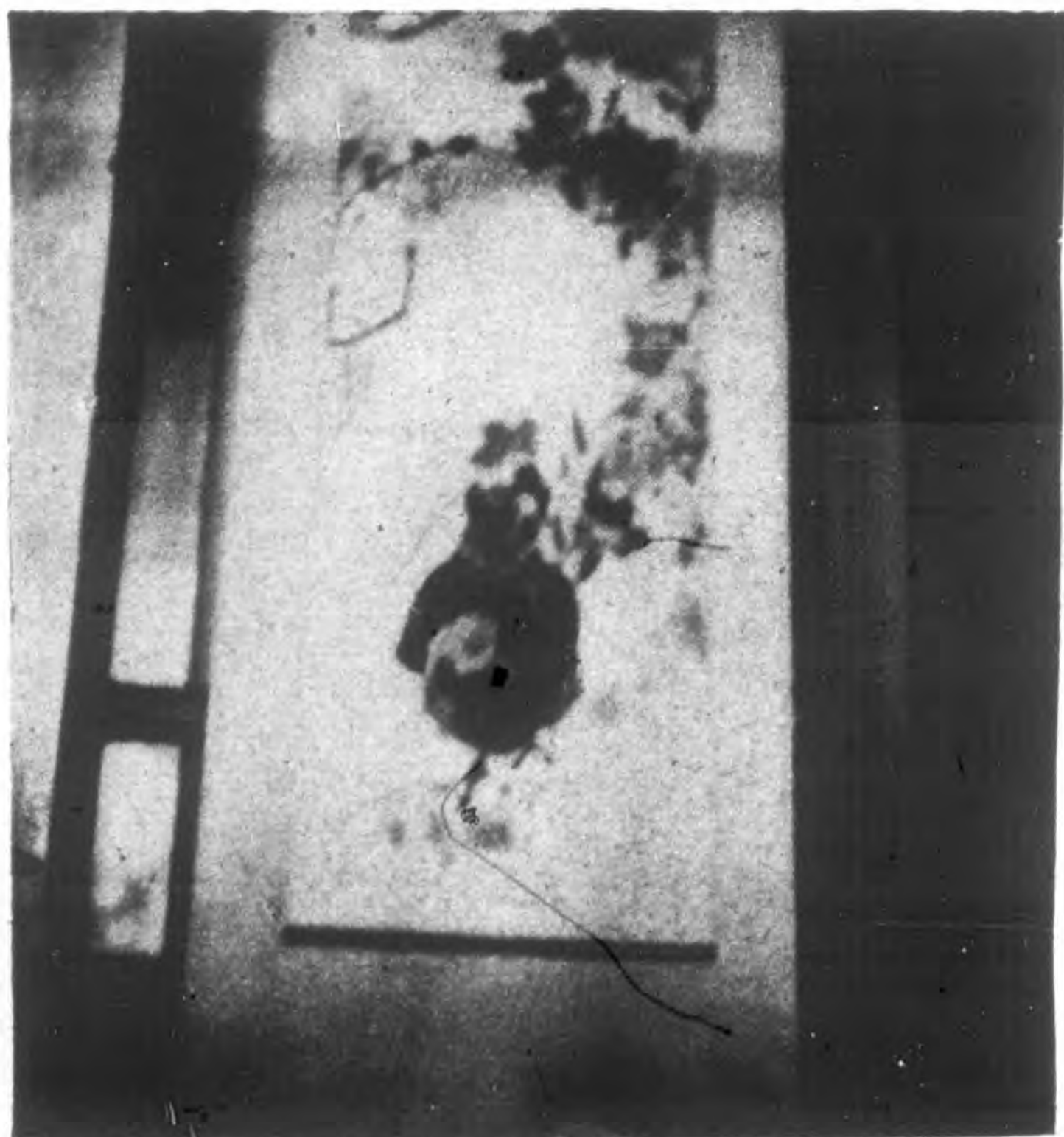
鍾煌元攝

孫福熙致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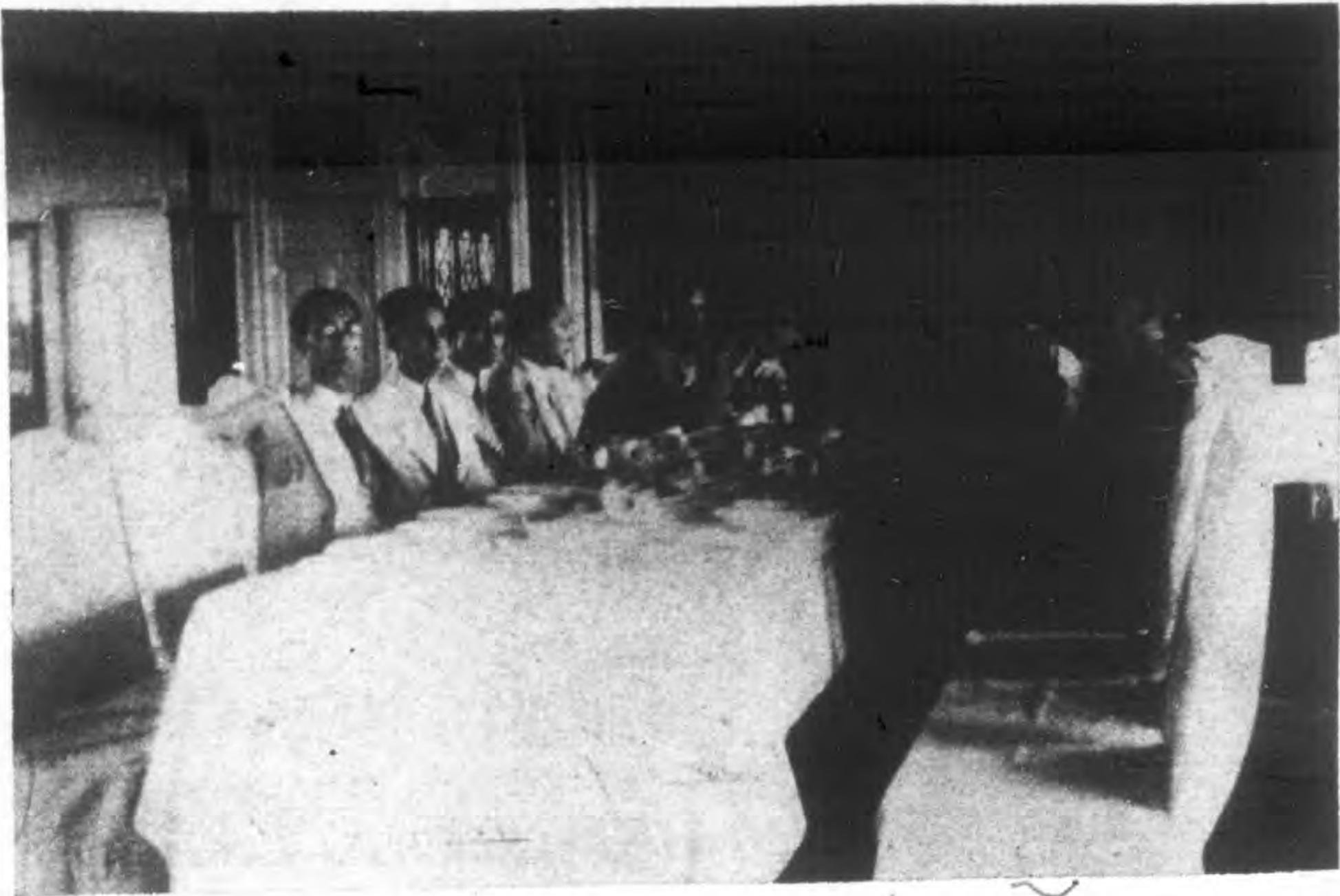
黃幻鳥攝

名畫初展



潘風曉攝

藝風社招待新聞記者



廣州國華報記者攝

嘉賓畢至



潘風曉攝



松菊

湯定之作



藝風社第二屆展覽會在廣州

孫福熙

——展覽會經過的報告及諸家批評的介紹

我們可以驕傲的，藝風社只有三年的歷史，正在學步的時候，居然一走走到了廣東。這當然是衆力扶持的結果；第一是全國藝術家的熱心贊助，聞藝風社展覽會的消息，即以寶貴的作品送來展覽，更有愛護藝術的先進的提攜，使展覽會漸漸的達到完善的境界。最難得到的是如此遠道的到了廣州，又蒙諸先進與各界民衆的熱烈歡迎，除了感激之外，似乎不得有太大的驕傲了。

藝風社欲求聯絡南北藝術界的感情，并求廣大的切磋之益，特於今年第三屆展覽會，至珠江流域作遊行展覽。

中國藝術界，常以門戶之見，引起許多紛爭，倘若是屬於學術上的爭辯，那非但無損，而且能夠促進學術進步。本刊中有好幾篇文字都有這種意思。藝風社有鑒於此，特別注意於態度的公正，竭力容納各人的意見，作公開的討論。在展覽會中，又盡力避免派別，地域、年齡與地位的歧視，公開的，一律平等的容納各家的出品，使中國藝術界漸漸的趨於純正與團結的路上去。

承蒙許多人承認，藝風社做到了這一步工夫，使黃河流域以至長江流域的藝術家，各各掃除派別與地域等等的成見，作團體的有生命的努力了。以前，若干人發起的團體，尤其是藝術的，非但沒有人幫助，而且，必定有人起而作惡意的嫉妒的反對與破壞。若干人的力量當然是有限的，潔身自好者，願守箴默，結果這團體就無形消滅。態度強硬或心胸狹窄者，必起而與反對者爭辯，於是常常流於離開學術而作口舌的攻擊。至於並非少數人而為全國的公共事業時，因主持人選的關係，又必引起糾紛；開始是反對與破壞，如果遇到破壞而不發生效力的時候，就以自身的不參加作最後的破壞。當藝風社第一屆展覽會徵求出品的時候，常有人詢問有否某人在內，如果某人在內，他決不願參加。這種思想，原來也有他的理由。但我總是

回答他說：「先生，你是錯誤了：我們舉行展覽會，是完全公開的，如果某先生願意來參加，我們不能拒絕，也是不必拒絕的。我們正要盡量的出品，與他的出品並列比較，來矯正一般人愛好他的作品的那種低劣趣味。我存在世界上，不能因他的存在而我以「不共戴天」的心思去自殺：我們惟有與他競爭，爭回我們所認為美的世界之一法。」

這一種說法居然收了效果，現在，以前的那種惡現象，即使有人要重現，也不能產生出來了。

藝風社是若干愛好藝術者所發起的私人團體，舉辦事業，反比公共機關舉辦時容易得多——雖然有許多方面是必需公共機關的保護與幫助的。

我們做到了長江與黃河兩流域的團結以後，依次想到珠江流域的服務了。

新中國畫的策源地是在廣東，而多數廣東藝術家均漫遊外地，其作品反少在廣東展覽；今集全國藝術家作品來廣東展覽，是覺更多一層意義了。

可惜在廣東的藝術家，尚有許多沒有參加。當展覽會開幕的時候，得與大部分的廣東藝術家相晤，對於未送作品參加的理由，有的說開會前沒有聽到這消息，有的說聽到消息太遲了。其實報紙上早有登載，而徵求出品的啟事亦早已分發過了。所以有的說啟事上藝風社的地址是在上海，不曉得就在廣州舉行，有的說不知藝風社的性質，以為非社員是不能參加的，有的就簡直老實說，因為有某人在內，所以不想參加。這種說法都有其相當的理由，但猜測起來，多少不免有一點觀望的態度：在沒有實現以前，未必藝風社是公開正直的為全國藝術家服務的團體，驚弓之鳥的中國藝術家，觀望是未可以非的。

聽說廣州的藝術界正如從前的上海南京等處一樣，有了深切的門戶之見，如果說相互仇視攻擊是過分一點了，則我們可以說：從來沒有團結一體共同研究，這確是毫無疑義的事實。

現在，廣州的藝術家們是有意團結了，我這樣的相信，至少是願意送出品到公共的展覽會，與自己派別不同的作品並列一堂而不致惱怒與嫉妒了。

藝風社不必因此稱功論賞，這是適逢其會，看了這次展覽會，使大家更易促成這迫切的覺悟。

以上是關於這次展覽會的態度；現在要報告一點事實。

承蒙廣州各界的恩惠，假全市適中地點的廣州市市立圖書館爲會場，尤能特別通融，除閱覽室以外，全部出讓，并完全義務，不收租費。圖書館的建築華美，光線充足，是廣州市最宜於開展覽會之處，沒有更妥當的地方了。

六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時開幕，原定至七日止，後以參觀者擁擠，并因出品過多，未能一次完全陳列之故，再延長三天，更換若干未經陳列的出品，至六月十日止共計八日。參觀者天天擁擠，有如潮湧，無時或斷。去年第二屆展覽會在南京舉行，僅四天的時間，參觀者之多，超過第一屆在上海開放八天之人數。這一次的人數，簽名者達三萬餘，其因擁擠而未及簽名者頗占半數，故實有五萬以上，比上海南京兩屆參觀人的總數還多。如此熱烈的現象，確爲廣州所特有而可慶幸的。參觀人中除學生外，有商店鄉友，各業工友及其家族婦孺老幼，這是最可驕傲的，藝風社未能深入民間，而平民大衆已跑上門來，誰說平民大衆是難於接觸的？

開會前五天，以一藝風社代表孫福熙一名義，招待新聞記者於新亞酒店，各報館與各通訊社均有代表到會。事前印有一藝風第三屆展覽會答客問一多份，分贈各記者，及關心這次展覽會者，以便有些根據，使願意介紹與批評者有所參考。

招待席上另有一篇簡略的報告，登載次日的廣州各報，新聞記者推民國日報副刊編輯厲樵君致辭，其中又有幾個問題，特加解釋，均轉錄在本刊第十九頁及第二十五頁，可供參考。

以下抄錄一段關於展覽會內容的文字：

本屆出品，以國體論，有南京最有革命精神的「中國美術會」，上海最有歷史的「中國畫會」，南京中央大學，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北平藝專，上海美專，新華藝專，蘇州美專等。如以個人論，則有提倡藝術革命最力之中央委員陳樹人，王祺，中央大學教授徐悲鴻，張書旂，老前輩王一亭，齊白石，黃賓虹，湯定之，徐明西，張聿光，諸健秋，姜丹書，潘天授，許翹哲等，京滬及北平名家如柳子谷，方人定，許士駁，胡藻斌，袁松年，汪亞塵，朱屺瞻，沈邁士，俞劍華，王齊芳等，均有重要作品。

徐悲鴻先生有重要作品三件，馬，鷄與古松，都是他研究最深的題材，這幾幅更是得意之作。

王祺先生是竭力主張中國畫革命的健將，政務稍暇，即提筆作畫，不分晝夜寒暑，有功夫就作畫，爲政的時間，是不能

妨害的。於是分出睡眠的時間來作畫。他沈默而勇敢，在一擊不響中，創造了畫面的新型，建樹了革命成功的鮮明旗幟。他的山水與花卉均有雄偉的氣魄與雋永的意味，體質虛弱的人或者不配胃口，但這是一種強心劑，愈多體味，愈能使人身心強健。

張書旂的作品是香甜極了，其秀麗優美為不可及，他師法山陰任伯年，但已超出多多，最可敬仰的，他亦採用西洋繪畫之所長，卻絕對不肯屈膝西洋人之前，他的畫上，沒有絲毫西洋繪畫的痕跡。他善用白粉，有「張白粉」之稱，畫在做古色筆上，有獨到之妙。

汪亞塵，新華藝術師範校長，善花鳥，尤擅魚類，魚類中尤以金魚為獨一無二。汪君甚努力用功，平日對物寫生，家中多蓄金魚等，實際觀察，以作寫生的材料。此次藝風社贈畫募款，維持雜誌，汪君特贈多幅得意作品，而且特別減低售價，以便大眾購置，以求藝風社的實惠。

胡煥斌，原籍廣東，而周遊世界，在世界大城均開展覽會，得很大的榮譽。其畫功夫甚深，絲毫不苟，凡有微末不滿於心者，即撕裂焚燬，其畫虎更為名貴，今因捐助藝風社之故，特許以老虎二十幅為贈，每幅減收半價二十元，有預定者當於一月內交件。其為藝術之忠勇如此。

油畫以寄遞不便之故，大幅不能帶來，但亦多佳作。陳抱一是學油畫的老前輩，與丁衍鐸齊名，其態度之嚴正，為眾所素知。女作家方君璧潘玉良二女士，均在歐洲開會展覽，聞名甚久。王景岐公使女公子王長寶女士，素以油畫聞名，今年特出其潛心研究之水彩大幅，實為難得之作。

本屆出品，多山水畫，山水者，國的衣冠脂粉，藝術家所竭力點綴描寫而鼓勵衛國干城之志氣也。廣東畫家中容大塊，黃幻吾，胡煥斌，袁松年，王少陵等均特別注意中國山水之描寫。這是鼓勵中國民族愛國的精神，并對外國最有力的宣傳。

廣東方面亦多有參加，如國畫研究會，春睡畫院，幻吾煙雨畫院，香港書畫文學社及中華獨立美術協會等，均有多量出品。

此次藝風社除聯絡南北藝術界的感情，共同切磋學術以外。還因維持雜誌之故，諸社友踴躍捐助多量作品，以求售去。

如此壯舉高情，實深榮幸。凡購畫者均認為名譽社員，將以藝風月刊按期寄贈，以答雅意。

廣州開會以後，再到香港汕頭等處遊行展覽。

近年來的展覽會中，已顯明的表現中國藝術的長足的進步，雖然尚有少數因襲的分子，但大部分有了兩種的新氣象；第一是寫生的成績，各人所表現的各有新的材料與情態，竭力免除傳統的典型。這是寫生來的結果。第二是以實際生活為題材，在藝術品中竭力灌輸切合生活的意義，尤其是同情於平民生活的精神。這兩種進步還沒有到完全成熟的時期，此後必漸漸擴大，成為新中國畫的真精神，在本屆藝展中，對於第二點已有很多成績，至於第一點，自然更是豐富了。黃少強傅思達等，均是到民間去的先鋒。

學術多賴乎切磋研究，藝風展覽會的舉行，正是這個意思，其望諸先進多多予以批評，使藝人均得裨益，并使民衆漸漸提高其鑑賞的能力；而未經專門研究者的意見，亦甚所歡迎，因為藝術原非專供少數人的玩弄，未懂藝術的大衆是真正的對象。

廣州各報均有詳盡的新聞，記載展覽會的內容，并有許多批評的文字，都是很誠懇的，一概收入，轉錄在本刊中，尚有投稿而未經發表的，亦不論其為稱譽，為指斥，均為發表。本社素抱大公無私的主張，不論其主張與我們是否相同，一律平等的發表，以供大衆研究。常有人以為既然發表，即得編者的承認，就是編者或藝風社友的意見了；其實所有文字中有的固為編者所欽佩，有的亦不盡與編者的意見一致。學術貴於寬容，必須容納他人意見，不宜作褊狹的排除異己；同時尤貴於悉心研究，徒守一己私見，坐井觀天，決無長進。

以下略略討論關於批評文字中的意見；

爲了要鼓勵前進的誠摯的感情，批評者的說話，大部分是挑選所長，掩護所短，於是淺陋的畫家不提，同一畫家的淺陋的幾幅不提，同一幅畫中的淺陋之點又不提——尤其是對於我個人，因為我在辦理展覽會事務之故，似乎怕我羞怒而絕對遮掩我的淺陋而不提，於是成爲滿紙好字，好像毫無短處可說了。這在批評者是一種美德，而且別有苦心；但這最不合少年人的口胃，少年人喜歡有什麼說什麼，喜歡指斥勝過稱譽。

這裏要特別聲明的：藝風社展覽會中的出品不是件件都好，毫無缺點的，展覽會根本沒有評判，凡作家自己認為可以陳列而送來者，我們一律爲之陳列，只是看去太不行的留下而已。正如本刊中的文字一樣，如果閱者嚴格的批評，說這裏發表的文字中間，也有許多是淺薄或謬誤的，這該是事實。我們這裏所收的文字，既不限於名家，又不經過選擇，不論其態度屬於那一派別，都不拒絕。其望閱者切勿因其淺薄而或偏頗厭棄，閱者各抒所見，共同研究，纔是共趨進步的好方法。

有二三篇文字中，頗不滿意於藝風畫展中也有淺陋的出品，這是應有的責備；但根據藝風社不取嚴格的原則，於展覽會中的出品，於藝風雜誌上的文字，竭力的放低標準，使初淺者同有與大衆相見的機會。也許有人因此小看甚而至於輕視藝風，但藝風社是不顧的；到了十年或者五年以後，產生了無窮的新進的優秀分子，藝術家與批評家，那個收穫的優厚，千萬倍於現在的損失。

我們對於一件藝術品，有技術與思想兩方面可以批評，普通的批評常偏頗的只落到一面，例如只就構圖，用色，着筆等說話，固然不妥；還有專看是否合於時髦的名詞：勞動，平民，船夫曲等的題目，就不問其能否表現，均認爲上品，否則就認爲不值一看。這二種都不免落偏；在寫批評文字的人不妨執一點立論，但閱者不必以爲真理盡在其中，不許他人說話也。

還有一點是須特別聲明的：藝風社因爲要一律平等的容納各家的出品，所以，雖然竭力的補助新興藝術以外，仍不能拒絕帶有因襲分子的作品。這兩者並列，正可使觀衆充分的去比較選擇。我們不必相信幾位轟動全國的大師能代表藝術，當然的，藝術是在被大師們的名字壓着的新進作家身上，一旦成了大師就是完了，或者說是無需我們介紹了。我同情於本刊白丁君的意思（參頁第五十三頁）。

我們提倡藝術革命，原無絲毫通融的餘地，但不妨逐漸改進，使大衆的口胃不知不覺的轉變，國粹專家也能相信冰淇淋與阿司匹靈，本不是什麼人火聲疾呼宣傳的成功。只要不斷的努力，自有成功的一日。

本刊黃花君提出「從國家作單位的作品，做成那國際化的作品」的問題，很有討論的價值。近來的中國藝術，尤其是繪畫，很受到西洋的影響，有人主張保存固有長處；有人主張必經西洋方法的洗練，其實這兩者並非衝突，好比張三說狐裘可以禦寒，李四說夏日應該衣單，各有各的理由。不過，中國藝術的傳襲必須洗練了，如何加入新分子，全在中國藝術家各自

努力的推求，共同合作的研究，漸漸走出新路，形成新面目。至於眼前，沒有什麼更好的新路的等待中，先利用西洋現成的方法，暫且作爲刷新中國藝術的工具，等到中國自有更好更新的路徑時，就立刻拋棄西洋的方法，不是國際化，並沒有妨礙；倘是從國家作單位，更是無的上光榮。鄙意如此，還待高明的指教。

我們的討論，暫止於此。且待第四屆展覽會再作更廣大的努力。本屆原意在珠江流域遊行展覽，後以報關及運輸上的手續殊多困難，只得在廣州一地舉行而已。現在，代表藝風社，感激出品諸同仁，並對於贊助本屆展覽會的諸先進，特別表示謝意。以下特將諸家宏論介紹於讀者之前。

孫福熙代表藝風社招待新聞界

藝風社主幹孫福熙氏，南來舉行第三屆全國藝術展覽會，特於日昨正午。假本市新亞酒店開茶話會，招待新聞界，今錄其談話如下：

藝風社創辦於民國二十二年，出版「藝風」月刊，已三年有餘，并於前年去年，在上海南京舉行全國藝術展覽會兩次，成績甚爲圓滿。當此國難嚴重時期，欲復興中華民族，必須聯絡全民族，并以文藝爲嚮導，鼓勵民衆抗敵衛國之精神。藝風社雖係人少力弱之團體，但因羣力之扶助，得在國家注重文藝之先，勉力効勞。現在國家竭力注重文藝教育，敝社得稍盡擁護之責，而國民政府與本省市政府亦多所推掖，凡火車輪船海關均得免費。此次展覽內容約有水彩與油畫等千件，現已決定於六月三日至七日在本市中山圖書館開會，謹請本省市長官諸先進的指教，并歡迎全市民衆的自由參加，不收門券。甚望對於陳列作品多所批評，不論說好說壞，均所歡迎，一體平等發表外，并當編入「藝風」月刊「展覽會專號」中，不特敝社同人之幸，相互切磋，提高藝術賞鑑的程度，實中國民族復興之助也。開會後將舉行「文藝茶話會」，歡迎全市愛好文藝者自由參加。敬乞新聞界多予指導與贊助。

（見五月三十一日廣州各報）



我們的眼福

劉既漂

讀文章，吟詩詞，和看圖畫有同樣的感覺，好文章在手，朗誦半天不覺厭倦，似乎自己走入文章中，有聲，有色，有動，有靜，一套大我之慰油然而生。讀詩也不能十分例外，不過讀詩詞到底和文章兩樣，因為詩詞近乎音樂，猶如看一幅風景照片和一幅戰事照片一樣，戰事片能給你一股文章之勁，因為它能表現動作與歷史，讀「吊古戰場文」和看一幅戰事片，大概不會相差很遠。風景片雖然不能說絕對沒有動，但由抽象上比較，似乎時間的段落來得分明，所以敢說看一幅好的風景片，如吟一首道地唐詩有同樣之感，至若圖畫呢，我

們可以很明顯地分別出在文章詩詞之外還有一種偉大的技能，和藝術的靈魂。鑑賞繪畫，不論中西，當然以藝術為歸宿，譬如一幅風景，假定形而下的表現很肖，甚而言之，簡直畫得和自然界分離不開，這種畫家，就技術而言，我們雖然佩服，但回頭一想，不如直接實地看山水，何必多此一舉？繪畫之所以存在，因為能把文章詩詞一爐而冶之，我敢大胆說句話，內行的批評家，另有一套心腸，畫得像不算希奇，在畫得像之外，還有許多玩意兒，最先，不論看什麼畫，先看該畫的氣格，然後看風韻，有了以上兩種原則，其次纔鑑賞畫

面的佈置，取景，用色，和用筆等各種問題。繪畫的時代性雖然很重，到底沒有現代人類衣服樣式變換之快，衣服之長或短，在某時代是合乎鑑賞的，但過了那個時代，可不順眼，怎麼袖子太長，袖口太小，這不能說是以藝術為前題，可以說是時間上的習慣美。繪畫呢，不論老派新派，甚或莫名其妙的古怪未來派，一經認為確有藝術價值時，不論它經過多少年代，它的美，仍舊是很有價值的，絕對不會像失了時髦性的衣裳一樣，不論質料之如何金貴，穿上身，你也不敢出門散步。我現在把話說回來，

鑑賞繪畫，雖然不是一種高妙的學識，但是沒有鑑賞經驗的同志們，常常會把一件非常之美的傑作輕輕放過，而去細心玩賞一幅照片，一件像自然景物的東西，這可以說是白看。

這次藝風社第三次全國畫展，惠臨我們南國，這不能不算是我們的眼福，這樣偉大的集團名家作品，能遠道運來，實在是件難能可貴的事實，這還不算希奇，最難得的徐悲鴻和孫福熙兩名家來此主持，我們不知如何來感謝他們的愛好兼發揚藝術的偉大精神。

關於該畫展當中各名家的傑作，俟大家鑑賞後，我再來批評，但我得預先聲明，我的批評終究是胡說，既非捧台，也非替老友吹牛，大家飽過眼福之後，可以知道藝術對於人生確有極大的發動壓力。

（廣州國民日報藝風社三屆畫展特刊）

略談藝風社三展會

林不凋

我國當代藝人徐悲鴻孫福熙，此次攜帶藝風社大幫國畫，西畫來粵作第三次展覽，假市中山圖書館為會場，經於月之三日開幕，余因素有丹青之癖，雖不能自作。然賞覽之野心，却自得許未衰，故特往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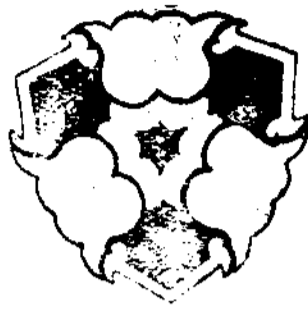
該會此次展覽，規模頗大，自圖書部廳廊至二樓，沿扶梯直上，後座全為會場，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臨此者宛如置身於別一洞天，查場中展覽之畫，統計不下千餘件，國畫幾占其七八，西畫僅二三者也。

其間最出色首推哀鴻之孔雀，胡藻斌之孔雀猛虎，孫福熙之梅，葉永青之山水，餘如中委陳樹人等諸人，均有名貴作品展覽，西畫如袁松年等，各作描寫頗為逼真，在我國西畫家中總算得到相當之成功。

查哀鴻以澎湃勝，有一瀉千里，不拘泥于渺小，大筆大書。胡以精緻見絕，如端人君子，舉動有方，孫以氣骨擅長，著筆脫俗，于靜中細研，方得其神韻，葉之丹青，其豐彩神情，尤非凡手所能臻此，如瀟灑出塵之算，筆法均出于南北諸家，總之，此數子總已經達到滿意之造就，向中國藝術革命之現階段，亦可說已臻成熟之領域也。至此次徐君等不遠千里而來，於我粵藝術之觀摩，其獲益渲染亦自不鮮。

此外本市之黃幻吾參加各品，亦有玩賞之價值，神韻氣骨，殊有別緻也。

六月八日廣州宏道日報



獻給藝風社諸先生

厲厂樵

——五月三十日在孫福熙先生招待本市新聞記者茶話會講

今天承蒙藝風社孫福熙先生殷勤地招待，而且聽到福熙先生將藝風社三年來努力于藝術的經過簡略地報告出來，使我們知道藝風社在中國藝術界已樹立了堅固的基礎，而在最近，並借本市中山圖書館舉行展覽會，陳列藝術家的作品有一千餘件之多，使一般愛好藝術的人們能夠自由地鑒賞。我們確是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慶幸！

我對於藝術——尤其是繪畫，根本是外行。從前在小學中學讀書的時候，圖畫這一科，我向來是不及格的。有時不甘自棄，也曾下過決心，想畫一兩張

像樣的畫。畫來畫去，總是一塌糊塗，

自己看看，也很不好意思，索性就撕得粉碎，拋開了畫筆，甚至連畫碟也敲破了。既沒有繪畫的天才，不論怎樣地努力，大概也是無用的吧？這麼一想，對於繪畫，就當作和我毫無姻緣的東西，從此斷絕了關係。每次上圖畫課，或是當堂放試圖畫的時候，我只用筆在紙上亂塗亂寫，挨過了時間，看着擅長圖畫

的同學們，等他們有什麼不甚滿意的作品，將要撕碎的當兒，我便請求保留，送給我，寫上自己的名字，送給圖畫教員，就算功德已經圓滿，度過了難關。

就因為自己不會繪畫，而對於擅長

繪畫的同學們特別羨慕，特別尊敬，他們的作品，我也往往貪婪地鑒賞，不忍走開。假使他們送我一幅畫，我便仔細地藏起來，當作至寶似的看待。後來參觀畫家的作品展覽會，我也是特別高興。我看到畫家的作品，因為都比我好，簡直是無不拜服。但是，倘教我說出什麼好處來，我又茫然了，因為我根本是外行。

也因為我自己缺乏繪畫的天才，即使想努力畫一幅像樣的畫，總是不成功，我就深切地感到一幅繪畫的完成確不容易。萬一我自己真能畫一幅畫出來，

而自鳴得意，拿給別人看，而別人指摘了許多錯誤，這在我一定是最痛心的事。

擅長繪畫，終於成爲畫家的，他們完成一件作品，大概比我是容易得多了。但要十分地稱心滿意，我想也是歷盡了千辛萬苦的吧？在展覽會裏，我們所看到的作品，儼然是他們所有的作品之中比較滿意的。花費了精神時間，畫了一幅畫，看看並不滿意，像我似的將它撕得粉碎，大概也是常有的事。畫家對於自己的作品，好像母親對於自己的兒女一樣，受孕以後，經過了幾個月的懷胎，最後受盡了無限的痛苦，這孩子纔生產出來，不論肥瘦，不論美醜，母親總是鍾愛的，以爲這孩子比任何人家的孩子都可愛。畫家對於自己的作品，也像對於自己的情人一樣。「親愛的妹妹」雖不是欺霜賽雪，沉魚落雁的容貌，而在他的心中眼下，無鹽也是西施。即

使他有什麼缺陷，也常常爲之辯護，曰：這正是「缺陷之美」。日本谷崎潤一郎有一篇小說：「春琴抄」小說裏的春

琴原是從九歲起便瞎了兩眼的姑娘，後來受她的佐助，竟以爲像春琴那樣的姑娘，正因爲失明，更加顯露他的國色天姿。所以畫家完成了一件作品，往往口誦太高，不免偏愛，也如同寫文章的人總以爲「文章是自己的好」一樣。

將自己的作品公開地陳列出來，任人鑒賞，這叫做「展覽」。在展覽會裏所陳列的作品，常然是作品的真蹟。我們平時鑒賞書畫，總以得見真蹟爲快。比方說：翁同龢的字是有名的墨寶，現在有許多書局用珂羅版翻印出來了。翻印的當然與真蹟無大出入了，但我們總以爲他的真蹟更可寶貴，更耐欣賞，其價值也遠非這翻印的所能比擬。藝風社的繪畫作品，我們早就在許多雜誌上東鱗西爪地看到過，但都是製版翻印的。

這次藝風社將一千多件作品運到廣州來展覽，使我們得到鑒賞它們的真蹟的機會，我們當然是非常高興的了。

畫家們將他們的作品陳列出來，給我們仔細地鑒賞，在我們鑒賞之後，也會有什麼批評的。談到批評，批評家的意見，往往和作家的很有出入。像我似的門外漢，不消說，是不敢亂說的了；但在「內行」，即使並非因爲「同行相妬」的關係，或是惡意的「吹毛求疵」，而因爲期望頗殷，責備求全的意思也就更加深切了。一方面，如我在上面講過的，畫家對於自己的作品或許自翹太高，不免偏愛；一方面，批評家即使畫不出那樣的作品來，而對於別人的作品，總不肯十分心折，這也是常有的事。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畫家與畫家之間，也未必是互相推重的吧？假使各人的觀點不同，派別不同，作家和批評家的意見就更難有一致的可能。

畫家當繪畫的時候，簡直絞盡了腦汁，將生命傾注在畫幅上似的，刻苦地構思，運筆，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件作品，給別人看了以後，別人搖一搖頭，隨便批評：「不好！」這在畫家當然是掃興的。倘說「不好」，並且指摘「不好」的地方，說明爲什麼「不好」的理由，所有的意見，和作家自己所感覺的完全相同，這在作家也許心悅誠服，認爲「知己」。作家所最怕的——也可以說是最不願意理會的，就是：別人的信口謾罵或無謂地讚揚。實際呢，被人謾罵對自己並無損毫末；受人無謂地或過份贊揚，却等于侮辱。

從另一方面說，畫家將作品陳列于觀衆之前，虛心下氣地接受別人的批評，因此得到切磋攻錯的機會，自己的藝術從此也就有了進步。畫家舉行展覽會的目的，大概就在這一點。不過，有一件事，我要向藝風社諸位先生陳述的，

就是：我每次參觀這類的展覽會，總看到在作品之下標明定價若干元，這好像在原有的目的之外，還想藉這機會做什麼交易似的。我們不能說：藝術作品根本不能出賣。但因爲定價太高的緣故，就會發生兩種流弊：第一，拿得出這許多錢來買這幅畫的人們，並不是真能鑒賞藝術的藝術家，而是達官貴人，殷商巨賈之流。他們並不是因爲愛好藝術纔買這幅畫，而因爲某某畫家已經有了名氣，就買他的一幅畫掛在自己的客廳裏，當作一種裝飾，其作用和一隻花瓶，一幅窗簾沒有兩樣。出入于他們的門庭的，也都是這流人物。他們也許附庸風雅，看到這幅畫，隨口贊美幾句，但這贊美是無謂的。真能鑒賞的，買不起這幅畫；買得起的，却不能鑒賞。這是很大的矛盾。畫家受了許多錢，將這幅畫出賣了，也就等于將它埋葬了；難道畫家傾注了心血所完成的作品，就該如此的

下場嗎？第二，定價既有高低，則在觀衆就會以爲定價一千元的好比那幅定價五百元的好了一倍。藝術價值的高低，竟以金錢的多少來確定，也不是合理的辦法吧？

也許畫家在每幅作品之下標明着價格，本有不得已的苦衷。這兩種流弊，在畫家自己也許早就看到了。所以還要這樣做者，當然另有理由。不過，我以爲能夠不這樣做，總是比較妥善的，不知道正要在廣州舉行展覽會的藝風社諸位先生以爲然否？

剛纔福熙先生講過；以後藝風社同人的作品，其內容多半側重於民族精神，在這全國民衆努力于民族解放運動的期間，也想藉藝術的力量，做一枝反帝的，救國的生力軍。這一點，我們是十分慶幸的，我小時在小學讀書的時候，讀過薛福成的一篇文章；「巴黎油畫館記」。在這篇文章裏，薛先生敘述巴黎

油畫館裏的油畫，完全是表現普法戰爭
時法國軍隊敗北的慘狀。據說普法戰爭
後的法國民衆一看到這油畫，就深切地
感到國仇未報，永無甯日。所以以後法
國終於雪恥洩憤，這油畫也不無助力。
足見藝術的力量是很偉大的。假使中國
的畫家，能夠將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中
國的情狀，充份地，明顯地，在畫幅上
表露出來，使鑒賞這些繪畫的中國同胞
，因此激發反帝的情緒，揭起反帝的旗
幟，聯合反帝的戰線，衝破帝國主義的
營壘，則這些畫家也就是反帝的，救國
的急先鋒。我不僅希望藝風社諸位先生
能夠做到這一步，也希望中國所有的畫
家都能向這條大路勇往直前！
對於藝術根本是外行的我，說了許
多外行的話，請福熙先生于失笑之餘加
以原諒！
六月三日追記

敬答謝厲先生的指示

孫福川

藝風社萬分感激諸位的光臨，并蒙厲工廠先生的獎掖與指示，尤其是欣幸萬分的。
厲先生謂「畫家對於自己的作品或許自詡太高，不免偏愛，」這確是常有的事實。然而，誠意的批評，作者總是十分歡迎的，參觀者不必顧忌畫家的愛憎喜怒不必懸揣其孰是孰非，各人儘管說出個人的所感好了。這種新生的感覺，有時遠比老批評家以陳腐的理論來籠罩作品者好得多，在畫家們是很尊重這種新生的感覺的。不過，做畫家的准只有虛心，卻不准沒有自信，因為迎合社會與屈服現勢，是藝術家懸為最重要的戒律。這是須求社會原諒的。

至於作品之下標明定價若干元的問題，鄙意完全與厲先生所指示的一致。不過，這似乎是觀衆的不是了，凡看到一件合意的作品以後，就想到其價值若干，想到以後就要詢問會場的辦事人，如果回答這是非賣品，又必問是否可以特別通融出讓。藝風社第一二屆展覽會中各件作品的標題下均不標價，但辦事人少，應接不暇，故本屆只得標價了。藝術作品絕對不能與金錢的價值平衡，如以材料的物質為標準則太賤，以消費的精神為標準則太貴。藝術家雖以精神為生命，但亦需要衣食的物質，不得已，以其作品來交換日用必需的物質。法國新近畫家有以麵包二十斤或紅酒十瓶作為畫幅的定價者，徐悲鴻先生亦曾定「白米十擔」，但十袋米送到展覽會場，或者探詢了地址，專送到徐先生府上，是何等的麻煩，結果還是折算了銀錢奉送。所以，我們只求了解定價是各畫家出品人隨便填寫的，並未經過評判們比較優劣以後，分別高下而定的準則，也就不致誤會了。

中國近來的繪畫漸漸的脫去因襲了，因為摒除臨摹，從事觀察實物與寫生，所以能夠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此次出品中已有平民生活與民族精神為題材的頗多，此後自必大有增進，將來不致以藝術為即「風花雪月」，更不致以藝術家為「游手好閒」之徒也。今天除表示感謝以外，還要請諸位多多的指教，并求以我們同人的意思傳達於全社會人士。



關於藝風社第二屆畫展

黃幻吾

一 歡迎曲

藝風社創辦於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出版「藝風月刊」，已三年有餘。二十三年，第一屆展覽會，在上海舉行，第二屆在南京中央大學舉行，現在是第三屆年會，而在我們革命策源地的珠江流域——廣州——舉行展覽，這個盛會舉行的目的，一方面在聯絡南北藝術界的感情，并求廣大的切磋之益，一方面新中國畫的策源地是在廣東，而多數廣東藝術家均漫遊外地，其作品反少在廣東展覽，今集全國藝術家作品來廣州展覽，正如衣錦還鄉，帶了許多高明貴友回

來，自覺更多一重興致。所以，在我個人看來，這次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可算是廣州藝術界空前的盛會。作者和藝風社主幹孫福熙先生是三年前的文友，因了藝術與文字的姻緣，成了莫逆之友，而同時站立藝術界，新聞界的立場，與乎地主之誼，謹代表歡迎藝風社第三屆年會，并對於勞苦功高的藝術領袖孫福熙先生，遠道光臨，嘉惠百粵人士的賜福，謹致深深的敬禮。

二 展覽場

第三屆年會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日在廣州中山圖書館開幕，樓下展覽

室凡八，樓上展覽除了走廊外，專室一，圓形展覽大堂一，共懸畫約千件。我們對於這個會場，除了感覺得地方較少，不能盡量將作品全數展覽，引為憾事外，其餘一切佈置，光線，我們都覺得異常滿意。尤其每一幅畫的懸掛，都能顧及其左右的和諧，大小的相稱，這是孫先生在會場裏，親自監督而不使其有微小的缺憾的苦幹精神的表現，我們在他的展覽會場裏，常常看見許多大小作品懸掛一起，或裝裱的顏色與左右不相和諧，往往使人看了起不快之感，何者宜光，何者宜暗，這點在展覽會場裏與展覽畫面，是異常重要的事情。這

次展覽，使我們參觀者能得着美滿愉快的環境，爲廣州歷來展覽會中佈置最適當的一個。同時，關於畫面的距離，光線的陳列，左右的和諧，亦爲歷來展覽會中最有研究心得的一個。

二 作家羣

這次展覽，已集全全國藝術名家的作品於一堂，足以代表中國近代美術的趨向，和各派作家的動態，而這次各家都出其精心得意之作，我們每看一張畫，便如見着一作家的靈魂，一作家的面目，這次展覽，最的方面，已是驚人，實的方面，也使我們留下着深刻的印象，如

孫福熙先生的菊，構圖章法，設色運筆，並皆佳妙，真使人如嗅其香，涎其色，伸手欲摘。其一「上天有路」，畫意尤爲佳妙，充滿着人生的真實意味，最爲我所喜。他用色柔和，充滿着慈愛的溫暖。他一種謙厚和藹的態度，爲今

人本不可多見的典型。他的作品，每一畫面，均使人得一深刻的印象，其作品感人的力量，在這次展覽會中實爲最大。

徐悲鴻先生的「馬」，「雞」，「古松」，這三張作品，都是研究最深的題材，尤其是「馬」，更是徐氏近年得意之作，以雄厚的筆觸，表現馬的動態與力的奔馳，確有獨到之處，而設色清淡，線條剛健，大有痛快淋漓，瀟灑風流之概，畫如其人，從可知徐先生是一位翩翩的名士，我和徐先生第一次會見於餐館，看他那拿女招待的唇脂寫在他贈給黃君的紅棉花上，順便塗在自己唇上，而我在旁笑着他：「徐先生，現在似乎是十八歲的姑娘吧！」他聽了哈哈大笑起來。

王 祺先生是一位革命者，同時也是一位竭力主張中國畫革命的一員健將。這次展覽會的出品中，最有雄偉氣魄

與沉默剛健的表現力的，莫如他的山水。他的畫面，創造了一個新的境界，使人們看了，像飲一杯清涼解渴的冰其淋，雖然體質虛弱的人或者不配胃口，但這是一種強心劑，愈多體味，愈能使人身心強健。

張書旂先生的作品，我是第二次的拜讀，其秀麗優美，真使我們百看不厭，爲現代國內繪花鳥之第一人，構圖章法，別有境界，孫福熙先生對他的作品說得好：「香甜極了」。真的，張先生的作品，不祇香甜，還是雅逸，柔和，艷麗，像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沒有一個人不願親近牠的。

陳樹人先生的作品，富有書卷氣，不愧書生本色，清秀雅逸，一如其人。近年山水作品，尤見蒼老，賦色古趣，氣勢雄厚。運筆超逸，在嶺南新派國畫領袖中，其作品最富於個性者。

汪亞塵先生的金魚，用簡潔的筆觸

，繪畫表現魚游之樂，這是汪先生大作之獨到處。構圖設色，多受西洋畫的影響，這是中國畫維新中之成功的新型。此外，花鳥也有異常的收穫，也是我所喜歡的。

胡藻斌先生和我隔別五年，沒有見面，這次得再見他的新作，異常快慰。

在數幅虎的作品中，知道多年不見的老友，已跑上了藝術的高峯。其一「雙馬」一幀，一洗國畫筆法過去之陋習，賦色清新，用筆嚴謹，天才畢現于畫幅。「白鷺齊飛」一幀，蘆葦縱橫，白鷺驚飛空際，栩栩欲活，寫粉獨工，絕無時下畫人氣習，大有不食人間烟火之勢，誠當代傑出之作。

方君璧女士的油畫，已譽滿藝壇，聞名甚久，在西洋畫中深富東方色彩，設色強烈，用筆雄健，不類閩秀作風。她的國畫「裸女」，用中國絹本寫成，不失油畫的筆法，這是在西方藝術移植

到中國藝術裏的一種嘗試，也是成功之作。

此外，若黃賓虹，湯定之，顏文樑，胡粹中，張聿光，姜丹書，容大塊，袁松年，王少陵，劉既漂，王長寶諸先生的大作，均足使人欽慕。拙作承孫先生的邀約，祇好拿幾幅差強人意的出來獻醜，實在太不成樣子了。

四 觀後感

在這次的畫展中，我們瀏覽一遍，自然感覺質與量異常的豐滿，為廣州空前的畫展盛會，不是言過其實的吧！在這個展覽會裏。我們感覺中國畫比西洋畫多，而新中國畫比舊國畫為多，這點足以證明新興的中國藝術已漸漸抬頭，已打動了中國整個藝壇向着新的光明的道路前進，我們知道現代的國畫，不應該再拘泥古法，因為古人的法則是否已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登峯造極的地步，也是疑問。假使我們還要向着古人直摹直

抄，抱着藍本死哭，則祇有把我們的藝術葬送入古人的墳墓裏，又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孫福熙先生說得好：「中國的繪畫到了現在只知模倣抄襲，已經是山窮水盡的了。」所以，我們承受了先人這些技藝，我們不願把他擠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還得精益求精的研磨與改革，我們要光宗耀祖，就得把先人遺下的千秋事業發揚光大起來，以求技藝的進步與表現的深入，我們要隨時變通古法，然後才有新的生命，新的收穫。我們如果不否認繪畫是思想的流露，和感情的表白，那麼我們就應該奮勇地，真實地，寫出我們新時代的思想和情感，來促成現代國畫的產生。尤希望藝風社本着已往的努力，繼續提倡，謹願第四屆的藝風展覽年會，新出現的新國畫，更豐富，更充實，為中國數千來的藝術開放着時代燦爛之花。

廿五年六月四日，於廣州烟雨畫院。



七盤山勢

王祺作

雁蕩池在自來宮蒼蒼色綠環列脚天淵
 有鳥頂橫法山水何清潤一峰
 雁蕩八景故道中 道一宮五園



雁蕩大龍湫

沈邁士作



鳴泉

許士驥作



黃幻吾作

嶺南春色



說說神仙

鄺荔承孫福熙合作

說說神仙
鄺荔承孫福熙合作



孩
像

方
君
璧
作



畫的高一部的工夫

劉雪崖

編輯先生要我寫一篇文字，就將我隨心所感的一點意見和印像寫出來，諸多幼稚，尚請先進的原宥。

我覺得一張畫欲求技能上的好，這是很不容易的，只要你有功夫，有環境去練習，不愁沒有成績。但要求這張畫的內在生命的充實豐滿，代表一個品格的高貴，使人看了，就可以懂得這內容而受其感應，這是高一部的功夫。

世界美學論家愛利霍（Elie Halevy）在北平大學演講，說：學畫的人，在開首的時候，不許上來專門學畫，一定要他開首學地理，歷史，數學等科學，這話確有深長的意味。

一個畫家，或無論什麼學問家，沒有學識的涵養，只知在技能上做點功夫的，總是使人一見有美中不足之感，猶之虛偽的人，只裝飾外表，玩弄手段，或被視為美妙，但這不是實在的美，虛偽總有敗露之一日。

又如醜人穿一件極鮮艷的衣服，衣服雖美，其鮮艷衣服不但不能增加其美，反益揚其醜。一個畫家沒有內在的生命去感化人，去奮發人，人類何所用其藝術呢？

藝風社這次展覽會，出品的諸名作家中，多數是我熟識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王祺先生。他在上海湖社開展覽

會，當我一進會場時，他的畫即有一種氣魄，鼓舞人的心胸，他的揮毫潑墨，處處表現英勇果敢之氣，他決不會抄襲古人的，或玩小聰明，小技巧。看了他這些畫，胆小與不會畫的人，也頓起勇敢畫畫的精神。以後得識其人，聽其談革命史和所經歷的危難，證明了他的作品之源泉。

看到徐悲鴻先生的畫馬，鷄與古松，使人起一種勇武堅決的氣概，這次來廣州同餐三次，雖見其蓬髮與形容均現風霜，而其談吐與精神，仍如一少年英雄。

張書旂先生的畫，表現絕頂的聰明

，而仍不放棄其觀察鑽研的工夫，他與朋友飲酒時，愛說：「拳棋牌簫酒，天下無敵手」。其豪放又納入藝術之中了。

汪亞塵先生是上海畫家中最聰明的一個，他善畫金魚，我們到北平逛中山公園，專要去欣賞那金魚的天機活潑，看了他的金魚，就可以不必再看公園裏的金魚了。這次他有五十幅出品，我們正可觀畫帶觀魚呢。

看到胡藻斌先生的畫，知道他是極用功的藝術家，他畫虎，畫鷹，設色美麗，而羽毛工正，一絲不亂，其畫有如其人，真誠忠誠，盎然有古風。

方君璧女士的畫，我最愛她的肖像，色彩的細膩柔和，肌肉的生動，輪廓的準確，使你看到感着充分的美妙。

潘玉良女士的畫，很代表她努力的精神，這次看到她的自畫像，在面部肌肉的表情上，更看出她堅忍的毅力。

任王長寶女士府上看過她許多油畫

花卉，每幅畫的表現，十足的真確，溫和柔美，使人看着，如入花之境，如聞花之香，起無窮美感。

為展覽會而向學校請了假，勉強的趕作許多畫，「擱筆的畫家」恢復了以前作畫的生活。

說到這位主幹藝風社的孫福熙先生，我或者比較任何人知道他。當教授，辦雜誌，改文稿，見客，跑街，變了他的正業，還有什麼工夫作畫呢？最近因

還有一位擱筆的畫家，是「家兄」劉既漂先生，也鼓起了勇氣畫了好多幅，這是一個天才呢！

六月三日廣州民國日報

展覽會中一件軼事

春 茗

胡藻斌的「勝乎敗乎」一幅（見最後插圖），於開會第一天就定去了，紅紙條標出以後，許多人贊美，而且歎惜已被人定去。到了第二天，定畫者卻要求更換他幅，原因是太太的意思，畫中的老虎與孔雀爭鬪，掛在家中覺得不大好，於是更換了。

過了一刻，又有一位先生定了這幅「勝乎敗乎」，又是第二天，又要更換他幅，原因又是太太的意思，畫中的老虎與孔雀爭鬪，雖然勝敗未決，老虎不免殘忍，有損愛美之德，於是更換了。

從此以後，贊美的人還是很多，而六天之中，沒有一個敢來定這畫的。

這於畫並無關係，但不失為很有趣味的軼事。



清華園之菊

莫文虎

一提起孫福熙先生，就使我想到清華園之菊來了。

孫先生的文章，我早已讀過不少。

「小說月報」第二十卷在每期的隨筆欄，差不多都見到他那冷雋的調子和尖刻的辣味，如「一月不見」，「小姐少爺們」等，都是很好的小品文，我那時只有認識他是一個有地位的小品文作家。

直到三年前在「北京乎」看到「清華園之菊」才知到他不止是個文藝家，而且是個很有相當成就的畫家。這是我對於孫先生更刻上一層好的印象。「北京乎」我一生忘記了出版的年日，他的「歸航」我更不知何時出版，總之，他在法國的歸航中使他得一個深深的美感；就是

清華園之菊，那時清華園的菊花，怎樣和他結了姻緣，只有他自己知到；不過使他在清華園得到第一個美感的就是：

「廣大的西園中，大小的柳樹，帶了一半未落的黃葉，雜立其間，我們在這曲折的路徑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像過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邊，蘆葦已轉為黃色，小雀們在這裏飛起而又在稍遠處投下。就在這旁邊有一道籬笆，我們推開柴門進去，花畦很整齊的排列着，其中有一條是北面較高中間窪下的，上面半遮蘆簾。許多菊花從這籬中探頭向外，呵我心花怒放了！」

在夢想畫中國花鳥的孫先生，居然使他實現了。一個秋寒的時節，在千形

萬態的菊園中，教人如何的陶醉？何況清華園？於是孫先生在那輕盈的，飄逸的，嬌舞的菊叢中，用了他美的熱情，高的手法，將新奇百出的菊花移到他的紙面上，使他感到莫名的愉快！

孫先生雖然筆頭很純熟，調色很講究，然而他在落筆之前對於物象的躊躇與設想，的確無微不至，看看他記下面一段話，可知他落筆的謹慎：

「可是我敢相信第一次擁抱愛人時所發情感的活癢：滿心包圍着快樂的畏懼，想立刻得到安慰，又怕褻瀆了愛人的尊嚴，我對於我所愛慕的花將怎樣的下筆呢！我深深的體味：此後，這樣富有的花將永遠保藏在我的紙上，雖然不

敢說他將爲我所占有；然而我怎樣能使他保留在我的紙上呢？我九分九的相信我不能畫像他，試想一想，在一百筆二百筆始能完成的一幅畫中，何難有一三百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兩筆的敗筆呢。所以，在這短促不及躊躇中，我該留神使這一二百筆絲毫沒有污點，我敢說，這比第一次擁抱愛人時之戚戚爲將來一生中的交際的污點而

擔憂者更甚了，因爲時間的短促，於是，雖然很急，卻因爲愛他而不敢輕試，我儘管拿了筆筆在紙上不敢放下去。」的確，一個真純的畫家，就有了豐富的畫材，有了妙美的物象，若果想完成一幅佳作，確實不容易草草的動筆，至少他時刻起了內心的活動；至少他時刻要顧及紙面的佈局與顏色的調和；至少他處處要留意落筆的氣力與其物象的靈動，我們看看孫先生在清華園寫菊時，就不會說他草草從事了。

對於宇宙間一切物象的描摹，中國

畫歷來很少下過這種工夫。中國畫的特色，在畫面一切的物象，皆顯示着理想世界，幻夢世界，古人動了他柔美的熱情，在他一筆筆畫的線條中，來找他另一種世外的快樂，所以他對於一切物象的輪廓，不多大的講求。我們就在中國古代的名畫裏，常常找到「不求形似，只求象外」的情象。

不過藝術在時代的過程中，牠的進步，永遠不能靜止，傳統的典型時代，

早已已經死去了。孫先生是否提倡新藝術的一員，我不知到，不過在傳統的典型時代至少鑽了過來，另表現他自己的格調，我在「清華園之菊」的插圖中，看見他的表現力的確有點過人的高強，菊的形態變化極多，顏色又極複雜，所以逼真地去描摹，誰也覺到不易。但他竟能在千奇萬怪的菊花的個別中顯出每種菊花個別的美，他描摹菊花如何的形似，可以看他記下面的一節：

「與楊先生合種菊花的魯璧光先生正與楊先生同任舍務部職務的。每天正午是公餘時間，輪到他來看護菊花。有一次，他引導幾位客人來看菊，同時看我紙上的菊花，他看完每頁時必移開得很緩，使不露出底下一張上我註有的花名。很高興的，他與客人看了畫猜出花的名字來，他說：畫到這樣猜得出，可不容易了！」

孫先生給我第一個圖畫的印象——「清華園之菊」。他的思想與其性格，我完全不知到。

幸極，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這次藝風社全國展覽會，除了看到南北藝壇的名作外，孫先生的藝品，一幅幅閃爍在我們的眼前，愛美的我，怎會放過這機會？

孫先生的出品很多。水彩二十四幅，除了幾幅風景的油畫外，差不多全部的畫材，皆是菊花，不是清華園的菊花

永遠還留存在他的腦中嗎？這次在他的菊畫中有的：「羣雁鳴雲霄」，「勸君插一枝」，「今後更無花」，「籬東菊徑深」，「問花何事人偏愛」，「多少清香透入簾」，「淵明何處飲」，「共七幅，還有二幅菊是用油寫的，甚麼品意我已經遺忘了。但，這七幅完全是寫菊，每幅總有他獨特的好處。或許是我的主觀，不過在這七幅的菊畫中，使我最注意的：「勸君插一枝」和「羣雁鳴雲霄」，其餘雖有他的好處，然而我到底得不到甚麼印象，「勸君插一枝」章法很新奇，筆致極狂放，加以嬌麗的色調，在幾朵散漫無序的紫菊的形態裏，處處有點醉人的力量。我看了很久，覺得一點一畫似有熱騰的力量。我真不禁聯想起友人玉鳴君所藏那幅尹南田的「晚秋圖」。

「羣雁鳴雲霄」雖比不上「勸君插一枝」的筆調的單純與諧美，然而在佈

局上極其講究，因為「羣雁鳴雲霄」比較複雜一點，所以在多樣的菊形混合中，無處不關照到賓主調合，看看畫脚的右面，特寫一朵雄大的銀蓮，來指揮整個的畫面，極其緊湊，不見有甚麼鬆懈之點，「羣雁鳴雲霄」這畫，色調很鮮明，佈局很嚴謹，至於那筆致的狂放，似乎比不上「勸插一枝」君，但我們對

多承莫先生指教，欣幸之至，望示通訊地址，以求教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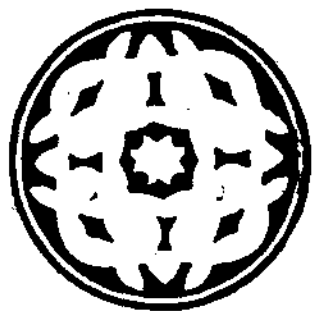
孫福熙。

於這畫至少感到繁華與熱鬧的快感。那五幅，我再不能續寫下去了。這次藝風社全國展覽會，孫先生的佳作不止在於這十餘幅菊畫，有幾幅值得批評一下，不過，我寫清華園之菊對於這展覽的畫菊，似覺有些關連，故此夾雜寫寫而已。



羣雁鳴雲霄

孫福熙作



談藝風社畫展

陳翔鳳

當我日昨在報紙上看見了藝風社第三屆畫展來粵舉行的消息後，我知道，我們的眼福就可以在日前享受了。今天且知道已經在本市市立中山圖書館開幕了。

數日前，我曾與藝風社的主幹（代表人）畫家而又是文藝家的孫福熙先生坐談，從他的報告中，知道這次藝風社畫展，內容很充實，參加的團體與個人，都很多。團體如：南京的中國美術會，上海的中國畫會，南京中央大學，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北平藝專，上海美術專，新華藝專，蘇州美專等等；個人有陳樹人，王祺，徐悲鴻，張書旂，王一

亭，齊白石，黃賓虹，徐朗西，張聿元，胡藻斌，汪亞塵，潘玉良……等。本市方面，亦很多作家參與，如任真漢，黃瑞碧諸人。出品有一千多幅。這樣看來，今天開幕的藝風社畫展會的內容，一定很足以驚人的。近數月來，本市藝術空氣，的確比較濃厚了。在中山圖書館中，王濟遠個人畫展才過去，香祖書畫社的展覽又來，跟着樓辛壺又來了。……煞是熱鬧。

然而，我知道都沒有這一次的偉大和充實。光是據孫福熙先生的報告，以這樣多的藝術團體，和第一流的作家參加，還能說不夠偉大充實嗎？

像我們愛好藝術的人，在藝風社畫展開幕的今日，應該是要去參觀一下的，然而，我個人適因事忙，不得如願，心頭的確很是不舒服。不能先睹為快，誰不叫苦？

因為我還沒有去參觀過的緣故，當然還不能來說那幅好，那幅不好，那幅怎樣好，那幅怎樣不好。總之，沒有親眼去瀏覽過以前，是不能握管批評的。但是，我根據平日的信仰，敢決定這次的畫展，一定能使我們一個滿足的。如孫福熙，徐悲鴻，陳樹人，王祺，汪亞塵，潘玉良，齊白石……諸人的畫，我們親眼看見的原筆，雖然很少，然

而，由珂羅版，銅版，電版，石印等等，僅不過一角幾分。就是這個道理。畫展期中，是很多話想說的。在這個困難嚴重時期，民族運動正在緊張，我們印出來的。我們從畫報雜誌中，却看見現在機會到了，我們平常不易多見過不少。正因為不是原來的真筆，所以的名家作品，在藝風社的畫展中展出來令我們得不到真實的滿足。事實上名家了。只要我們肯去，就得飽滿地觀覽一件作品，真筆價值數千元，數萬元，甚至一問，這是多麼好的機會啊！談談偉大藝術與民族運動底關連。然而，這也只好待參觀過藝風社的畫展後再是無價之寶，而用技術印出來的，價值因為我們是愛好藝術的人，在這個說了。

譚藝風書畫展

練江學子

藝風社書畫展覽，已於前二日假座中山圖書館舉行。是日應友之邀，相與詣觀，時烈日當空，暑炎凌厲，然光陰過客，天地逆旅，雖薰陶交蒸，怡然受之，甫抵步，見巍巍之建築，雄壯之台宇，則藝風書畫展覽地，中山圖書館也。鐘鳴兩下，幕仍未展，而男女遊客欲觀廬山真面目者已不下百數十人矣。

廬熙氏為國中有名畫家，因慕百粵風光，特由申攜大批名家作品來粵公開展覽，琳琅滿目，美不勝收，除孫氏本人又各家名畫外，尚有軍政要人墨寶，如胡漢民之碑聯，張之英之左腕書，葉恭綽之行條等等。吾人獵足其間，已不覺心往神馳矣。

哀鴻之展鵬孔雀，雙翼騰霄，一亭之空谷鴉鳴，羣鵲張筵，廬熙之上天有路，雙線凝神，君璧之裸女修髮，栩栩如生，藻斌之勝乎敗乎，虎搏雀顛，他如永青之筆底生輝，佩雙三姊妹之英邁出類，樹人景物宜春，王祺之豪婉瀟灑，書旂之琳琅滿紙，舉不勝舉，集數十家之妙華，中西交錯，懸幾百幀之珊瑚，珠壁映輝，中國藝術之造就，誰日不及西方。



藝術感化人類最深處

潘鳳笑

藝術家利用科學創造出來的顏料，

活，并擴充人們底心胸，增長智識，引

都是陶冶性情的材料。

白紙，白布，或光滑的木板，把大自然

導人類社會走入美感之途徑，使我們富

廣州今年是美術年，有藝術名家孫

的「美麗」，「雄偉」一幅幅的描寫出

有興趣與安慰。

福熙先生，徐悲鴻先生親臨，并携有全

來，我們雖不周遊名勝，但一觀名人的

人類社會中大都份患藝術盲者，每

國各地名家作品千件來粵，假中山圖書

繪畫，有如身歷其境。

日只知對於自己職業上如何發展，如何

館展覽，藉兩位名畫家的熱誠，引導我

在圖畫中有描寫古昔與未來的一切

謀利裝入自己袋裏，生活上枯涸得喘氣

粵省同胞踏入藝術之門，使我們由藝術

，或農村貧民底生涯，幸運的人生長在

，有或把工餘時間花在不良的嗜好裏，

盲而帶引至光明道上，誰說中國民族衰

城市富裕之家，怎能知到在這個環境外

其實大自然裏有如許美麗色彩，如許雄

老呢？

的貧苦世界呢！藝術家用一枝筆表現給

偉的景物，名山，大川，森林，花木，

（錄六月三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

我們幸運者知到同一人類的差分，我們

有血性的人類，在自己幸福與快樂中不

要忘記了我們的同胞，和同一地球的奇

異之點，我覺得藝術之偉大，是在感化

人類最深處。

張振鐸作

人類最深處。

張振鐸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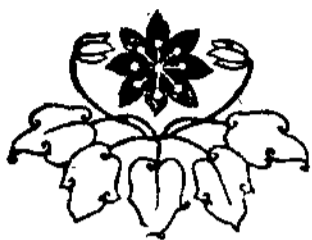
人類最深處。

張振鐸作

藝術能陶冶人的性情，改善人的生

竹鳥石

張振鐸作



看「藝風社畫展」國畫後的我見

黃花

——并希望于藝風諸先生——

廣州今年是美術年，我倒不敢否認；但只是在「量」的一方面說罷；倘若從「質」的方面去檢討：那便不敢贊同了，在過去數月來的畫展，雖然是欠缺了「質」的成分，可是其中遠道而來的幾個藝術家；他們的熱誠，是應該敬佩的。

從前在一國裏面，南北的界限是非常嚴密；而常常會發生壁壘的現象；互相譏諷，攻擊。這競爭的事情，雖不能說是惡劣的病態，或許會從壁壘森嚴裏鑽出藝術之花的。可是終不如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奮鬥，把各人的優點，聚集成那整個國家的藝術，來得澈底。所以「

破除成見」，和「爲藝術而藝術」，這就是今後藝人應走的路；然後才能打破一切默守繩法的老調子，才能打出那藝術的生路，循着時代底車輪前進。

現在，單就國畫方面來說：那「藝術革命」的口號，是隨着中華民國的國旗而蓬勃，普遍的傳播了，而那光榮燦爛的種子，在畫法上，畫理上，能融會新舊，別啓徑途的去努力，前有嶺南的三家開其先河；而漸漸的便有很多人的倡導，把從來壁壘森嚴的南北界限，也給和衷共濟的藝人打破，看那珠江流域的畫展，常出現着北方名家的作品，長江黃河流域的畫展，也常能領略到嶺南

藝人的作品。試看稍前些有高劍父等的北上，近來有徐悲鴻等的南下，他們是灌輸南北藝術種子的幾位畫家；不由得的使我們快慰，欣悅，感覺到新國畫之花的漸漸發榮滋長。

久仰大名的藝風社諸先生——也就新國畫的幹員——在平常我們只是從印版的圖象裏看，終未能領略到這些幹員的真精神，那自然也是一件憾事。因此聽到了六月三日展覽的消息，我便抱着熱望到畫展會去；了却「先睹爲快」的心願，但終被那「三時才開放」的字句所阻止了，第二天便依時的到會，首先使我們觸目的，便是胡展堂葉遐庵兩

先生的書法，徐悲鴻先生的國畫，胡先生的曹全碑，是舉世知名的，那就是因爲能具備那溫柔敦厚的風格，和書卷氣的表现，因此他的書法是迥異常人的。

所以我們于悲悼胡先生之餘，却不能不傷感一代藝人的摧折。葉先生的書法矯健放逸；而具神態活躍的才氣。徐先生是爲中外人士所素仰的偉大革命畫家，

他的作品是富有革命性的，而同時他本身是最能壓服環境，不屈不撓，努力於藝術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是我們不能不稱道；同時，他的精神是更足爲我們效法的。由這樣來觀察，一藝人的成就，也常基於這堅苦，耐勞，不拔的志向。徐先生也就由於這點而成就，他的作品，是血和淚混成的，同時，他的結晶品，不是消極的，而是鼓勵奮發的，不是冷的，苦的，而是熱的，壯的，藉牠喚醒世人沉迷惡夢，抵抗的，怒吼的。所以他常繪初醒的睡獅，啼叫的公

雞，哀鳴的戰馬，雄偉的古松，而常用那調和濃厚的水墨，強而有力的線條，理想和高超的筆法，來應物象形。在這畫展中的作品，雖僅「此樹生來好，」及後發現之「此去天涯將焉託」，和「羣鷄」三軸，但是氣象縱橫；已駕乎衆家之上，就從初入會門的所見，已使人們生了良好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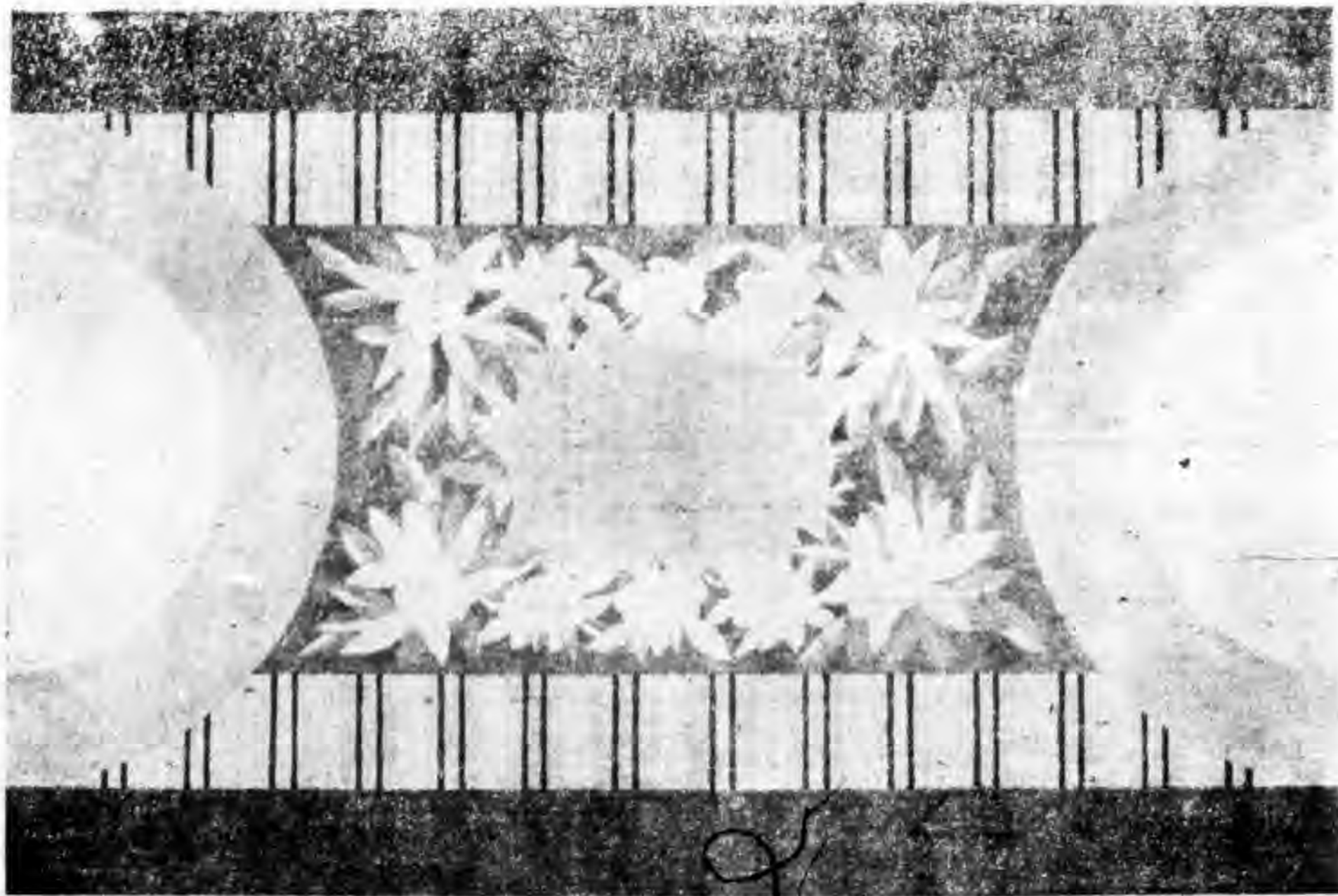
長長的髮兒，胖胖的身裁：那是誰？思索一刻，便記憶着他就是我們在藝風的刊物裏常見到的孫福熙先生。我雖然是沒有和孫先生認識打招呼和談話，但是看過了他的風度作品的人，我相信也會表現着欽慕的誠意罷。他的作品，已把國畫的本來面目改變多了；從用水墨和渲染的國畫，一變而爲這純用色彩而帶有西畫意味的國畫了。我相信很多拘泥的人，會加以詆毀的，但是我看出他是對的，正是能把中國畫和西洋畫打成一片的現象；從國家作單位的作品，

做成那國際化的作品，這更是國畫前進的光明之路罷！

其他的作品如一代國畫的宗匠齊白石老先生，以繪墨蝦蟹著稱，而花卉，書法，彫刻無所不工，這次畫展當中，亦有「墨蝦」一軸；用筆灑落，老氣橫秋。張書旂以用墨傅粉著，單簡的筆調，老練的描寫，使人看了以後，發生雅逸的美感，尤以花卉翎毛獨擅所長。陳樹人獨得清秀氣象。汪亞塵以繪魚稱於時，許士騏王祺的雄健，王青芳李鴻梁以意勝，鄭黎寰的「蕉」，着色甚工，柳子谷的「濃淡有時無變節」一軸，能顯示名士的風格。容大塊的山水，用筆古樸，熊氏姊妹的作品秀麗清幽，而嶺南名家國畫多是很舊作的作品，大概因爲劍父先生北上講學。他的弟子又多散往四方，奇峯先生得意的六弟子，想也因為快開畫展的緣故，未有多大的作品參加吧？

總括以上說：這畫展會是廣州本年度空前的畫展。從成績來檢討，這是不可多得；而同時是藝術革命的種子萌芽底成績。進一步說：這是中國畫漸進於國際化的根源。

最後我總希望北方南方的作家；再不可作那劃地自守，互成壁壘的劣性，應該把國畫順着時代的車輪向前進，成爲新時代的國畫，益爲那融合西洋畫的特長而把國畫擴大成爲國際化。總之，這「門戶之見」；是再不可存在的，這次畫展的「量」是衆多了，而「質」的欠缺，還是免不了，這是不可不注意的。但是「小疵不掩大醇」，那麼也沒有多大傷害的。這是我對於這次畫展國畫部分的意見。未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祝福藝風社諸先生的成功。



地毯圖案

王子豪作



繪畫題詩的感想

沈明言

唐詩人王摩詰享有詩名，自李杜而外，就推他了。東坡曾贊賞他的詩說：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常然是因着他的詩富有

畫意，而畫又饒有詩趣，才有這等說法

。自來我國文人畫家，以詩爲畫中之靈魂，以畫爲詩中的骨格，彼此相連不分，因畫中無詩情，則如無靈魂之軀殼，詩藉畫以表白，則有所寄託，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故此，詩在繪畫上，佔有重要地位。倘摩詰在世，作詩中之畫，復題以畫中之詩，則珠璧交映，更有價值。蓋繪畫加以題畫之詩，則予人以醒化作用，引人入其境界之最深處也

，（參看本刊三卷七期安敦禮文人畫一

文。）今舉數幅名作，繪畫題詩兼備者

，及余所得之印像，錄之如下，敬請高明教之。

孫福熙氏菊花

晉人文豪陶淵明獨

愛菊，其愛菊者，以其傲霜也，故文人畫家多喜爲之，但繪時意境的措置上，須顯出菊之倨傲不遜之精神，方爲上乘。余讀孫氏所作菊花一幀，運筆超妙，意境奇特，蓋其寫一遲暮秋日，風雨侵襲中之菊花數枝，題詩曰：「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一見之下，即覺聞有颯颯之風，霽霽之雨，故觀畫不必徒恃視官，更當用聽覺去了解（本刊三卷

五期黃覺寺繪畫與音樂一文，）其線條

筆觸之表現，曲直粗細，高低疾徐，丁

丁然，如古琴之演奏，似彈激烈高亢之

音調。故觀大藤子之畫，如狂風疾雨而

成壯烈之歌，此言信然。不第此也，且

寓意甚深，蓋其繪菊支撐風雨，露出剛

健不屈之精神，至爲高妙。上面幾枝，

被風雨擊打得焦頭爛額，絞成一團，仍

翹首昂視，不稍畏懼。右旁一枝，爲風

吹折，將落而未落，仍迎風抵禦，爲最

後之掙扎。左旁二枝，昂然挺立，安之

如素，若無事然。嗟乎，柔弱之花，尙

能應付威脅之環境，我人不如是抵抗強

權乎？真草木之不如矣。

徐悲鴻氏奔馬 一突飛猛進之馬，

及寥寥野草一席，題句云：「問汝健足

作何用，爲覓生芻盡日馳，」暗示人生

勞碌奔波，甚有意義。常言道：兩腳忙

忙走，爲的身和口，人世辛勤勞苦，汗

流兩頰，才得糊口，尤在當今社會，生

活更覺艱難，有終日勤苦尚不得一飽者，殊爲可恨，今失業諸問題，觸目皆是，較之覓生芻，難有甚焉，豈不痛哉。

許士騏田園生趣 圖爲一鷄正揚揚

得意啄食白菜，經頤淵題詩云：「田園好生趣，自有循環數；任他啄一飽，客至同爲黍」。余讀此詩，憶起利令智昏寓言，一蟬見一蟻而大喜以爲可食矣，殊不知後面有一鳥，正欲啄蟬，而蟬不自知也。鳥之後有一獵人，正搭弓上箭欲射鳥，而鳥不自知也。當今之世，何獨不然，彼爭此奪，弱肉強食，醉心武力，而不自知將來之危機，爲之一歎。

陳銘氏流丐圖 朔風凜冽，日暮蒼

茫中，一乞婦，背負小兒，左臂懷籃，右手執杖，正欲奔波而上，面上現出無限憂色，似言今晚不知將歸何所也，令人見之，有無限感慨。回想富豪之家，處此嚴冬，身衣重裘，圍爐品茗，公子王孫，宴樂奢華，歌舞彈唱，何曾體味

寒風中之孤兒女。甚矣哉，社會貧富之不均，有如此也。半秋女史，更題妙詩曰：「凜冽風號霜葉稀，水枯山瘦白雲微，玉堂爐火鴛幃暖，金闕歌聲鳳袖飛。俛仰更教興感歎，流離方始識飢寒，堪憐乞食孤兒女，日暮蒼茫何處歸」。真乃畫境詩情，巧相印合，畫中有詩，詩中畫也。

王青芳人棄我取圖 一馬夫牽馬二

匹，後隨一糞夫，隨收隨取，至爲生動，王氏題諷詩云：「人棄我取，這種事真經濟，終日裏逐臭，得了多少名利，我要問你。」嗚呼，社會逐臭之夫，何

其多也，彼終日角逐名利之場，究竟得了許多呢？曹雪芹說的對：「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錢忘不了，終身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不禁同聲一哭。

末了有幾句話，作爲我這一篇感想
的結束：就是美人式的藝術，徒供人玩弄，而於社會人士，無絲毫影響者，當打倒之，因其虛糜資財與光陰也。故藝術家，當將藝術與人生打成一片，充分表現時代之精神，發人猛省，使社會人士知所警惕也。

嗷嗷待哺

陳銘氏畫



鹿漁艇作



藝風社畫展巡禮

武

悲壯的五月過去了！在這六月的初頭，給我們的神經一些鼓舞與活躍的，是——藝風社諸先生們的公開畫展。

世界本來有些不可思議，人類也原是一種古怪的東西，倒也不一定耍砲火，炸彈，鮮血，紅光，才能振發一般人的心情，喚醒一般人的迷夢，就僅僅是幾行符號的詩句，幾闕抑昂的旋律，幾幅簡單的畫面，也未嘗不可以「下凡爾賽宮，毀巴士笛獄！」所以，雖是正值國家多難之秋，而藝展等的舉行，是有重大的意義，重大的價值，應為我們注意！尤應為一般大眾注意！

看！他們那寶貴的作品，雖然是陳

列在那紅牆綠瓦的「象牙之塔」裏，然而，那黃布畫展的橫幟，早是飄蕩在「十字街頭」了！

孫福熙先生曾說：以前的畫家以自己的畫入剃頭舖，中人店為可恥，然現在是要深入民間大眾化的了。在這次畫展中，孫先生的那張「油條大燒餅，風雨不肯停，燒餅大油條，凍餓真難熬！」的油條大餅圖，是多麼一幅改革與新穎的題材呢！過去的一些國畫，不是「山人觀瀑圖」便是「居士聽琴圖」，不是「秋光先到野人家」，便是法黃大癡了；的確，今日的國畫，是應該到了一種轉形期了，我們應把舊有一切不合理的「揚棄」

，更推陳出新的創造出新的國畫來，藝風社的先生們，不但孫先生如此，其他的一些國畫家亦莫不有這種創造的自覺，我們看徐悲鴻，汪亞塵，方君璧，徐朗西，張書旂，胡藻斌……諸先生的畫，都有嶄新不同的創作；徐朗西的遠摩像雖似乎是摹擬徐文長佛像之作，但也特有他的個性，技巧也很到家。

孫先生的洋畫很多，都是風景或靜物，孫先生的畫面好用豔郁的色調，如「秋光先到野人家」「秋林野鹿」，使人有很明快之感！至於靜物，構圖多是極美麗的，如「寂寞黃昏伴月明」「隔簾輕解白霓裳」，真好似圖案化般的，

的確，孫先生的畫，是好如他自己的畫題：「綺麗勝晴霞」。

其次，勞元熙先生的作品很多，也很成功。我很喜歡「倦旅」，「私奔」的兩幅，這兩幅都能體驗到人生的真味，頗有法國畫家米葉（millet）「拾穗」，「晚鐘」那種深味。你看「倦旅」，取材是多麼平淡，而意思又是多麼幽

徐深遠！——老的是漸漸衰老下去，幼小的慢慢長大起來，人生的途程是這般漫漫而遙遠！一代一代的走去，紅顏轉變了白髮，最後的天國終是茫茫，生之道上，是充滿了厭倦與疲勞呀！

「私奔」的一幅，在一個村婦般的臉上是表現如何一種希望與恐懼，感情與理智衝突的表情，而且對人類周圍又似抱有一種反抗不屈的意味！其他尚有兩幅忘却作者，而畫題為「到何處去」與「流浪者」都很好，這兩幅都故意把色調變為深沉，黯淡見長，「到何處去

」更是在畫後表露了千室九空的悲慘現象。（按此二幅作者黃瑞碧）

近來許多作家好取材勞動者，資本家，統治階級，警察……：在我個人的鄙見，以為這種動的，吶喊的題材，似乎還不及靜的，含蓄的來得力量更重，感人愈深！上面幾幅的作品，就是這種長處。

此外如顏文樑，梅嶺崑，昌瑞，胡善餘諸先生都有獨到之處。黃幻吾先生的水彩習作，斜午一張最欠妥，王子豪先生的圖案，風景圖案尚佳，春色一幅，構圖頗具心裁，色彩也很美麗調合。

最後使我們稍感遺憾的，便是兩位盛名而努力的作家潘玉良女士與方君璧女士，在這次畫展中都未能充分的把他們精美作品陳列，潘女士的「自畫像」頗能表現她自己堅忍努力前進的個性，然「春遊」「待販」兩幅都不能算潘女士的代表作，方女士平日在雜誌書籍中

的插圖，使我們更嘆惜這次的出品不過是她作品的一小部而已！

在南方，這棕櫚之邦的南國，似乎藝術的空氣頗沉寂，不似京滬一帶，新聞紙上時時可以看到「寧波同鄉會」「徐園」……的書畫展消息；來廣州兩年，先後舉行的畫展，可數的還不到十個，而且過去的一些小型的個展美展，

不是量的方面，使我們不滿，便是質的方面使我們失望，只是，這此藝風社的書展便不同了！藝風社包羅的差不多現代全國的名畫家，作品更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所以這次畫展，不但「博大」，而且「精美」。

最後，藝風社還有一點特點！同時最使一般青年感到興趣的，就是藝風社諸作家，不但是畫家，而且大多數又同時是寫作家，他們真是不折不扣雙料文藝家，正如孫福熙先生說的：他們不但常常有書畫的集會，而且更常常把集會

的會談寫成文章，賣稿費。所以，只要，孫福熙……尤其以孫福熙先生他那裏看到一位參觀者寫了一行字：「這次稍稍留意一下出版界的，在文字上我們微胖的身材，一頭長髮，早在三湖遊記看到孫福熙先生的作品了！」還有其他早已聽了他們不少的談話，而成爲熟知北京乎，山野撥拾……中把一般青年讚美稱道之辭，更是不少！可見令人之的人物了，如徐朗西，汪亞塵，徐悲鴻吸引住了，我這次在會場中的批評冊子景慕，一至於此！

藝風畫展譚零

潘心培

藝風三屆畫展，已於本月三日起在中山圖書館開幕，各情已迭見報載，本刊文友亦叠爲文紀之，不佞雖非藝術家，然亦頗嗜此道，極思於此一觀藝堂之廬山面目，且此次展覽者均爲國內有名畫家，如徐悲鴻，孫福熙，林紹崙，葉永青等。自畫聖高奇峯去世後，更爲中外所常稱樂道之惟一人物，是又烏可以不往一觀乎？昨於公務之餘，特偕良朋三二前往參觀，國畫洋畫不下千數百幀，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以作者個人眼光觀察，孫福熙先生作品，天才放逸，饒有文藝家風趣，潘玉良自繪像，結構色調，均爲適體，着筆亦極雄健有力，雄風糾糾，驟視幾疑一鬚眉使者，初未料蓋爲我國當代之女畫家潘玉良也。林紹崙之吶喊，詡詡如步，堪稱傑構，聞其標價達千元矣。至朱亞之扇面圖案四幀，亦極新穎悅目，此外如老畫師馮潤芝，則素擅人物者，爲錢慧安嫡派，此次亦有出品陳列，所繪大士及羅漢像，着筆嚴謹，不失爲國畫正宗，第此等筆風，近於古老，恐不爲時下所重耳。其他佳品尙多，未能盡述，傷心時事，委靡異常，陶醉藝林，精神爲之一振，正如渴時之得熱水浴，遍體舒暢，所願參加畫展諸君，勿以此而自驕自滿，尤須再加淬勵，爲中國藝術界放一異彩，亦使西方人士認識中華民族並非絕無藝術天才也。

（六月五日宏道日報）

赤壁遊

王長寶作



寂寞黃昏伴月明



孫福熙作



如此江洲夏令亦多
百十斤餘年圖

圖食覓

作南曉陳



黃山圖

道年平景

志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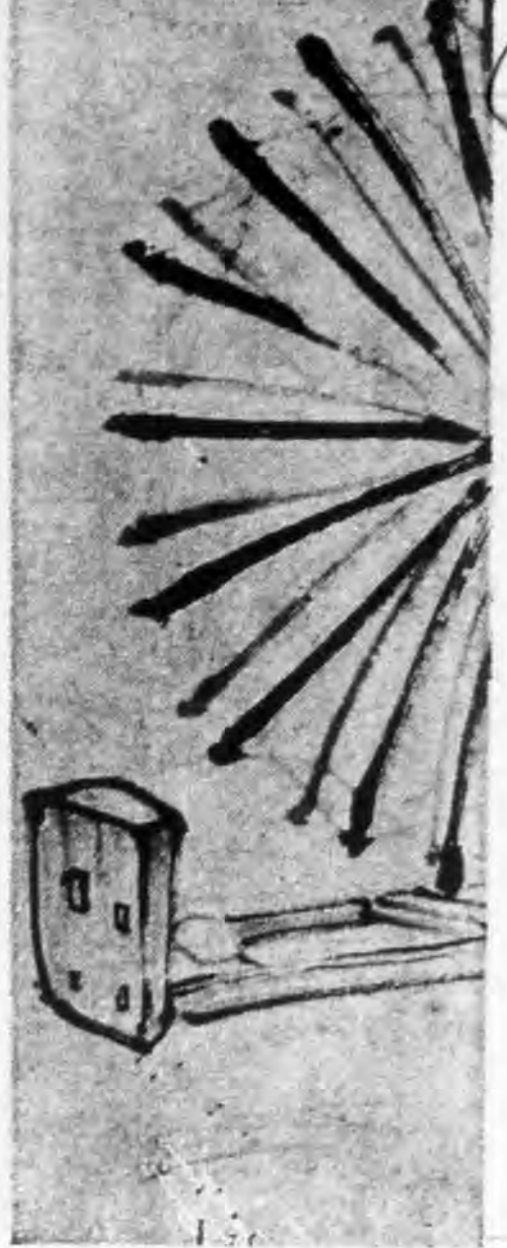
在石道人

黃山圖

姜丹書作

甘地之戰具

甘地



甘地之戰具

李鴻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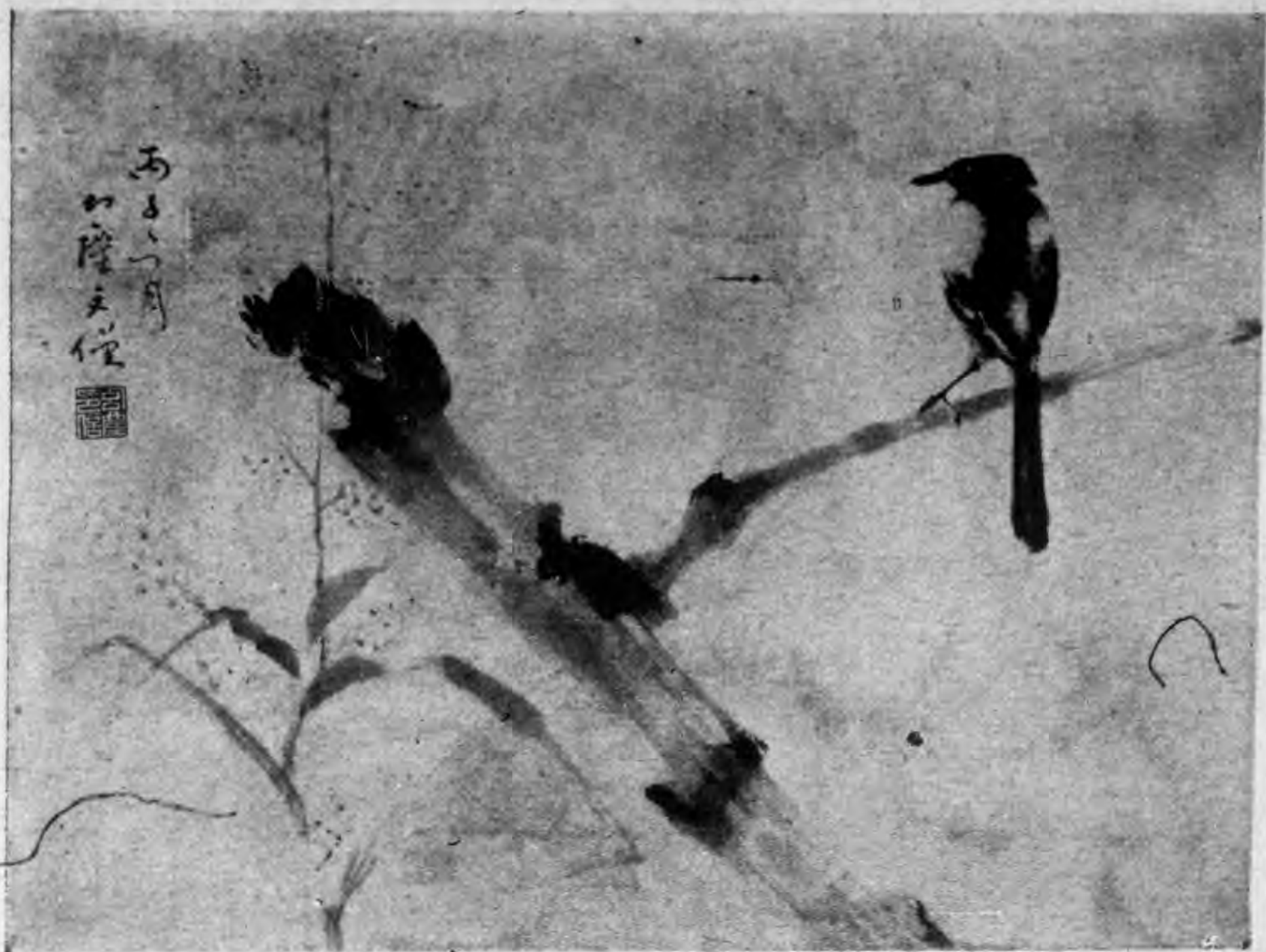
周圭

周圭作

少女像

喉舌初調

文幻塵作



浮雲載山

俞劍華作





從「藝術的界限」

說到目前的藝風畫展

白丁

及現代中國的一班新進的青年畫家

在安得烈紀德的一篇演講稿「藝術的界限」裏，我會發現了幾段很正確而很有力的文字。那不僅是限於某一個國度，而是對整個世界——整個世界的藝術家一個新的大貢獻。我這樣說，一般人總以為我是固執地偏重於片面的直觀，的確，其實藝術又那有固定的界限可言呢？我確是荒謬絕倫了！不，那是不對的，然而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藝風畫展開幕多天了，只因爲我是個在不安定的激流中找尋生活的人，在我的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可以說完全失去了自由的，白天裏我既找不着一點空閒，而晚間呢，畫展會又要關門了。聽說這展會

是集合南北很負盛譽的一班大藝人造就的，一時各方面的洶動，委實使我有點心癢，並感到非看不可！從這樣看來，大家又總以為我存有共鳴的作用了，那我可以保證自己，來絕對否認這個！我又爲了什麼要懷着這熱烈的希望？原因是：我很想細心地察閱一下，在那盛大的畫會裏面看看能否尋求着一個和紀德所說相附合的；強勁而有力的，除了外面的量之外，還有和外表對立的那個內在的質。

位孫福熙先生所編的藝風雜誌，中間有一幅頗引人注目的畫，裏面畫了些什麼，我却記憶不起了，只有孫先生所題的一行字至今還依稀印在我的腦裏。那就是：「藝術是騙人，騙了人們走長路，不叫苦」。（編者按：第一卷第二期孫福熙自題畫梅）事實藝風的忠誠繪作家們，果如孫先生所說的，走了不少的路了，而且現在還有那樣驚人的偉大的畫展會出現，那在任誰看來也會認爲是難得而且是可喜的！

正因爲這樣，對於我所着重要說的問題比較直接而省力多了。關於紀德所提出的那藝術的界限，並非是指定藝術

要跑到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也不是決定藝術要走到那裏為止，更不是限定藝術要永遠向着什麼進步那方面伸展。在科學方面那是可以說得去的，然而藝術的本身就是藝術，它根本是不能和科學相比較的。那問題却是要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法提出來的。要是拿進步兩字加到藝術那兒去，那可以說，簡直可以說是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義。所以當紀德讀到安兒 (Annie) 所說：「現代的人看見繪畫自文藝復興時代以至今日所完成的，無限的進步，獲益不少」的幾句話，難怪他不能不動氣。那原因就是像在上而所說的，問題再也不是斤斤計較或費許多時間去推想：「藝術要走到那裏為止呢？」却是更要含糊地：「藝術要走往那兒去呢？」雖然這是不敢輕易答復的，所以在紀德的演講稿開端的第一面。他便提出了自信他自始至終毫無有擴大或縮小這界限的意思。

連日我因受了報章上幾位作家好會說話的嘴所引誘，使我對於那個畫展會更急切地想着要在我工作中抽出一點時間去參觀，使我對於幾位轟動了全國譽傳海外的大師懷着深深的拜服和崇敬，在我理想中和喜悅的希冀裏，我滿以為正爲報章登載的一樣切確，這一次破天荒的全國畫展，定會給我們更深的更新的認識，所以在今天我決意抱着一個大大的願望，踏進了那嚴肅的藝術的園。

呵，可是我耳目所觸的究竟是什麼呢？我不能怪責我自己欠缺了相當的專門學識，我只怪責我不能仿效那許多善於讚美的聰明作家一樣；運用那管靈活筆尖作無限量的頌揚。同時我對自己的筆尖作無限量的頌揚。同時我對自己的更有莫大的懷疑了，這個懷疑逼壓着我使我有點不相信我的眼睛和我潛伏着的思維，但幸而現在我已離開那嚴肅的會場了，我觸着又是我每天習以爲常的，一種刻板而沉重的工作。然而我會得着一些什麼呢？除了那大多數都是使人興致飄然的感覺底下的，我想我是不至於完全失望的吧？真的，我是不會完全失望的！而且我會得着一個怎樣美好的印象，雖然是很少數很少數，但畢竟是能夠使人從心坎中打發出來的力量！

這時代距離紀德寫那篇演講稿的時間已有多年了，而在中國整個藝壇上的每種新的努力都不幸混在舊的努力裏面而埋沒了！所以一班偉大的藝人只曉得很姑息地珍寶着他們舊的工具，和維護舊的場面的平衡，那是不對的！要是單靠着這樣而去創造一些傑作，那無論如何是決不能使我們滿足的！又何況是在這麼紛亂的周遭，一隻快要觸礁的巨舟似的我們中國，是很需要很需要一道有力的漩渦把它牽入它的航跡裏面的呢。

紀德是說得不錯的：「對於有價值的藝術家，問題並不在倚靠昨日的藝術

去求走出它的範圍，並擴大它的界限，而在這藝術的方向也改變過，並以自己的努力創出一個新的方向」。這就是說，假如過去的作品都保存着它完整的價值，則每個藝術家都只能限定自己，那是過去的了，而繪畫爲着繼續存在起見，應當不斷的成爲他們所創造的作品以外的旁的東西。

紀德又會這樣地說過：「一種偉大的敏悟總出現在偉大的時代裏面；這種敏悟還是我們所常常缺少的；因爲我們常是過於寵愛已經佔有的東西，我們竟失去對我們所缺少的東西，對於我們短處的銳敏的感覺；因而我現在不幸看見藝術家多過於「藝術作品」。何以故呢？因爲對於藝術作品的趣味已經失掉了，而藝術家只要在畫裏或詩裏表示出他是一個藝術家時，便以爲做的夠了，而把理性，智力和意志，總而言之結構的那部份，看作可以忽略及使人厭惡的事

。……」無疑的，紀德這樣說法是認爲每一個畫家所得的傑作，不單只是注重極端的一方而去白白地下工夫，所謂反歸自然也必需要具有外的和內的互相對立的條件，並且外的自然是應該依據內的自然就純受形的。因爲藝術的作品是意志的業績和理性的業績，因爲它得在自身找到它的滿足，它的目的和它的完善的基礎；既形成一個整體，它應該可以在空間和時間以外，孤立並安息在一個自己滿足和使人滿足的諧和裏面。

然而這次藝風畫展明確地給與我們的是什麼呢？對於一班受社會人士極力推崇的大師們，我自然是不敢多置一詞的！熱烈地受着四方八面的人們無量地頌着的大師們呵！熱烈地受着四方八面的人們無量歌頌着的一班藝術品的製造者呵！在這一個沒有任何人注意到的小角落裏，有一個將要窒息的麻木的人，他要向着藝風偉大的國土默默地禱祝

，並願望有一個強勁的轉向使剛烈的藝風吹蕩過的地方，吹醒了世界每顆麻木的心，吹醒了每個窒息的人。那正像孫福熙先生所說，「不叫苦」的勇敢地跑上那康莊的藝術的長路，切不要在那個封鎖了的舊日停留過的地方永久地住下，作一個自命爲清高的隱者。

我在上面會說過，在這盛大的藝風畫展裏，我們是不會完全失望的，那無疑是被大師們的名字壓着的幾位新進的青年畫家，（要是我們擴大來說，也就是現代中國的一班新進的青年畫家！）那是大多數人都公認的；而且是大數人都能夠理解的；那些作品在內是蘊藏着一種深邃而有力的實質，在外的表現是單純明快，感動了每個人的心。雖然有些在外面是灰黯慘淡；而在灰黯慘淡中還自有它鮮明的境界潛藏；那就是穩然沉着偉大的意識。對整個模糊而繁複的現實整體的解剖！這是很正確

地很明顯地應合了紀德所說的，兩種「自然」——外的和內的——互相的對立，撮要說來這對立就是：在藝術品裏面，是要「提供者天而處置者人」(Dieu propose et l'homme dispose)那種巨大的力量！

那麼爲什的現代中國的新青年藝術作品要這樣幹呢？那是很明顯的，我們試看看近年來世界的轉變跑入了一個怎樣偉大的時代裏。在科學上那不用說，爲了不是涉入我所說的範圍裏的，我可暫不用講，但那藝術長途的瞻望，無論是關於繪畫，音樂，或文學，都很清楚地改變了而趨於一個新的方向，在學校裏上音樂班時，我們不是聽見許多許多的小學生在熱烈地肅穆地齊唱着悲壯而激昂的進行曲嗎？而且現代的一班新文學作者，不都是肯確地把過去用功於什麼風花雪月的心思技巧，運用到痛苦維艱民間去嗎？而現在的一班青年畫家，

也同樣地感受著外界巨大的迫壓，混亂而黑暗的現實使得自身和窮苦飢餓的弱小的一羣，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失去了平等和自由的真義，而要拿生命去換錢，又拿錢去換生活，結果就連生命也賣掉了。爲了正義和公理，所以許多新進的青年畫家，都忠實正確而大膽地，在他們自家的繪作上，盡他所能的充份地表現出現實社會的一切醜惡，而作一個揭破祕密的——一個無言而有力的反響！

無疑的，在這兒我們更可以證實，

紀德所說的：「一種偉大的敏悟總出現於偉大的時代裏面，」那是沒有謬妄的了，所以我們姑勿論那幾位新進的青年畫家的作品，在繪作的技巧成熟與否，表現力深刻與否，但他們的思想正確的，他們的意義是偉大的，而最後的條件：只在乎作家的本身能否努力向前，和找尋那更新的——他們自己所缺少的！

臨了，在這篇的結尾中，我更希望

現代中國新進的青年畫家們：刻苦地，勇敢地，去完成那重大的使命！

寫於藝風畫展閉幕之日。



亭亭玉立 歲寒身

朱屺瞻作



走出了藝風畫展會

仲修

年來因為失業的結果，使我天天做着個職業底追逐者，到處流浪着：從上海到汕頭，從汕頭到廣州，輪船，火車，碼頭，旅館，常是我底住家，而人生底旅途，總是那麼遼遠的。在這種遼遠的旅途上，我感到生之不安與倦怠！但是這次走進了藝風畫展會，在滿目琳琅的畫壁上，看到繪畫大師徐悲鴻和孫福熙等的傑作，正像春天的桃李在鬥艷一樣，却使我感到很大的興趣。在這許多作品之中，而我更愛好這下面的幾幅，現在把走出藝風畫展會後所得的印象寫在下面：

一、「何處去？」作者黃瑞碧

一個暮色蒼茫的傍晚，彷彿在一羣流亡者，彳亍的足音中，雜着狗兒的叫聲。流亡者，男的，女的，絕望的臉孔，肩上荷着沈重的包兒，看去是感到身負重荷而不堪旅途上的奔波了！母親的一副無可奈何的臉孔，懷裏的嬰兒因兩臂乏力而拖下到腿上了。可是，路是多麼遙遠的啊！一羣陰森的黑影，拖着沈重的脚步，你們要到何處去呢！

二、「倦旅」：作者勞元熙

六個旅人，在一個山脚下：母親露出乳頭在喂着嬰兒，旁邊的一個女孩兩手放在膝上，依在母親的身旁，低着頭，顯然是疲頓了。一個年老的漢子，兩手捧着酒瓶，在飲着酒。坐在漢子身旁的青年，左手支頤右手無力地垂在膝上，在打着盹。對面站着的人，頭上戴着古老的呢帽，左手還握着一枝行杖，他望着山邊的前路，想到這人生的旅途是多麼長遠！

三、「吶喊」：作者林紹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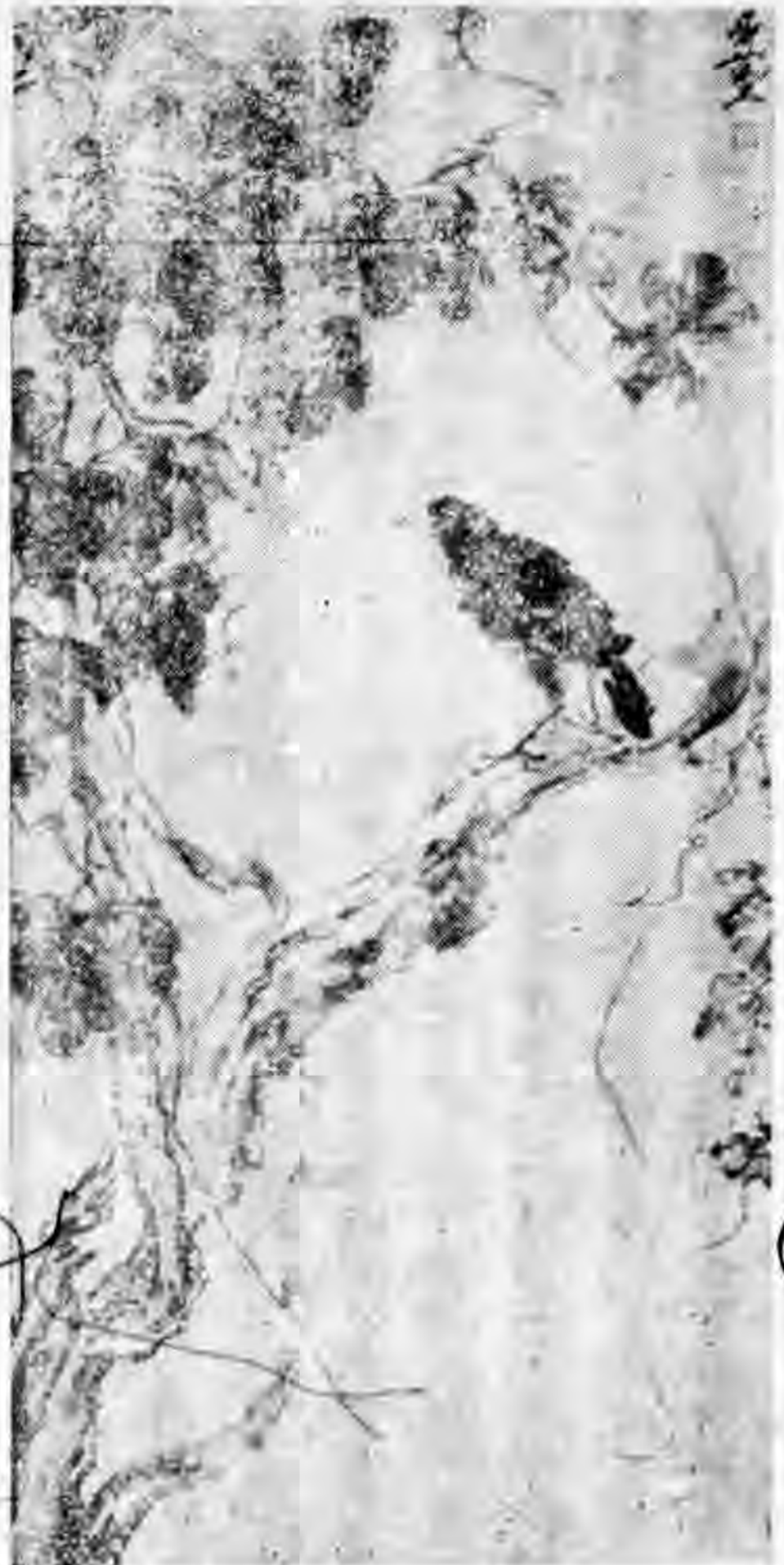
假如你出身是在一個高貴的Class，你站在這幅畫的前面，使你底內心感到一種威脅底不安！你看，這不是一羣叛黨匪徒麼？猙獰的面孔，高舉着鐵拳，吼出粗暴的吶喊。

四、「末路」：作者胡善餘

呵，是到日暮途窮的時候了！末路

的波希米亞 (Bohemia) 呵！你們底生路是完了！你看，前面是一片浩森的大海，那急流的海潮是快要將你們捲去了！

一個年老的父親，握緊着兩手，喃喃地在敦促着沙灘上咽泣的妻：她曲着右肱伏在腳節關節上面，在哀哭她的最後的運命。旁邊站着的女兒，一種惶惶失措的 *Hysteria*，攜着一隻鐵桶兒，驚惶得兩手縮在胸前。



八哥

汪亞塵作

康藏前鋒

第三卷 第十一期

有所非於劉縣監者……

獻給西康畢業同學……

西康教育設施芻議……

中藏關係之後顧前瞻(續完)……

一年來之西康概況及赤匪在康前途之展望……

西藏史地……

西康圖書館之理計劃……

西健喇嘛僧的數字……

西藏考察記實……

裕恆

昌伯

陽昌伯

劉紹禹

璧

劉紹禹

康定來函

林東海著
徐百如譯

南京曉莊康藏前鋒社發行

那年老的父親，想是還戀着他那風燭殘年的老命，你看他站在妻兒的身旁，不是還鼓着勇氣在安慰他的伴侶麼？

可是，背後那蒼茫的山海，橫住他們的去路。

五、「流浪者」作者黃瑞碧

月色溟濛的晚上，在一家古老的屋前，昏昏的街燈，放出它微弱的幽光。

一個流浪者，正打屋前經過，身前的狗兒在汪汪的叫着。

二五，六，四日在廣州。



觀藝風畫展後之感想

劉既漂

這次藝風社第三屆全國畫展的成績

，在開幕的第一天，就有驚人之紀錄，在此國難期中，國人之關心文化，及愛好新進藝術之熱誠，簡直出乎意料之外。藝風社展覽之有如此成績，固然出于孫福熙先生之努力，但中國新文化之進展，確具長足猛進，無怪乎定購者之踴躍也！

我們過去的文化事業，不論那一種，門戶之見，與夫同行彼此之相詆，處處都表現不安之狀。現在可兩樣了，即就繪畫一門而論，以前中國畫和西洋畫，勢不兩立，開展覽會時很難得有並重舉行的，這次則完全不分界限，即如國

畫方面，過去也有許多派別。這次則一堂大觀，各盡所能，大公無私地，各自發展天才，我敢說都向上創作，派別雖多，而各找新路，各樹一幟，偉哉！中國前途之有望！

現在，最先我得注意一下老作家，南京王祺老先生的揮毫，實在是一支鋼筆，他的花鳥有三幅，菊、鳥、秋賞，山禽一顧，色彩之奇怪，用筆之輕鬆，頗有胆大若天，心細如毛之概！風景畫之豪放，大有超過八大山人之氣魄。風景共七幅，這七幅當中，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溪橋聽瀑，七盤山勢，一峯獨秀為最成功之作。這三幅當中，尤以溪橋聽

瀑為最佳妙，驟然望去，平平大筆粗紙，好似用糟白鹹魚下農家之赤米飯，一種清香濃厚之風，慢慢咀嚼後，其味無窮。此畫可以細玩三年而不倦。聽瀑者在畫中而我們觀畫者亦好似在畫中了。

該幅着筆之雄健，用色之渾厚，取景之奇巧，確為王老先生之傑作也。七盤山勢那幅也是傑出之一，在這幅內，可以看見王老先生的浩然之氣，用筆之勇敢，有如熱血男兒殺敵之威風。山中大風，與山形之婉轉，盡量表現紙面，我以為此幅之成功，實不亞于溪橋聽瀑。一峯獨秀，和寧國道中，亦是難得之佳作，但王老先生之用色，在此兩幅中，我

不免有點懷疑，因為兩幅中之建築物，都帶一樣的洋紅色，在我個人的觀感，覺得這種紅色，和淡墨色不甚調和。這是我個人對於色彩之感覺。但事實上，也許王先生確然看見過這種色彩的建築物，而把它收進畫幅的。天地為虛，和少靜思與二幅，用筆非常古怪，但浩然之氣，仍舊可觀，間有一二敗筆，但亦無關緊要的。

陳樹人先生，我可不稱他為老先生。因為陳先生一點不會老，而且他的畫，也非常之有朝氣，我看見他的每一幅畫，覺得壯年美之表現非常豐富。北固山那一幅之作，很能使觀衆驚訝！因為陳先生把以前習慣上用來畫風景的着筆和彩色，一概擱去不用；而另取一格式，這是很成功革新之作。還有一幅丹柏，畫得非常美麗，一個小鳥在一角丹柏葉中唱歌，其用筆之清秀高妙可貴，美不盡言，聽說許多觀衆打聽陳先生兩幅

畫的定價，可惜陳先生的畫是非賣品！張書旂先生的作品，這次出品很少。在南京，張先生的叫賣呼聲最高。

中國畫家當中，他是打破記錄的獨一者。因為他在南京開過一次個展，賣畫之收入達大洋七千元，由此數目，可以想見張先生對於觀衆分有好感，確為一件無疑之鐵證。張先生在該畫展中，一共有八幅，這八幅當中，可以說沒有一幅不是傑作。在我個人的淺見看來，認為棕櫚小雞一幅，實在是件登峯造極之作，三筆一只小雞，生動非凡，棕葉之蒼老，八大山人無能過之。佈景之佳，亦極清麗。該畫在開幕那一天就給鄧劍泉先生定去，我覺得張先生的畫，幅幅都由寫生上得來。張先生一方面努力於自然之描寫，而一方面則竭力在着色與用筆上創作新派作風。在技術上，天才上

，我很佩服張先生，但我覺得張先生以後能氣格方面多用功夫，則張先生之前

途，和中國畫壇上將來之收穫，將必極有可觀。

汪亞塵先生的畫金魚，確乎一位前無古人的創作大家，徐悲鴻說，汪亞塵的金魚，在中國算是第一枝筆，這並非誇張說他好，事實擺在面前，他的金魚，的確確，是有極深大的造詣。以前一般畫家之畫金魚，一筆一筆像繡花一樣工作，而汪先生則三筆了之，而且他畫的金魚，沒有一尾重複的，聽說汪先生不單是位畫金魚的專家，而且是養金魚專家，他的岳家中寶貴金魚之多，除却北平中山公園之外，恐怕中國無有出其右者。假使汪先生專攻金魚而不攻水草，也是一件憾事，可是汪先生的水草也畫得非常之柔似，真是無獨有偶的成功。聽說汪先生現在仍舊非常努力於創作，作畫時間之多，在畫壇中，亦是難得的人物。汪先生除金魚之外，有鯉魚，松江鱸魚等作品，這次汪先生有五十

幅作品參加，開幕的那天，就給觀衆們完去十餘幅，可見我們南方鑑賞家之眼光，十分值得恭維的。本來文化事業，在在都需要愛好者之熱心提倡與鼓勵，他買一幅畫，不見得出品者就可以解決生活問題，但能給予一種同情的熱誠，而種下爲造成將來中國文藝復興之因，有因必有果，這是我們的古訓。

徐悲鴻先生的畫呢，中國那個不知，這次參加的作品有三幅，一幅馬，一幅雞。三幅都是大的，開幕的那一天，就給愛好者定去兩幅，剩下一幅松，評論徐先生作品的文章，隨處可以看見，今天恕我不贅述。

上海王一亭老先生有一幅鴉鳴圖，北平齊白石老先生有一幅墨蝦圖。王老先生在上海近二十年執畫壇之牛耳，齊老先生在北平執畫壇之牛耳，有四十年之久，兩位都是中國畫壇之老前輩。在創作方面而論，齊先生確乎有極大的貢

獻；王老先生不獨畫好，他的墨寶，尤爲著名。王一亭先生一方面是位大畫家，但是一方面亦爲長江流域熱心慈善事業，及打理振災的有名人物。王老先生的藝術，固然很能給國人之愛好，王老先生之人格道德，尤能使國人佩服的。我希望着展覽會諸君，對於這兩位國寶不可隨便放過。

孫福熙先生的畫，這次我也不評，因爲孫君之名望，孫君之藝術，國人早已聞名，用不着我再來一套贅述。

現在我來談談新進作家。廣州方面的作家參加的很多，黃幻吾，王少陵，黃哀鴻三先生是主要角色。黃先生的作品，對於色彩之調和，可以說是登峯造極，用筆之工整，在新流中，確乎很少。但於構圖方面，黃先生的風景畫中，在我個人覺得，有幾幅似乎可以分作數幅的，這是因爲黃光生的畫料大豐富的原因。用黃先生的藝術技能，和着色之

妙手，從事簡單的創作，將來之功成，我敢說必有驚人的成績的。王少陵先生的水彩畫，也非常之高貴，對於自然之表現，很能忠實，用筆老當而富詩意。黃哀鴻先生的作品，着色非常美妙，對動物之描寫，幾乎超過自然美之上，狐，春曉，和風三幅，都很出色，可說是成功之作。但我希望黃先生今後對於用筆，不妨明顯地與愛好藝術者相見。陳曉南先生的作品有三幅，一幅覓食圖，確有深思。荷花那一幅，我亦很佩服，還有一位香港杜其章先生的出品，畫竹的風格非常高雅。畫虎老前輩胡藻斌先生這次出品也非常踴躍，有二十幅之多。此公近來作畫，大有老當益壯之風，其藝術之高妙，國人早已知道了的。關於油畫方面，亦有很大的收穫。現在我得鄭重地聲明任真漢先生的黎明頌那一幅，是五年以來中國洋畫壇中少有的寶物。這幅油畫，要是在巴黎開一個展覽

的話，我敢想信法國政府會給他買下陳之國立博物館的，這幅畫，能表示中國民族在最苦的生活中過日子，而且有很大的哲理在。你看大海中，一雙年輕夫妻，天一光，就拚命努力向生之路進行，夫前妻後，一樣地鼓槳，其音韻，氣格，用色，構圖，都很興奮，我以為現在的中國，正需要這一種興奮劑，這幅油畫的浩然之氣，和王祺老先生之觀瀑圖有同樣之感。任先生的出品僅有一幅，觀任先生的一幅畫，我相信得過他的愛國熱誠，比任何人都來得強，我希望以後能多看幾幅任先生的作品。

這次，藝風社畫展之名作，委實很多，若要一幅一幅的去評論，簡直可以寫一本書，還有許多好畫，我一個人實在寫不盡寫，要讓愛好藝術的同志們去評論評論了。



懶虎

胡藻斌作



藝風畫展參觀記

李六石

——呈給孫福熙先生

對於繪畫，我雖然是十足外行者，可是我却很喜歡鑑賞圖畫，在可能範圍內，一切畫展我都是很高興地去參觀的，六月三日藝風社在中山圖書館舉行畫展，開幕的那一天，我便老遠地趕去參觀，在未開幕之前，我已到中山圖書館去等候了。

在數量方面來說，這次藝展是非常豐富，稱牠為琳琅滿目，並非過獎，共有出品九百多件，水彩，油畫，粉畫，木刻……各種部門的藝術作品都有；水彩畫的數量最多，約佔十分之六，油畫次之；在質的方面說，自然有很多名貴

的不朽的傑作；花鳥手法的精妙讓內行者去批評，我自己却特別喜歡唐英偉君的木刻；「中國大事記」，更令我久看不厭。油畫如任真漢的「黎明頌」，林紹崙君的「吶喊」以及「私奔」，「待賤」，「倦旅」；等作品，我也非常愛好，至少；我認為目前觀眾正需要這一類的藝術品。

自然，我很贊許藝風社不分門戶的態度，所以對於這樣藝術展覽會中的作品的多樣性，本來是不可非議的。可是我們知道藝術至上主義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藝術家老早不能在象牙之塔或藝術之宮中過清雅生活了；大家都公認藝術

是現實社會的反映。牠是必須服役於人生——社會的；而且繪畫是最形象的藝術，牠是最能具體地明確地反映現實和指示現實的，就是說牠是最寫實主義的東西。因此我們有權利向我們的畫家提出反映現實和指示現實的最大限度的請求。

目前，我們的民族已走到危急存亡的最後關頭，外敵對我們是不饜足地侵略，東四省失掉了，華北地名存而實亡，現在敵人又在武裝走私和增兵平津，事實告訴我們，只有全國民衆一致起來做積極的抗戰，才是我們的生路；而且我們相信，最後我們必定會得到民族解

王青芳作 民生凋敝正如斯



民生凋敝正如斯
王青芳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花鳥



張聿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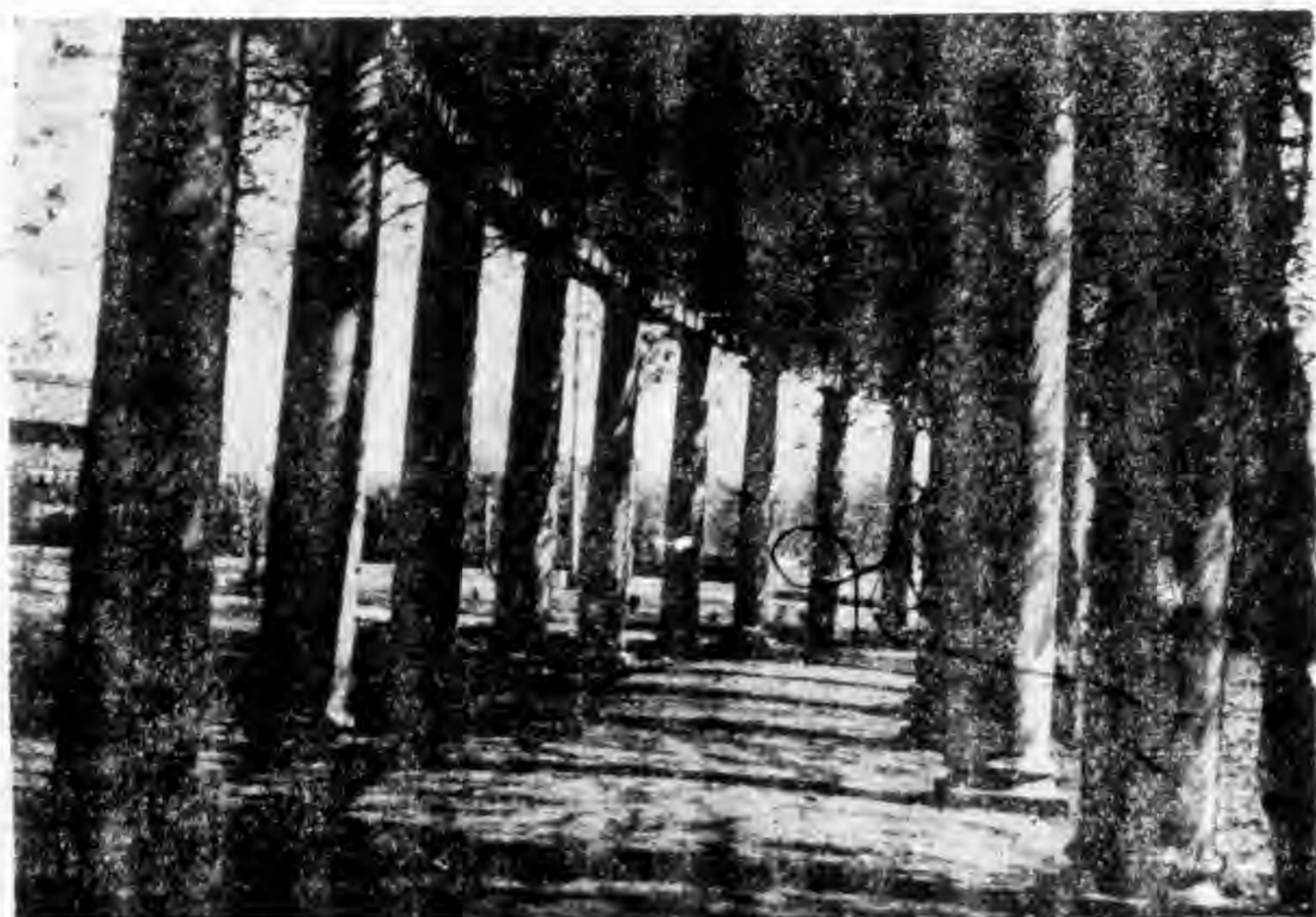
放的勝利。現在，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都必須努力負起救亡的責任，因此，我們同樣地期望一切藝術家們積極起來

參加救亡工作，把藝術服役於民族解放運動。所以今後我很誠懇地希望孫先生和藝風社的同志們，用畫筆作為救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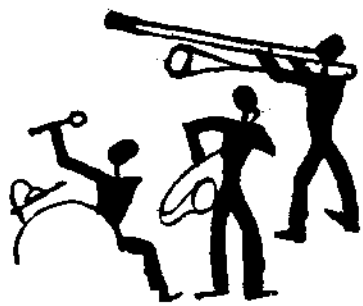
武器，多製作反帝的作品！相信孫先生及其同志們必定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夜追記

幽遠



劉萬九攝



向幾位新進畫家貢獻一點意見

晨曦

藝風展覽會裏面的批評簿，滿寫着大師的名字，滿題着「琳瑯滿目」的字樣；同樣，報章裏面儘露着大師的名字，也儘題着「琳瑯滿目」的字樣。

唉！歸結起來也就是大師的名字「琳瑯滿目」罷了。

因此我倒願意向這幾位新進的青年畫家貢獻一點意見，依着參觀次序逐個來談吧：

任真漢——出品祇得一張，題叫黎明頌——兩個青年爲着光明的追求，就不得不把挺身的力量來向狂濤搏戰；意識是很正確的，對於表現方面用單純的設色法，很能托出一種明快而有動律的

感覺；可是有些地方也許過于單純了，

比方男的左手與女的右手，都因用色過于單薄，用線過于明顯，色線不諧，就容易少了質的表現；又過於求畫面的體的表現，把陰的地方一片暗塗過去；其實暗的地方也有光的隱現，比喻男的跨下，女的褲子，與足部及衣的暗部。都因過於一片昧暗色，那裏面就似乎少了變化而形成板滯了。男的我還覺得少了點力的表現。大概是筋肉的關鍵與伸縮還沒有顯露吧。

這些都是時間與技巧的訓練問題；然而此幅結構與意識的嚴正，在寂寂的中國畫壇裏是不容易見得的。

勞元熙——出品有私奔，倦旅，狂

歌，病，村姑等，這幾幅裏面我却是最愛私奔這張，當我浴在這作品的人物的惶恐而又現出自由的渴望的驚喜的表情裏，我心在忐忑地跳動，我想起自己的出奔，想起了許多挾着包裹在都電流浪的人們……誰在浪子的耳邊重說他激憤的革命情緒，我感動，真的，我淌下淚來了！有如教徒默禱於主前，這幅表現，動作，設色，背景與人物銜接，都不容易達到的。其次倦旅一幅，構圖鬆弛點，人物頭部的聯結與腳之并排成兩根弧線；使人感到畫角上方的空虛，調子與姿態都能達到題之深意。狂歌這幅

是木炭素描，表情的激昂，筋肉的緊縮，及姿態的動像，都能知得作者下過一番苦工夫的。聽說這狂歌者是他的自寫，因此我們也可以了解一點作者的內心生活。村姑與病，色調融和，體積也能充份的表現，但色澤不及私奔來得透明和流暢。末了，我所希望於勞君的就是色方面能流動而簡潔點就好了。勞君對

Paul Cézanne 的體的觀念是很有研究的，可能從 Signac 的質的表現及 Carrière 的「感情從胸中打出來」一語體會下去，則勞君以後要開拓的地方真是無可限量呢！

胡善餘——出品有末路，骷髏，室內，靜物等，末路這幅很可以反影出作者對生活之失了意義，而陷入深深的悲境。末路設色很能與畫題溶洽；是末路了，憂懼而絕望的灰藍色罩着三個失了生之勇氣的人們身上，表現方面；對於人物的動作與轉節尙欠完善，比方站着

的人，就因腳的關鍵不明顯，切當，而與地面不相聯繫，那人物顯出是站不牢的，骷髏一幅題材與用色都會令人起恐怖而生死的徵象，畫家本有其個性而偏於某種色的愛好，那畫中白鬍用紅色，我們是無所評議的，惟三個骷髏而用同一色調，這未免有點單調而少了變化了。室內，風景，靜物，是比較完美，而我所望於胡君的是解剖學的研究，及色的變化問題。

黃瑞碧——出品有流浪者，何處去，及雨後，黃君的畫看來完滿得使人沒話好說，然而反過來要說的很多；可就不容易說出罷了。黃君的畫的題材，色調，明暗，都做到完善了，然而我總覺得是站在表面一點。我們不希望隨手做成佳作，我們總希望每幅完成了，尙覺許多地方還未達到，而有待我們去尋求的還有許多，黃君的畫我覺得其缺少了內在的質的表現，我們不能說光滑的一

兩塊顏色不能表現某東西，然而我們須要不但說出某東西，而還加以某東西的質及其內在的生命。試請教黃君假若隨手可製一幅佳品，則那無窮盡的藝術之路，該就有所限制了，風景的表現細緻，赤裸裸地把所見的東西都寫下來，這倒使我想起讚美整齊而單調的巴黎街市及在畫片上作畫的 Maurice Utrillo 來，當然 U 氏自心的設色及對體積的表現，我們是不能不佩服的。

林紹崙——出品有吶喊，這真是一位大胆作者，容我想再說吧，吶喊這畫無疑是幾個青年在向人們吶喊，極盡「說話」之造詣。畫的用色冷熱對照，人物表情，都是仰頭瞪目叫嚷，一樣的齊齊舉起幾個大拳頭，各方面看來都做到極地的表現，然而極了我反覺平凡。我們不能說朱紅與普藍配來就不諧和，然而林君是用得過份而失了諧調，每個臉孔衣服，拳頭也就祇看見塊塊朱紅與

青藍，人物的頭部也覺得平板。我們不能說每個頭仰起張口就不成，然而每個都舉首，張口，就似乎趨於單調了，圖畫上的誇大，我們不能說不可，然而頭比手長，我們看來就覺得有點不舒服了。在看吶喊的時候，我想起主於「說話」的 Honoré Daumier 來，D 氏的傑作酒徒，酒徒之狂態，姿勢之流轉表情之活現，色調之諧和，線條之活躍……我很希望林君對於技巧方面下點工夫。

梅崙崑——這會差不多全是裸體，其中要算黑女表現得比較實在，然而我總覺得梅君與黃君較趨於表面一點，而我更望於梅君的當然不能說裸體嗎？我們學畫也得練習人體；可是我看過三兩回展覽會，都見梅君擺出幾張裸體又同是這幾幅，難道我們就不可以把畫筆移到較深刻較有意義的地方去嗎？

好了，夜深了，就寫到這裏吧；未攜筆以前，我還要向為藝術界聯絡而吃

苦不作聲的孫福熙先生表敬意；

藝風是吹到南國來了，

趁着榴花照眼澄碧天空的季節；

快吹趕到那嚴寒的北國去吧！

草于六月九夜

黑與白在廣東

春 荅

汪亞慶先生的金魚，在會場中銷數最大，但賣去的均為紅金魚，剩下兩幅，全是黑金魚，沒有一條紅的，於是觀衆常有歎息：「可惜只有黑的了，要是紅金魚，我也要買一幅。」後來聞人說，廣東習俗不愛黑，有喪事的忌諱。因此凡裱畫用黑框者亦不受歡迎。

習慣各地不同，汪君在南京開展覽會，是水墨金魚先為售去。

這次展覽會，兼有售畫捐款之意，所以我出品的題材與彩色，大半遷就觀衆的心理。我的遷就卻不夠程度，「寂寞黃昏伴月明」一幅，有人要買，但說，「可惜花是白的。」白色在廣東與在中國各地一樣是喪事的忌諱。



記孫福熙先生

劉萬章

兩月前，在「藝風雜誌」上看到藝風社南來展覽繪畫的消息，知道不久就會看到孫福熙先生。

我知道孫先生是在六七年前，他的「山野撥拾」出版後。讀一本書先讀牠的序，這是我的習慣。一個法國人——

A. Vicard 在這本書的序上是這末地說：

我能夠說，不是想無益的恭維你，你的觀察事物的細緻，只有你的博學者的智識的廣大可與相比，這不是我一人的意見，你的朋友們早已爲了要表示他們對於你的特別的推重，給你一個別號爲細磨細琢

的春臺，（注）

這時我就有了一個印象；不久，知道孫先生不只是一個文藝作者，並且是一個畫家。我對於畫，雖然是門外漢，但我覺得文藝作者而能寫畫，這於他的寫作些少有點裨益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王摩詰，不就是有了便宜嗎？——果然，不久他的「歸航」出版了，又不久他的「北京乎」出版了。他的文章是圖畫，也用了許多圖畫來補足他的文章。此後，在南華文藝和一些雜誌中，都讀到他的文章。三湖遊記中也有了他的作品。南華因事停版：才有一個雜誌叫「藝風」的出版。在這裏你就可

以看見這細磨細琢的孫先生了。

孫先生是浙江紹興人，辦副刊聞名的孫伏園先生就是他的哥哥。伏園先生是有鬚鬚的矮子，福熙先生不十分矮，也不十分高，胖胖的臉孔，看他的頭髮，就像一個美術家。他的藝術上的貢獻，我以爲文藝和繪畫都有相當的成績。慚愧的很，我對孫先生的畫，因爲是門外漢，不敢亂下批評，他不久就會在廣州公開展覽（場所在中山圖書館），讓愛好的人自己去領略，去批評。至於他的散文，我確贊同「細磨細琢」這四個字。

（注）春臺，或作春苔，是孫先生的別號。

二五，五，廿八。

（錄六月三日廣州美國日報）



牛郎織女構圖

曾新泉作



戴先生遺像

黃心維作



國立杭州藝專學生舉行雕塑展覽會，成績頗佳。

人體

梁洽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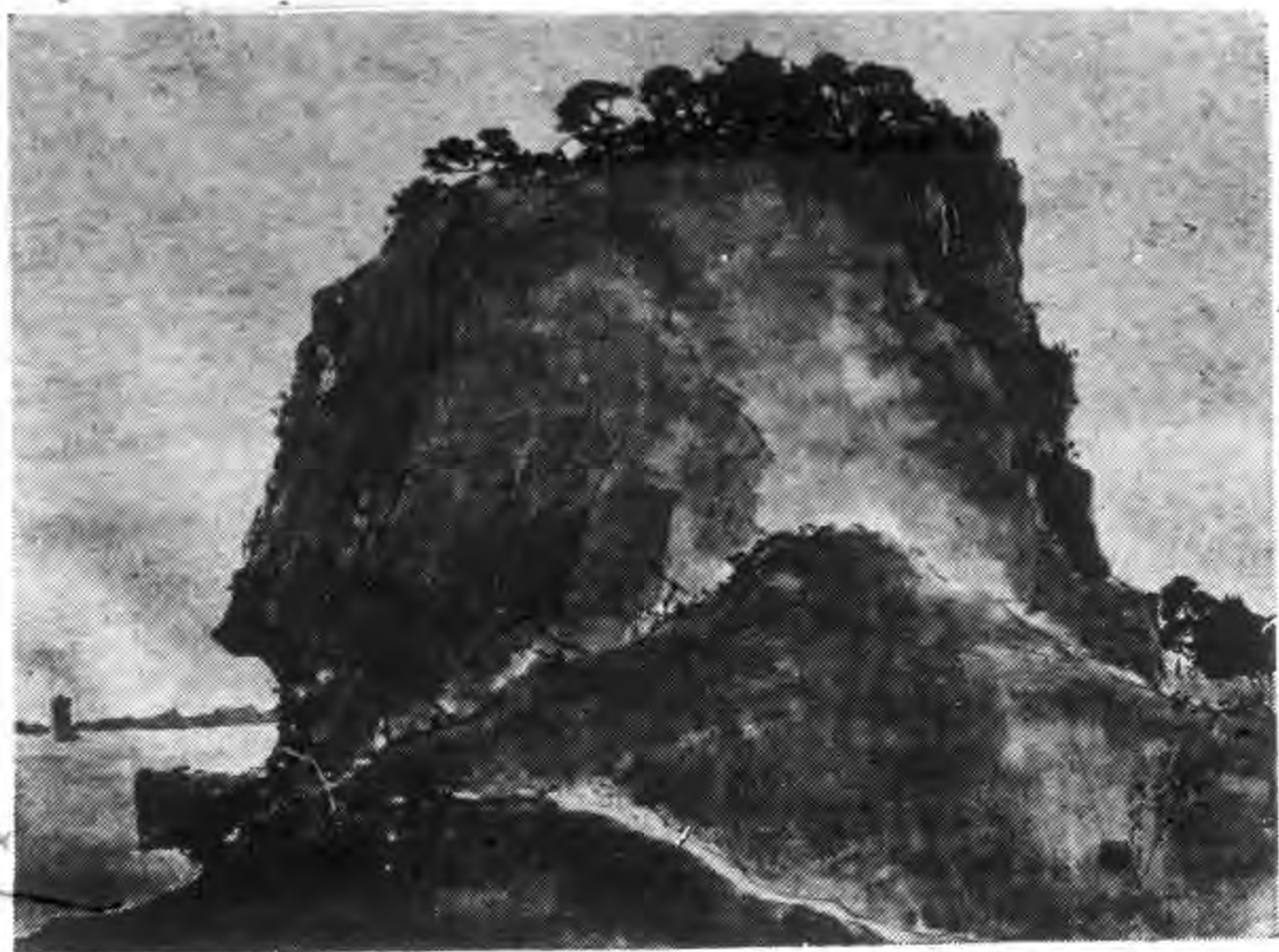
費小姐像

梁洽民作



北固山

陳樹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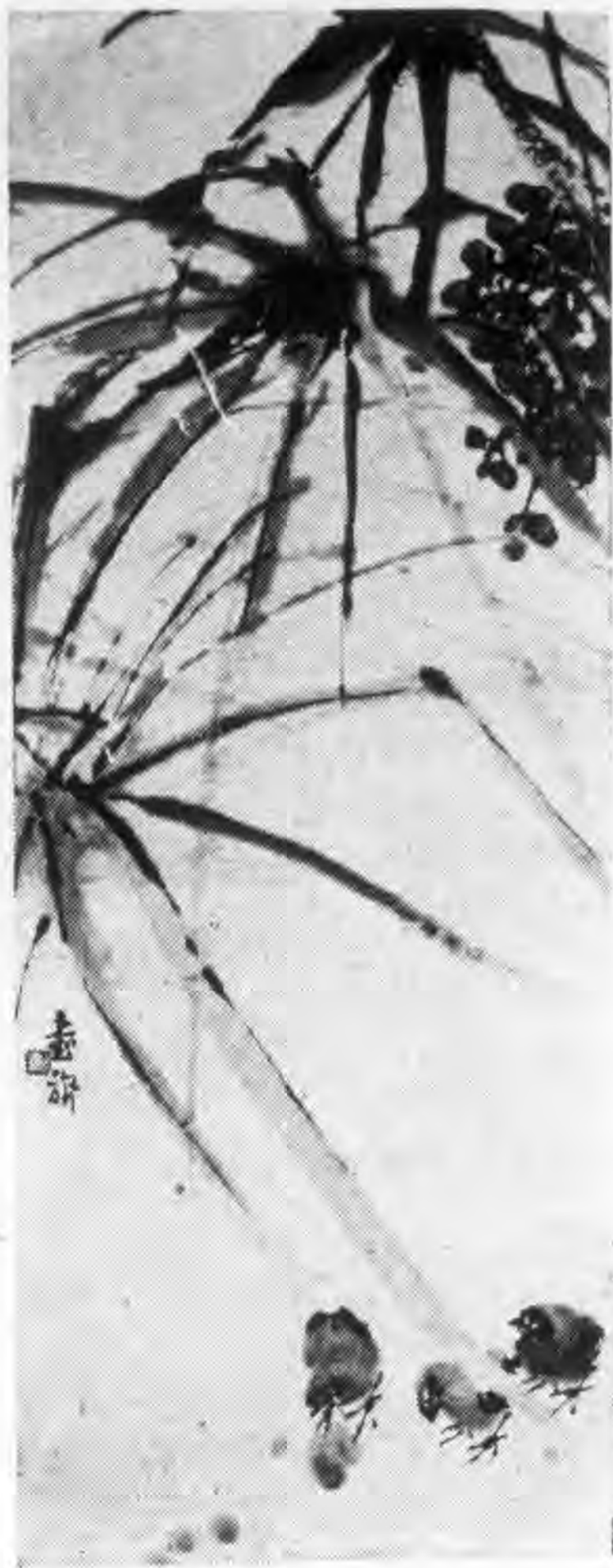


江南春色

張書旂作



棕櫚小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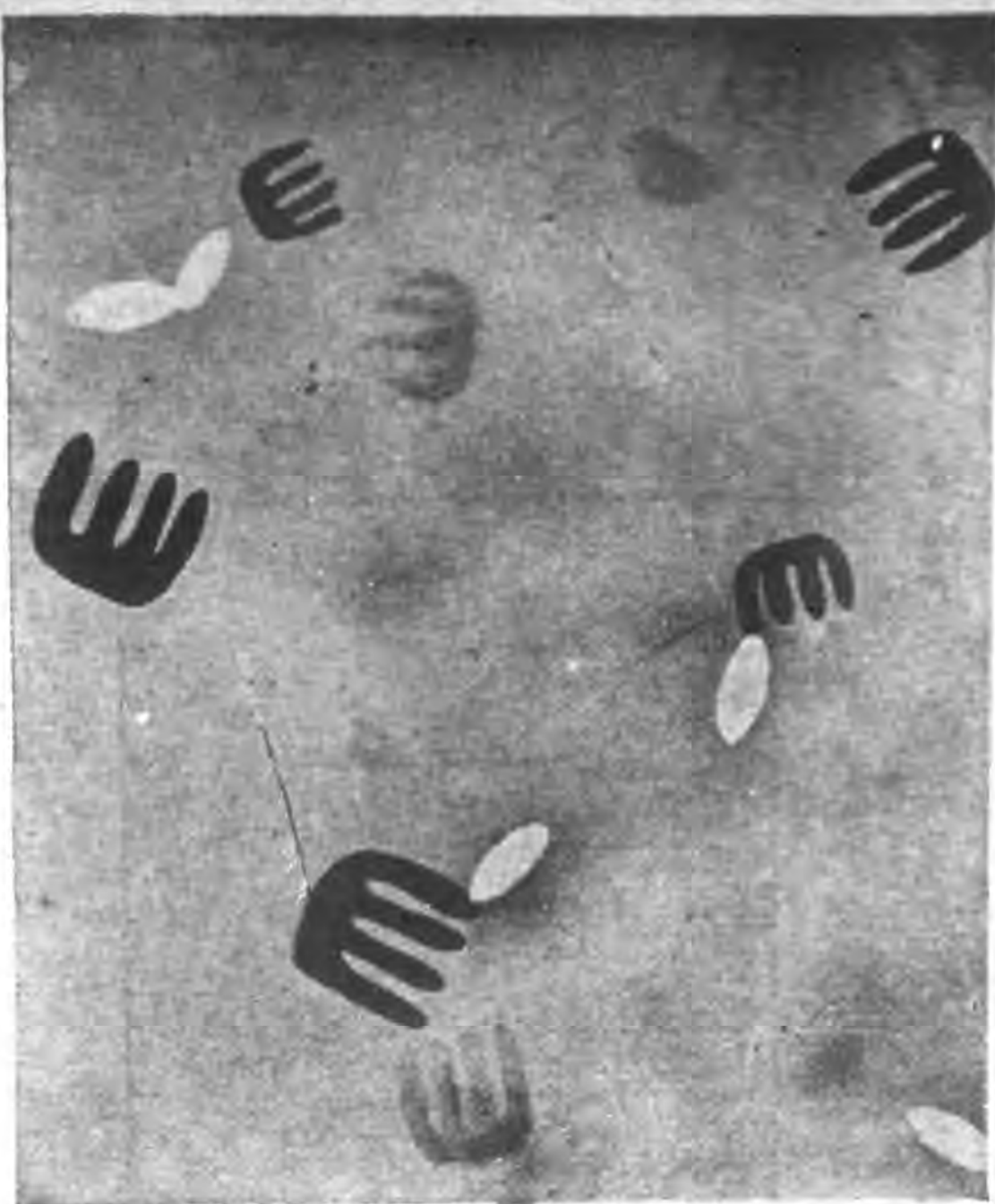
張書旂作

金魚



汪亞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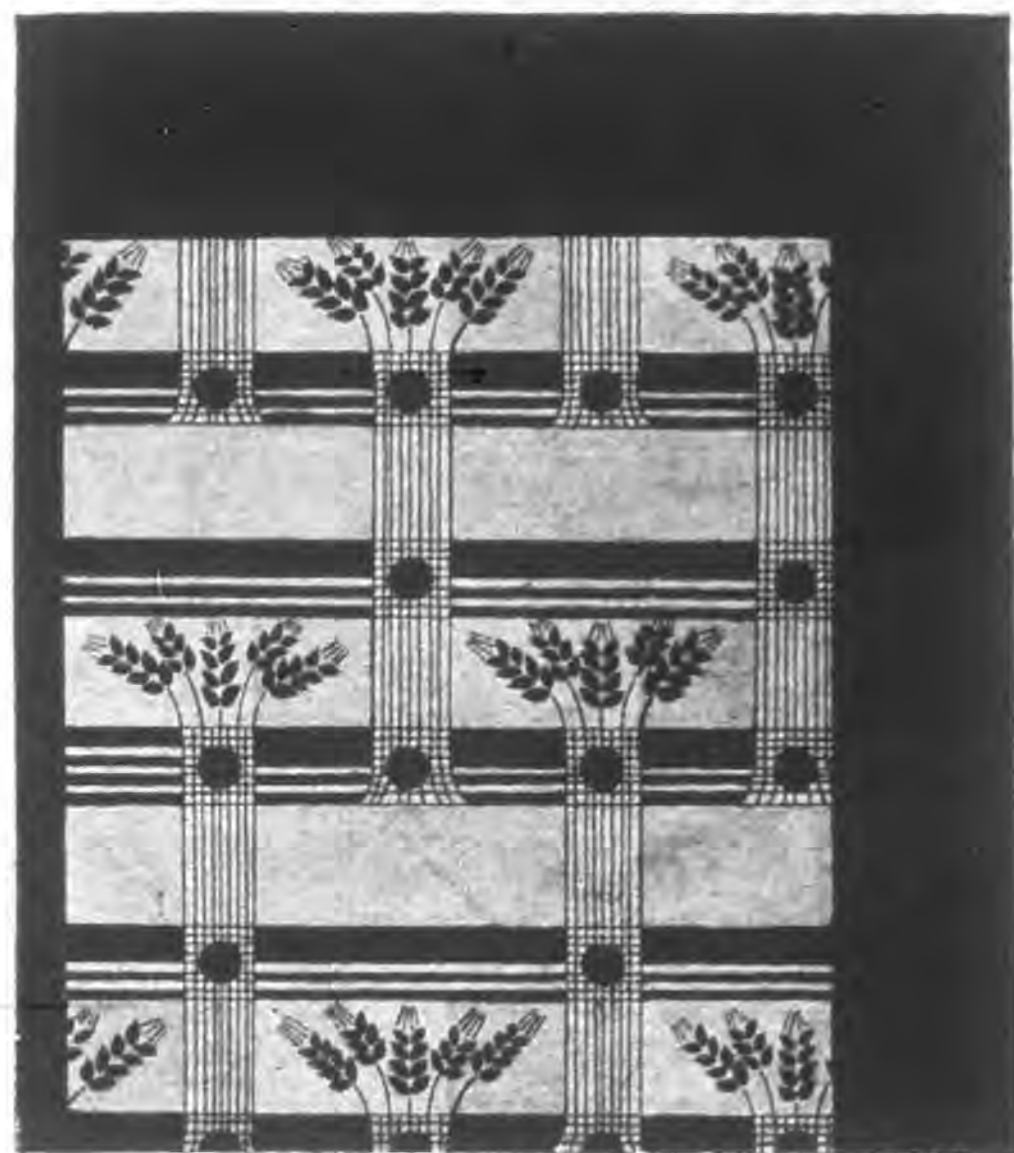
王展昌作



作影梅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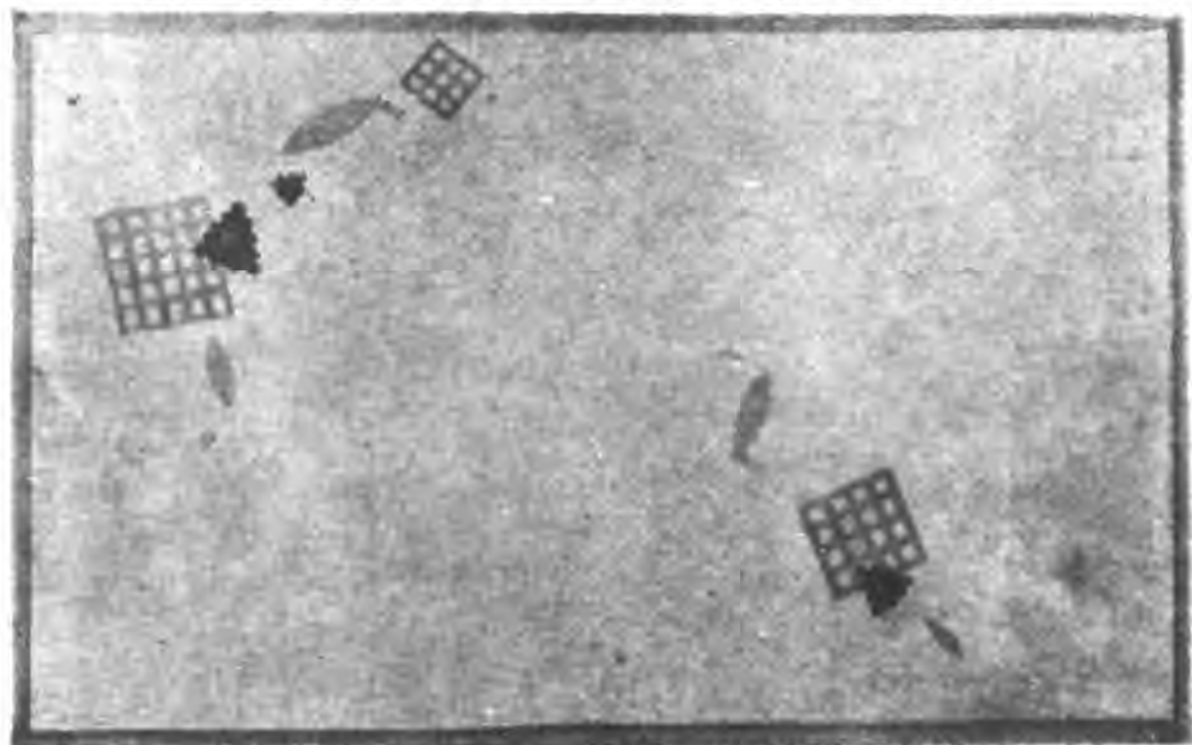
施春榮作



陳尹生作



陸澍衡作



作期昌姚



看了藝風社畫展之後

陳翔鳳

致力藝術運動最起勁最努力而又有悠久歷史的藝風社，來粵舉行第三屆全國畫展，已於本月三日在文德路市立中山圖書館中開幕了。

此次藝風社畫展，期間定由三日起至十日，一連舉行八天。全國名畫家

作品參加者共約千幅，這樣看來，一個不易多逢的規模宏大的畫展，僅僅舉行八天，日期實未免太促。恐不能使一般大衆普遍的得到觀賞。

我在談「藝風社畫展」一篇短文中，曾說：「許多第一流著名畫家的真筆作品，我們平常是不易得到鑑賞的，現在陳列出來了，只要我們肯去，就得飽

滿地去鑑賞一番，這是多麼可以慶幸的事。」

正因為是不易多逢的機會，所以我們——尤其是愛好藝術的人，不能不先觀爲快。

今天一吃過了早餐，我便打算去參觀了。準備作比較長時間的鑑賞，原擬邀內子一同前往，以免寂寞，但因爲她正忙管理小孩子們，我只得自己去了。

正任心情愉快地懷抱着希望，進一步闖閣地下樓時，適在K校担任國文教員的B君來坐，我正苦於無伴，遂邀他一同出發。一轉灣，一直上，抹一個角也就到了。

到達目的地時，B君脚步很快的趨進去了，我說：「且慢！讓我們看看門口置着的繪了圖案的指示牌吧。」我參觀畫展，猶如展讀畫報，素來是先細味封面裝飾，題眉著簽，然後才一頁一頁的看下去。同樣，我一到了會場，便必細覽一回門口的佈置，然後慢慢地踱進去一幅幅的看。

一進門，便碰見了畫家而又是文學家的孫福熙先生（孫先生是主理此次畫展的），建築師而又是畫家的劉既漂先生，和幾位在這次展覽會中担任佈置我的朋友。他們都很忙，只得招呼一下，我們便開始去參觀。

在頭門的迴廊裏，和上二樓的扶梯上，走廊上，兩邊壁上都掛滿了國畫，樓上大堂的沿壁，和廊道的沿壁，則油畫，水彩畫，國畫，木刻等錯雜的陳列着。由樓上大堂後部扶梯下去的後門內廳，陳列着的，則盡是國畫，計全場出品，國畫爲最多，約占百分之七五，油畫約佔百分之二〇，水彩，木刻，粉畫，約共佔百分之五，爲出品中最少數，這是會場的大概素描。

這次展覽之參與者，份子最爲複雜，藝風社不過是主理而已，在全部出品中，佳作固然不少，而膚淺幼稚的也未始沒有。我在閱覽時，心裏起一種古怪的意識：看到好畫，自己馬上就想來握筆製作一番，看到劣作，就令我懷疑，藝術就是這樣的麼？如果這就叫做藝術，那我們還是不要它好了。

走遍了會場，在我腦子裏發生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國畫的特別多。我國許

多畫家，原本是習西洋畫的，後來都走上了國畫之路，孜孜地習作。其緣故固是製作西洋畫比較花錢，然而，中國民族性格的影響，也是有關的。所以這個展覽會，國畫一門就特別地多。

本來，自宋元以降，一直到晚清時代，一般中國畫的作風，大都是徒然具着大國民族的皮毛外表，而遺漏了一切大國民族真實內在的特性。在宋元時代的畫家，雖然缺乏了偉大的表現力，但在山水花鳥方面，還能流露着士大夫階級的自由精神。這以後直到清代末葉的一個階段裏，便顯着更壞的風氣了。一般作家都競習奴隸性的擬古之風，全是模仿已成風格，毫沒有表現個人思想情感的新的精神，千篇一律，真是踏上了繪畫的末路。

但是，近年來因受了西方文化薰陶之故，一般國畫家顯着很大的進步了。多數能夠除了承接中國畫正統的自由精

神之外，還能夠表現着各人自己個性的新的格調，新的技巧，矯前人萎靡頹唐，模仿依賴的劣性，樹起挺秀的活潑的有生命力的情趣。這是我們應該讚美歌頌的。在藝風社畫展裏的國畫作品，許多就足以當起這個讚美歌頌而無愧！

像王祺，陳樹人，孫福熙，徐悲鴻，方君璧，張書旂，汪亞塵，容大塊，劉既漂，……諸人的作品，顯然是滲進了許多現代精神和活躍的表現力。王祺的單墨畫，筆觸很有勁，調子雄渾，他的「山雨欲來」，「秋賞」，「山禽一顧」等幅，都足以令看者的心頭起騰一股勃勃之氣。孫福熙是多量的作家，在會中他的國畫出品數十幅，尤其具有新的風格，在他一手中繪出來的東西，也有多方面的表現技巧，筆調與色彩都非常輕快清新。他很喜歡畫菊，看他全部出品中，彷彿以菊爲題材的佔較多數。但他在多幅的同一題材的畫中，能夠

從構圖上，色調上，用力表現，所以，

看來各有各的情趣，很能把觀者引導入

一個真美的境界。他的「羅浮夢長」，

「多少清香透入簾」，「問花何事人偏

愛」，「任作橫窗歲寒供」諸幅，都是用

動人的詩句，在畫面上溫柔細膩的浮幻

出來的，有豐滿的抒情的潛力。在全場

出品中，算是十分出色的。就他的「三

分春色二分愁」的這一幅來講，我們不

能不驚嘆他的技巧的純熟與圓到，他僅

僅用淺淺的淡黃淡青等色素，沒有一些

線條的把整個畫面構成了。我們用細細

的眼睛去看，再念念他的畫題，覺得一

種悠然的淡淡的春愁，被吸引了起來。

陳樹人的風景「北固山」，方君璧

的「雲山圖」，張奮旅的「芙蓉魚鷹」

，容大塊的「桂林寫生」，袁松年的「

巫峽歸帆」，諸幅，用筆都各有獨到的

地方，色彩的勻配，都有水彩畫的長處

。筆鋒有的縱橫豪放，有的雄渾蒼勁，

有的細膩明快，都足以在會場中生色。

我們平素知道，徐悲鴻是喜歡而又

常常畫馬的，這裏他也有一幅題目叫做

「此去天涯將焉託」的掛在一進大堂便

能看見的當眼之處，畫面是一頭矯健奔

逸的馬，用筆是很老到的。

現在要談一談汪亞塵的作品了。在

會場後門的廊內，汪氏的作品似乎最多

，有四五十幅。取材是很多用金魚的，

我想他平日一定最中意畫金魚，無怪他

造詣這樣老到，他畫得幅幅都生動有神

，色雅筆活。當然，大凡從事習作的人

，能擇定一所好的題材，孜孜的練習，

日久自然會純熟，熟了自然生巧，到了

「巧」的田地，還不會令人叫好嗎？徐

悲鴻之於馬，汪亞塵之於金魚，孫福熙

之於菊花都能有這樣的成功，就是基於

這個道理。

出品中取材最愛單純，用筆最為挺

勁，色澤最喜清新的，是對既潔的花鳥

，和他與孫福熙合繪的「朔雪那相妬」

這幾幅畫，劉氏平日寫畫最喜揮簡單數

筆的東西。記實在幾年前，他在白宮酒

店住時，曾為李潔芝寫一幅畫，在畫面

上用淡墨揮了有有斜直的三筆，裏面點

幾點深色的黑點，便算是荷的莖枝，其

中一枝之上，棲着一個翠鳥，用筆也是

很單簡的，他寫完了，心裏很是愉快。

他并對我述說這張畫裏含蓄的意義，大

家都笑了。事隔幾年，看他最近的作品

，還是一貫的風格。

說到胡藻斌的畫，許多人都知道他

是擅長於畫虎的。草澤英雄是他最好採

用的題材。然而他人儘管說虎是畫得好

，但在我個人總覺得有許多不滿。例如

虎的蹲伏姿勢，其全身的曲折波狀線條

總是生硬，看不出肉的軟味，毛的色澤

與工整的筆，都使我看不出好處，好像

職業學校，女生的刺繡一樣的刻板。所

謂好的標準，本來是沒有的。話雖如此

說，也許是我個人的一種偏見，他人不一定也作如是觀的。

又如熊氏姊妹的畫「並蒂牡丹」，「歲寒三友」，「白菊」諸幅，都覺得很是平庸，表現力似乎鬆懈，筆法也總覺得有點軟弱，這也許是女性的製作，與天賦的個性有關吧。

其餘王青芳的幾幅，和傅思遠的幾幅，用色的調子似很不勻，筆鋒也似欠老練。自然，全場出品，好的固然還有很多，壞的也不能說沒有吧。

現在轉頭來談談洋畫吧。洋畫出品中，孫福熙的數量最多，而質量也最好。他的「紅葉秋興」，我最為讚賞，取材是一片叢林，樹木參天，色彩鮮明美麗，構圖也很適當。其他如「寂寞黃昏伴月明」，「沁痕猶有淚胭脂」，「隔簾輕解白霓裳」，都是很好的製作。色調足以使人憧憬，物象足以使人懷戀，魔力之大，可以顯示出藝術的效果。

任真漢僅有「黎明頌」一幅，他的

表現力很強，畫面的剪裁也很得體。在汪洋一片的大海中，一對男女用力的搖着一個小舟邁進。他能用堅毅的意志，勇氣，和偉大的魄力，灌注到畫裏兩個人物的身上，使我們在畫上能夠看出偉大的生命力之顫動，而感覺到人類生存的永恆價值和融契世界的開展。

至於潘玉良，胡善餘，陳抱一，黃瑞碧諸人的作品，都是很成熟的。潘玉良的自畫像，我以為在油畫中很是生色。胡善餘的「末路」，內容也甚為充實，能對觀者招致一種悲哀的情緒。聽說他的畫在法國曾在沙龍獲選，我以為是必然的。黃瑞碧的「流浪者」，「何處去」，都是很足以引起人們注意的題材，被把握着的核心極為緊張，用色用筆都有一點像米勒(Millet)的調子。在「流浪者」裏，我想一定有許多同境遇的人們，看了會淚向肚中流呢。

洋畫也和國畫一樣，最患毛病的是

因襲模仿的東西，沒有表現自己的個性，沒有創造自己的風格，偏要效法馬蒂斯(Matisse)賽尚納(Cezanne)米勒(Millet)柯裴(Courbet)……各派的調子來製作，這是頂要不得的。在會場裏看來，也就有着這樣缺點的出品，我們是不滿意的。

好了，話說得太多了。橫豎這裏的出品很多，還是讓高明者去批評好了。我的一點拉雜的閒談是多餘的。還是談一談藝術與民族運動的關連吧。

藝術是人類精神生活最高的表現，其手段是表現時代精神思想，和反映社會的一切狀態。能給予人類一種有力的提示與深刻的教訓。可以提高人類純美的善良的感情，可以促進人類致力一切腐惡的破壞與革新的行為。因此，我們可以說，藝術之盛衰，能夠影響到民族的隆替。

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的覺醒，是有

靠於文藝復興的力量，近代世界科學的

昌明，藝術的助力也是很大的。當代強

盛的國家，就是藝術發達的國家，許多

給人滅亡的國家，也就是最缺乏藝術教

養的國家。所以可以知道有藝術教養的

民族，才是有剛毅，有誠摯，有組織，

有奮鬥力的民族，才是能夠與世界競存

的民族。

而今我們的民族，正苦於受外來暴

力的加緊壓迫，而影響到政治經濟……

各方面的極度不安，在這個非常時期，

我們還能不覺悟起來推進藝術運動嗎？

創造足以振奮民族精神的藝術嗎？

廿五，六，七，於廣州。



懸崖飛瀑

余幻濤作

□□□□
□□□□□□

藝術論壇

一，前奏曲

二，中西繪畫與中西文化……金公亮

三，再論中西繪畫之動向

再質施曉湘……教然

四，在反文人畫聲中論趙望雲農村

寫生及其他……朝朝

五，藝術與哲學的問題……陳秩

六，中國彫刻之初醒時期……梁治民

杭州省立民衆教育館陳秩轉

□□□□□□□□



獻給福熙先生

白采

在藝風畫展沒有舉行之前，我就聽

到孫福熙先生的談話，他說：「藝風畫

展的內容注重於民族精神」，他很主張

藝術運動要有民族精神的表現。這點，

我們是非常的同情和擁護的，所以，

心裏就非常急切地期望着藝風畫展的開

幕。

在六月三日那天的下午，佈置剛剛

才好，我便走進展覽會場去參觀了，裏

面的作品很多，名家參加的也很不少，

說它「琳琅滿目」，「名家藝術集會」

話並不錯，在這一向沈悶的廣州藝術界

，這是一個值得使人高興的不可多得

的機會。因此，對於這不可多得的作品，

我是不願意隨便放過它們的。

我看了藝風畫展的作品前後三次，

在展覽會場瀏覽了差不多整整十個鐘頭

，裏面的確有不少傑作，但並非完全是

傑作。

在全部作品裏，我最喜歡的，是以

下的這幾幅：

(一) 林紹崙氏的：「吶喊」

這是被壓迫者的憤怒的一羣，他們

的心裏充滿了痛苦，憤恨，禁不住熱情

奔放的怒吼，在這畸形的中國社會，尤

其是在這非常時期的目前中國社會，這

現象是時時可以見到的，藝術是社會生

活的反映，偉大的熱情的藝術家決不能

離開現實，林氏的「吶喊」一作，不但

是反映現實，而且是緊握現實，指示現

實，這是一幅成功之作。在這裏，我熱

誠地希望作者更努力，去建設新中國的

藝壇！

(二) 唐英偉氏的「國內大事記」

這是一幅長條的木刻畫，在這四五

尺長的畫面上，作者刻了許多中國的痛

心的事實，就只這點，就已經值得令我

們佩服了，我希望作者本這精神努力

去，把這大眾藝術去切實地作為教育大

衆的工具！

(三) 任真漢氏的「黎明頌」

作者運用粗大的線條，明暗的對照

方法去描寫出期望着黎明的人們的心情，生存問題是成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在黑暗裏就希望光明，在慘淡的夜裏了，飢餓的人們愁着他們的麵包。

就希望白日，這是人類的本來的心情，編者按，本文載六月十日廣州民

作者抓有這點去創作，是十分可喜的。國日報，結尾尚有數行，在印刷所

（四）黃瑞碧氏「何處去？」

遺失，無法補得，殊覺抱憾。

在這飢荒的，到處鬧着恐慌的年頭

藝風書畫展

明日更換新作品展覽

昨晚在太平支館邀文藝界茶會

市立中山圖書館舉行之藝風社全國藝術展覽會，開幕以來，觀衆甚爲擁擠，蓋其內容豐富，聚全國名畫家作品於一堂，爲本市歷屆展覽會所罕見。徐悲鴻有畫三幅，已定去兩張，均定價國幣三百元者，奔馬一幅，題爲「此去天涯將焉託，傷心競爽亦徒然」，開幕後一小時即爲謝瀛洲院長定去。羣雞一幅，則爲梁椒蕃先生定去。王祺，汪亞塵，孫福熙，許士駟，張書旂諸家作品，定去尤多。定畫者多爲本省之軍政要人，惜以畫件過多，不克全數懸掛，故定於明日更換若干，未經參觀者急宜往觀，已經參觀者，尤須再往。并由藝風社發起，於昨晚七時在太平支館舉行文藝茶話會，全市文藝界聚會一堂，至爲暢快。（六月六日各報）

文化建設

第二卷第十二期要目

卷首畫報

文化月旦

人民戰綫論

樊仲雲

論中華民族的文化出路李長之

黑格爾的中國論 袁幹君譯

論尼德蘭的獨立革命 李建芳

北平見聞隨筆 黎寧

對於職業教育一點意見傅有任

推行保甲制度之研究 鄧心如

論方志的編輯 胡行之

理想中的雜誌

（徵文四篇）

文化建設社出版

上海辣斐德路五百號



參觀「藝風社畫展」後單介紹一代國畫宗師的：

齊白石老先生和他的作品——「墨蝦」

黃慶華

「藝風社」旅行全國畫展會，那兒的作家，不下百數人，那裏的作品，不下千數軸（單就國畫說）。爲什麼別的不說，偏要說齊白石先生呢？這也有我的見解的：此次的畫展作家中，好的，大概已給人家贊美了不少的話兒。劣的，却也給人們批評了很多的論調。但可稱一代國畫宗師的齊白石先生，却寂寂無聞，難道他沒有超人的作品嗎？不，因爲他是個不汲汲於出風頭的老先生罷。

一般人去欣賞和探討齊先生的藝術，認識這國畫的宗師，爲了這麼的思想所驅使，我也大胆地作這篇文章，并希閱者原諒。

（一）齊白石先生略史

天津庸報的副刊藝週，王森然曾把齊先生的小史說過；現在更略一點的介紹在下面：

「齊璜，字璜生，號白石山翁，湖南湘潭人，生於前清咸豐十一年辛酉，（即一八六一年）現年七十五歲，喜繪畫人物，山水，花卉，虫魚之屬，無不精緻，書初學金冬心，詩宗陸放翁，治印師法秦漢。後得名師王湘綺，交遊日廣

，所繪之畫，極爲外人所推重。而其居室恆深鎖，其書齋門首嘗貼小紙一方，大意謂：「未讀千卷書，幸勿入我室，」其性情有如此者，蓋鄙與俗人交遊也。先生爲人極爽直，喜任俠，有古烈士風，故見有不平之事，即義形於色，求諸今之藝人，豈易得哉！今有白石印存，白石畫存，及白石畫集，借山吟館新草，白石新草，若干卷，行世。」

（二）關於齊白石先生的作品

慚愧得很，這篇介紹文章給我來介紹齊先生，未免有些不能形容齊先生的妙處；但總希望給我這喊吶，而至引起

齊先生的作品，在本市的美展是很少機會看到的，但我們不能不認識他的作品是甚麼，他就是聞名中外的徐悲鴻先生所最佩服的大師，而同時中外人士

，倘若看過了他的作品以後，無不
聲贊美的，好像法國畫家克羅多說：先
生的作品精神，與近世藝術思潮極爲吻
合；稱爲藝術界的創造者。由這點看來
，已可見推崇先生的作品之一斑了。

(三) 藝風社畫展裏齊白石先生
的作品——「墨蝦」

上文已經說過了先生的略史，和先
生作品的價值，現在，且說藝風畫展中
先生的作品墨蝦罷。在國畫的描寫，無
論是山水，花卉，鳥獸，虫魚，人物，
：：先生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的，而
他最喜寫水墨的蝦，蟹，因此，他寫蝦
，蟹的成就更深，故此圖無論蝦的跳躍
，彎背，走動，的神態，和被水冲在灘
上的情狀描寫逼肖，真可謂得畫蝦的三
味，而臻妙境。那就是他獨得氣韻，生
動的地方；同時是常人不可及處。先生
作品的偉大價值，也在這裏，可說是神
極，奇極了。至於這作品的簡勁，雄厚

，大氣磅礴；用筆的慎重，超越，流利
，自然，倘若不是名家手筆；安得有這
麼的魄力。他對於用墨方面：時用清淡
，而能純潔，雅逸，時用重墨，而能利
刀闊斧，暢快淋漓，在近代的畫界中，
而能自成一格。就蝦的鬚，和鉗看，也
是充滿了奇勁的筆法，老氣橫秋的態度
。而題款的書法，也是古意盎然，他的
印章齊白石三字，也是他自己刻的，從
這印子裏看來；也具有很豐富的「金石
味」，「書卷氣」，用強有力的刀鋒
；和極純熟的刀法刻石，筆姿飛舞得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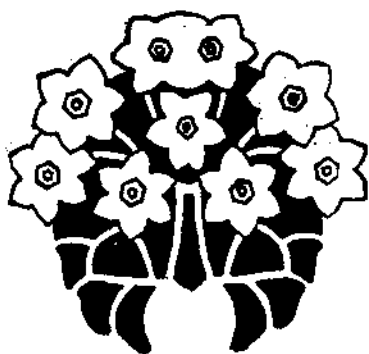
，就是他取秦漢古法的規模，自成一
家，獨闢蹊徑。由這樣看來，齊先生豈
不是兼金石，書，畫，和詩人的兼長而
有的藝術家嗎？所以加：「一代國畫宗
師」的冠在齊老先生上，是沒有愧色的
。末了，敬請還未認識齊先生的閱者
們，更參觀齊先生的作品：「墨蝦」，
作強有力的證據，而此對這篇文章，確
信不是徒然的介紹，這是作者所萬分希
望的。

二十五年六月七日夜寫於松風樓燈下



幽趣

白愛光作



畫以外的話

孫福熙

——藝風之友的美妙事實

我是藝風之友之一，應該來介紹諸位藝風之友於大眾之前。他們的繪畫，當然是有目共賞，不必我瞎說，因為，我雖然是他們的同行，但仍然不免是外行，我還是來介紹他們的生活，這生活或者比他們的作品更是重要的。

老前輩中先說湯定之先生。他老先生自謂「畫不如字，字不如相」，我們愛他的畫，他卻自信只有看相是靠得住的。有一回，他就為我看相，據說是我相很不錯。凡有人說我好，我都不敢相信，但這一句話我是相信了，因為，

每當藝風展覽會向湯先生徵求作品時，

然拒絕了。

他總是交我好多幅精心之作，倘若看我是賊相，是市儈相，是凍餓乞丐相，他必不肯如此相信我了。在北平時，他的畫的名貴是很聞名的，齊白石先生的墨蝦，以隻計算，每隻十元，這次展覽會中亦有陳列，但在熟朋友，決不必如商品的交易。湯先生的作品亦有定價，但亦很有例外。有一位姓王的，欲求他的墨蹟，湯先生以為此人欠缺風雅，老實拒絕。此君並不羞怒，誠心敬仰湯先生之學術與為人，所以再轉託朋友去求。

當題款的時候，問知就是王某，於是仍

從前的書畫家不肯將作品輕意落他

人之手，尤其怕自己的字畫掛到剃頭店中人行等處。近來則不顧這些了，如果能夠深入民間，倒是一件可喜的事。

淮君（王祺）先生及張書旂，徐悲鴻，胡藻斌三位都是大量的生產者，凡友朋有所要求，總可求得一點。他們都是一即席揮毫家，有酒必畫，常有人請客的時候，每人可以畫一二幅至十餘幅之多。如果沒有畫具之處，淮君先生所要的是大筆，愈大愈好，悲鴻先生所要的是破筆，愈破愈好，要大筆的破不

破隨便，要破筆的大不大隨便。書旂先生沒有顏料，亦可勉強，藻斌先生沒有充分的時間就不大能夠通融，他的大量產出，大概是在家中加意製作的，但其贈送的豪爽，不亞於別的作家。

畫家之瘦長者，有陳樹人，許士騏，張書旂，潘天授諸先生；高劍父先生是畫家中之最矮者，王淮君，黃少強，梅崙崑均屬矮胖派。孫福熙怕說自己肥胖，但朋友們欲推為代表，使人知藝術家不是沒有飯吃的樣子，以壯門面。但女作家中得方君璧，潘玉良及圖案家方勻，雕刻家王靜遠四位。而團團的富家女翁也。

徐朗西先生是上海擁護藝術最力亦最早者，有大鬍子之稱，而性情一如少年。姜丹書年過五十，而完全像小孩子，爬山的本領很大，凡有人可到之處必欲一到，削壁深潭毫不覺怕。

朱屺瞻，袁松年及蘇州美專之顏文

櫟及其同事諸先生，均以溫雅著名，手指伸到他們口中，決不咬你。

熊璧雙，耀雙，佩雙是四姐妹之三，汪亞塵與榮君立，劉旣漂與潘風曉是夫婦，張振鐸與張書旂是叔姪，斯道卿與斯叔英是父女。

汪亞塵的客廳中滿置畫具，大多數的畫家見到畫具就技癢了，展紙潤筆作畫，還產生許多合作，這在將來的畫史上當占一頁地位，常來的畫友中，張聿光先生是忠厚長者，頭髮蓬鬆，平時沈靜，若說話時，必用很純粹的上海話。他對我說：「你的上海話全是紹興音呢

。你老實說北京話好了，北京話比上海話好得多。」其實他聽出了我的上海話的不純粹，沒有聽出我的北京話的不純粹。

這一羣畫友有一個聚餐會，餐前餐後都作畫，飲酒到一半時候，興致好起來，又去作畫的亦習以為常。依次輪流作東道主，這一天所作繪畫，完全為東道主所有。談話的材料則為大家所公有，沒有版權的問題。我們學畫兼學文的人，就以這種談話的資料寫成文字，是一筆額外的收入。



綠水青山好放船

徐傑民作



賀「力社」

徐仲年

「力社」發起人，大部分是參加「藝風社」展覽會的，在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剛剛舉行之後，覺得「行有餘力」，再發起「力社」，我們以為此種努力是多多益善的，其實二而一，並無什麼疆界，因特將力社展覽會文字合刊於此。

「力社」同人陳樹人，何香凝，王一亭，王祺，謝公展，孫福熙，張小農，張聿光，張書旂，張曼筠，許士騏，方君璧，繆谷瑛，顧青瑤，徐悲鴻，汪亞塵，熊松泉，湯定之，胡藻斌，袁松年，林介如，洪庶安，郎魯遜，吳青霞，江亞南父女，高尚之，張大壯，黃賓虹，劉偉山，梁子真，姚墨邨，商笙伯等一百三十餘人，自本月八日起，假座南京路大新公司四樓舉行秋季展覽，這是少有的盛舉。

在出品人中，我所認識的不在少數；前輩先生，友人，泛泛之交都有，他們的作品，我都看過；——因為我每週奔波於京滬之間，祇須時間不衝突，凡這兩地所開的畫展藝展，無不去瞻仰一下，他們的作風自然各有面目，造就也有深淺之分；可是，他們有一共同的趨向，大家均有「力」的表現。

「力」，真是寶貴的東西！中國的所以衰弱，因為用「力」的人太少，敷衍的人太多。「力」，原是生命的表現；無「力」的人或動物，去弱去死定不在遠。「力」是偉大的：合精神上的「力」與物質上的「力」，可以百戰百勝，所向無敵。我個人是「力」的崇拜者；大智慧，肯努力，我願為彼執役。

近十年來，藝術界似乎有新的轉機；大家不再尚空談，而實事求是。二十年前，藝術家為數尚少，於是有若干時勢造就的英雄，賣空買空，目中無人。到了今日，固然還有遺孽存在；可是，看來不盡是「兩眼烏墨黑」的了，自

有識者在內，對於「繡花枕」之流不加以攻擊，定予以諷刺，於是這班人物的地位也搖動了。就是在藝術界本身，人數比前增多，早已脫離了「物稀為貴」的境界，而跨入了「真金不怕火」的地步：沒有真實本領的人，和有了真實本領而一得自封不再繼續努力的人，逐漸被淘汰，被人遺忘。

可喜的是「力社」諸同仁都是努力份子，否則決沒有這樣燦爛的成績，根本就不會有「力社」的組織——所謂努力，應當分三方面講：（一）精神上的建樹，（二）品德的培植，（三）技巧的修養。偉大的藝術家必有他哲學上的立場；他有他的人生觀，他有他的世界觀。他的藝術上的努力，為的要達到他的理想。所謂「盡善盡美」也者，事實上絕無，而心目中不可不有；否則誰都不肯努力，誰都不會進步了。其次，我們要明白藝術與操行有嚴密的關係：品德

欠缺的人決繪不出高尚的作品，這，雖則相當神祕，却又是開門見山的事：誰瞞不了誰的。至於「技」，熟則進乎神：俗語說得好：「拳不離手，曲不離口」，藝術也是如此。

現今的中國是如何的國家？他所處的環境是如何的環境？我們從事藝術的人應當如何負起匹夫之責？最近，文藝界有「國防文學」的發起。它在學術上

有沒有根據？在觀點上有沒有錯誤？因為不在本題範圍內，暫不討論。然而，我以為文學也好，藝術也好，我們應當提倡與實行「崇實」。

「崇實」即是「力」。

「力社」既以「力」為名，那麼，「力社」同人應當如何努力呢？

（錄八月十日上海時事新報）



羣鳥

汪亞慶作



國畫的出路

俞劍華

近幾年來國畫界因為陷在世界不景氣潮流的最深漩渦裏，所以暮氣沉沉，毫無希望。社會上因為經濟困難，對付天天開門七件事的開銷，已竟有點喘汗吁吁，不免有室人交誼的危險，那裏還有閒情逸致，去鑑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徒資耗費，無裨實用的國畫呢？所以前幾年以賣畫為生，非常寫意的朋友，到現在開銷照舊，生意清淡，以前年年加潤，現在年年減價，仍然有幾殮不繼之虞，因而大家莫不搖頭嘆氣，自恨今不如昔，生不逢辰，以為國畫界已經走到末路，似乎沒有出路了。

但是藝術家窮則益工，窮乃是走向

藝術最高層的柏油馬路，無論古今中外，藝術家不窮的固然也有，但是窮的佔多數。不窮的藝術家只有雍容閒雅的作品，窮的藝術家始有奇肆偉大的作品，我們不從事於藝術則已，要從事於藝術，就非與窮結不解緣不可！要想發財的國畫家啊，請你不要再做迷夢，要想發財，趁早改行！不怕窮的國畫家才是真正的國畫家，才是藝術的忠實信徒。

我以為國畫界的出路，並不在生意之有無，而在有沒有真實偉大不朽的作家！因為生意之有無，乃一時的現象，不足以斷定國畫界之究竟能否生存？能否發展？若是有了真實偉大不朽的作家

，雖然窮死，但是他那偉大不朽的作品，可以光耀世界，永垂不滅，雖然自己受窮於一時，可以延整個國畫界的生命於永久，但是偉大不朽的作家，是怎樣產生的呢？我們會不會成功一個偉大不朽的作家呢？我們能不能有偉大不朽的作品呢？我以為這不是甚麼難於上青天的事，只要你肯捨掉了那一包視為珍逾拱璧，衣鉢相傳的老稿子！只要你肯捨掉了你那描頭畫腳，亦步亦趨的臨摹老方法！向大自然界找你的畫材，找你的章法，創造你自己的新生命，你自然會有獨特的發現，你自然會有與人不創作，你自然有不落窠臼，自成一家的

希望，你自然有偉大不朽的作品。那才
是國畫界真正的出路。

力社諸君子皆爲此道老斲輪，今集
其平日精品公开展覽。其中偉大不朽作
品之多少，即足以占力社將來在國畫界

力量之大小，也足以明白國畫界出路之
有無，惜不才將遊黃山，不得躬覽其盛
，附記數言，以就正有道，當不以爲河
漢也。

七月卅一日劍華倚裝寫於海上



女

李東平作

文學叢刊第二集

巴金主編

靳以	秋花	(中篇)
蕭軍	江上	(中篇)
沙汀	土餅	(短篇)
蘆焚	谷	(短篇)
荒煤	憂鬱的歌	(短篇)
周文	多產集	(短篇)
柏山	崖邊	(短篇)
蔣牧良	錦砂	(短篇)
歐陽山	生底煩擾	(短篇)
陸蠡	海星	(散文)
麗尼	鷹之歌	(散文)
悄吟	商市街	(散文)
何其芳	畫夢錄	(散文)
巴金	憶	(散文)
李健吾	母親的夢	(劇本)
畢奐午	掘金記	(詩集)

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大公報



力社前途的展望

劉偉山

這一次的力社書畫展覽會，好像奇峯突起，晴天霹靂一樣，社會人士，尤其是愛好書畫者，覺得這一個會的突如其來，未免有些詫異；大概普通的人，或某一個團體，在做某一件事情之前，都要大吹大擂一番，使他人注意，甚至敲開雷響不見落雨的也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未免令人失望。力社既以「力」名，顧名思義，有力則任何事情可幹，無力則任何事情不能進行，所以無論政治，軍事，文藝，書畫都不能例外。力社既集合了一部分努力藝術的同志，社內無形中充實了力量，力量既充，於是第一次的書畫展覽會出現了。

我國自從民國十八年由政府在上海開過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之後，藝術界似乎沉寂下去，直至最近，零零星星的個展，或幾個人的合作展覽，雖有不斷的舉行，終嫌不夠力量，不能普遍化，藝術界仍形成各自為戰的游擊戰略，而不能集體行動，堅強的陣線，無由組織，是以固有藝術的優點不能保存，發揚光大的工作無由實現。今力社鑒於以上情形，集合了國內藝術界——或前輩先進，銳進青年，組成一個堅強的團體，破題兒的書畫展，就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先鋒，也是藝術界的力的表現。我想同情於力社的必有無量數的同志

，督促與希望於力社的也必有無量數的羣衆，力社本身既需要時時努力，以副大衆的期望，更需要大衆的推動，以增加我們的力量。

力社發起組織的動機既如上述，其中深信此動機之有力而加倍努力進行的如：胡藻斌，郎魯遜，袁松年，林介如，張聿光，張小樓，洪庶安，梁子真；諸位，他們不獨努力於其本位的作品之精進，更以一致共同的趨向，大家均竭其全力，向前邁進，其進行之速率，必可計日而待而無疑的；大凡一件事情，有一個集團去幹，而這個集團的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信仰是相同的，其所產

生的力量是無可限量的，其所做的事情的成功也是必然性的，觀於這一次的展覽就可以做一個例子，將來會務的發展如何也可以預卜了。

藝術品是心靈的表現，是精神寄託的所在，故無論其為寫字，作畫，雕刻……等都是以表現人的性情，修養的人格；大凡成功的作品都要經過長時間的研究，長時間的琢磨，尤其需要師友的切磋。今之君子有一藝之得，有一技之長，便固步自封，珍惜隱秘，於是精者不能精益求精，而自以為是者更無由是，因此不獨影響個人，簡直影響整個國家了。力社同人既各有獨自的研究，獨自的作風，今更以同一思想，同一信仰，組織團體，將來各貢所長，各盡所能，互相切磋，精華畢集，而繼之以不斷的努力，則創造新中國的畫派，創造新中國的書法無難，望力社同人繼今日之畫展有以促成之吧。

文字的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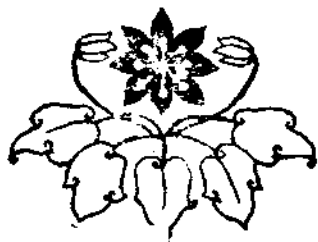
春 苔

六月九日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不相識的莫文虎君「清華園之菊」一文，我到會場去，尚在清晨，而我的菊花出品竟全被定購，這證明我的畫菊不及我的文字，而我的文字得莫君文字的介绍始受人注意也。



吐綬雞

汪亞塵作



現代國畫家的新認識

介如

中國繪畫，雖有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可是到了現代，爲什麼還是這樣萎靡不振的呢？這個問題，委實是值得去研究的。大概一種藝術，經過這麼長時間的研磨，誰都不敢料定他是沒有新氣象的。

其實所謂新氣象的，全靠當時的畫人發揮個性得自由與不自由，在古的如石濤，唐伯虎，米芾，等輩，却算享受過發揮自由的優先者。他們能夠創造新法，別有風格，而爲時代所崇拜的，然而現在多數舊頭腦的畫人，死迷着古人的粉本去抄襲，不肯向自然界去做功夫，結果，是造成傳統的惡風，自己却緊

緊的被古法束縛着自由，還不自省，反要誇張着學某家某派，這多麼誤解呵！我以爲從前的畫人，對他自己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滿意。同時在他們有生之時，因爲環境上種種需要，也許有改進的心理吧。

在古代繪圖過程中，確是經過不少畫家努力地改進，所以作風常常變化，照這樣情形看去，很明白地證明從前畫家作畫自由的一種奮鬥精神，假使他是不求自由而專事摹倣的話，又那裏有新的作風呢？我們要知道畫人有這麼自由奮鬥的精神，才可以促進時代藝術的發展。

現在許多畫人都拘泥着某一家某一派來做功夫，殊不知時更物易，人們的視線和思想，都已趨向新潮流，又那管得是什麼傳統，其實古人又何嘗不想自己的畫向着新的途徑去發展！今人不察，却偏偏要拘着某個成法，而不知爲人所欺，根本失却畫人的自由精神了。

要是說到要保持國粹的話，那是絕無妨礙的，因爲國畫是以筆墨爲主，如果有筆有墨，便不會離失國畫的精采了。所以古代畫家，不論怎樣改變作風，都不能丟開畫面上的筆和墨。現在中國畫和西洋畫的不同點，就是有筆墨和沒有筆墨的分別。固不能一筆抹煞，使國

畫完全湮沒的。

宇宙間的一切，常常受了時代變遷的影響而發生變態，尤其是藝術這樣東西，是富有新生命素的，當然要隨着時代變遷而繁殖新苗，使新社會的人們共同享受，同時可以助文明發展。所以畫人要不斷地發表新創作，才不失畫人自己固有的自由精神。

現代畫人，常常發生誤會的，就是以家法自詡。因此互相攻訐，却忘記了藝術的共通點，只有安慰人生而已。藝術既為安慰人生而存在，那就應該根據時代的動向去追求，又豈得偏重家派以自挫新藝術的勇氣呢？

今後希望繪畫的同志們，摒除一切懷疑，一致聯合起來，互相砥礪，從此打開繪畫自由之路，使新中國的藝術，與時代共同發展。

未及展覽之出品

春 苔

藝風社第三屆展覽會，原擬在珠江流域作遊行展覽，香港名藝術家杜其章王少陵二先生竭力籌備在港開會手續，廣州名畫家徐東白先生又設法廣九鐵路運輸畫件之方便，殊可感激。後以報關手續上之困難，未得在港汕等地舉行。徐先生有出品油畫五件：香江一角，沙河，茅屋清溪，眼底西湖，盛夏，水彩二件：九龍風景，薄霧輕帆，未及陳列。又杜王二先生徵集香港名家出品多件，亦未得展覽，為歉為憾。



顧一塵作

待 嫁

藝風社第二屆展覽會出品目錄

(分水彩油畫木炭粉畫雕刻實用藝術等各項)

水彩畫

- | | | | | | |
|----|-----|---------|-----|------|---------|
| 一 | 朱紀瞻 | 亭亭玉立歲寒身 | 十四 | 陳曉南 | 向日葵 |
| 二 | 朱紀瞻 | 枇杷 | 十五 | 方君璧 | 晨妝圖 |
| 三 | 朱紀瞻 | 竹樹 | 十六 | 方君璧 | 雲山圖 |
| 四 | 朱紀瞻 | 江濤萬里流 | 十七 | 許士騏 | 蒼龍紅葉挹雪峯 |
| 五 | 張聿光 | 花鳥 | 十八 | 許士騏 | 虬龍遠軸 |
| 六 | 張聿光 | 花鳥 | 十九 | 許士騏 | 奇松怪石 |
| 七 | 王長寶 | 高山流水 | 二十 | 許士騏 | 黃海 |
| 八 | 王長寶 | 赤壁遊 | 二十一 | 許士騏 | 鳴泉 |
| 九 | 湯定之 | 松梅 | 二十二 | 熊氏姊妹 | 並蒂牡丹 |
| 十 | 湯定之 | 松菊 | 二十三 | 熊氏姊妹 | 歲寒三友 |
| 十一 | 湯定之 | 山水 | 二十四 | 熊璧雙 | 瓜瓞綿綿 |
| 十二 | 陳曉南 | 覓食圖 | 二十五 | 熊耀雙 | 雉雞 |
| 十三 | 陳曉南 | 荷花 | 二十六 | 熊耀雙 | 白菊 |
| | | | 二十七 | 熊佩雙 | 喬松 |

二八	吳公虎	太湖一角	四八	王 祺	山禽一顧
二九	吳公虎	桃竹魚	四九	諸健秋	高士吟韻山居
三十	吳公虎	寒友	五十	諸健秋	仿宋江上一角
三一	吳公虎	山竹小溪	五一	諸健秋	庭筠祠境扇面
三二	何勇仁	冬風	五二	諸健秋	黃山觀雲圖
三三	何勇仁	登高秋望	五三	諸健秋	清溪待渡
三四	陳樹人	北固山	五四	許翔皆	雨山圖
三五	陳樹人	丹柏	五五	許翔皆	雪山圖
三六	李寄聲	鳥石	五六	許翔皆	園林雅趣圖
三七	李寄聲	羣雀	五七	張書旂	江南春色
三八	李寄聲	水仙伴石	五八	張書旂	八哥
三九	王 祺	菊鼻	五九	張書旂	梨花
四十	王 祺	秋賞	六十	張書旂	凌雪花
四一	王 祺	甯國道中	六一	張書旂	鷓鴣
四二	王 祺	七盤山勢	六二	張書旂	芙蓉魚鱖
四三	王 祺	天地爲廬	六三	張書旂	棕櫚小雞
四四	王 祺	溪橋聽瀑	六四	張書旂	牡丹花下
四五	王 祺	山雨欲來	六五	柳子谷	綠竹
四六	王 祺	少靜思興	六六	柳子谷	濃淡有時無變節
四七	王 祺	一峯獨秀	六七	方人定	西湖風景

六八	徐悲鴻	此去天涯將焉託	八八	胡藻斌	虎視耽耽
六九	徐悲鴻	羣鷄	八九	胡藻斌	秋高
七十	徐悲鴻	此樹生來好	九十	金亦坡	君子平安
七一	胡藻斌	雙鶴戲月下	九一	金亦坡	佛花
七二	胡藻斌	暫伏野中	九二	金亦坡	海天極品
七三	胡藻斌	霜林雙虎	九三	金亦坡	淵明之友
七四	胡藻斌	懶虎	九四	張振鐸	竹鳥石
七五	胡藻斌	養之之寵	九五	張振鐸	鷓鴣
七六	胡藻斌	意秋	九六	張振鐸	設色梅松
七七	胡藻斌	豐收之後	九七	張振鐸	設色荷花
七八	胡藻斌	月下棲鳳	九八	張振鐸	設色盆菊
七九	胡藻斌	秋江雙馬	九九	任昌瑞	菊花
八十	胡藻斌	姑蘇台上	一〇〇	任昌瑞	鬱金
八一	胡藻斌	勝乎敗乎	一〇一	任昌瑞	紅樓
八二	胡藻斌	源長展望	一〇二	孫文林	蟹
八三	胡藻斌	靜觀	一〇三	胡粹中	綠蔭停午
八四	胡藻斌	草野而待	一〇四	胡粹中	三潭印月
八五	胡藻斌	草澤雄威	一〇五	沈邁士	雁蕩大龍湫
八六	胡藻斌	暮春	一〇六	沈邁士	白雲青嶂指畫
八七	胡藻斌	靜夏	一〇七	潘天授	馬

一〇八	姜丹書	大龍湫	一二八	汪亞塵	喜鵲
一〇九	姜丹書	黃山圖	一二九	汪亞塵	歸鴉圖
一一〇	王一亭	鴉鳴	一三〇	汪亞塵	貓與金魚
一一一	黃賓虹	山水	一三一	汪亞塵	鍾馗圖
一一二	俞劍華	浮雲載山	一三二	汪亞塵	凝視
一一三	袁松年	巫峽歸帆	一三三	汪亞塵	山水
一一四	袁松年	虎邱夜月	一三四	汪亞塵	英雄獨立
一一五	袁松年	雲壑泉吟	一三五	汪亞塵	松鼠
一一六	袁松年	小姑山寫生	一三六	汪亞塵	枯柳喜鵲
一一七	汪亞塵	白鷄	一三七	汪亞塵	枇杷與鷄
一一八	汪亞塵	五采魚	一三八	汪亞塵	秋水羣魚
一一九	汪亞塵	枇杷雙雞	一三九	汪亞塵	柏樹
一二〇	汪亞塵	鯉魚	一四〇	汪亞塵	山茶小禽
一二一	汪亞塵	游魚	一四一	汪亞塵	墨色魚
一二二	汪亞塵	狗	一四二	汪亞塵	海棠
一二三	汪亞塵	菊花雙鷄	一四三	汪亞塵	楊柳飛燕
一二四	汪亞塵	墨色金魚	一四四	汪亞塵	紫藤金魚
一二五	汪亞塵	天竹與雞	一四五	汪亞塵	八哥
一二六	汪亞塵	吐綵雞	一四六	汪亞塵	茶花小禽
一二七	汪亞塵	絹本金魚	一四七	汪亞塵	魚

一四八	汪亞慶	八哥鳥	一六八	鄧荔丞	山光明輝掃雲爐
一四九	汪亞慶	鷹	一六九	鄧荔丞	梅雨霽
一五〇	汪亞慶	魚樂圖	一七〇	何香凝	虎
一五一	汪亞慶	墨色蒲魚	一七一	徐朗西	達摩
一五二	汪亞慶	夾竹桃鷄圖	一七二	梅崙崑	風景
一五三	汪亞慶	墨色八哥	一七三	梅崙崑	風景
一五四	汪亞慶	魚樂圖	一七四	梅崙崑	靜物
一五五	汪亞慶	天竺小禽	一七五	梅崙崑	靜物
一五六	汪亞慶	三尾金魚	一七六	梅崙崑	靜物
一五七	汪亞慶	黃菊墨竹	一七七	容大塊	潯江寫生
一五八	汪亞慶	鯉魚	一七八	容大塊	桂林寫生
一五九	汪亞慶	山鶴古柏	一七九	齋白石	墨蝦
一六〇	汪亞慶	烏雞	一八〇	孫福熙	天台山銅壺瀑布
一六一	汪亞慶	蝦	一八一	孫福熙	懸崖紅葉
一六二	汪亞慶	菊花小禽	一八二	孫福熙	夜泊前村楓樹
一六三	汪亞慶	鱸魚	一八三	孫福熙	三分春色二分愁
一六四	汪亞慶	鐘馗	一八四	孫福熙	復興
一六五	汪亞慶	紅梅八哥	一八五	孫福熙	任作橫窗歲寒供
一六六	汪亞慶	雉雞	一八六	孫福熙	黃樹
一六七	汪亞慶	鷓鴣	一八七	孫福熙	西湖春色

一八八	孫福熙	雁蕩小瀧湫	二〇八	王顯詔	綰雲圖
一八九	孫福熙	上天有路	二〇九	王顯詔	萬松龍圖
一九〇	孫福熙	西湖掘泥	二一〇	王顯詔	紅菊
一九一	孫福熙	油條大燒餅	二一一	王顯詔	秋林
一九二	孫福熙	羣雁鳴雲霄	二一二	顧一塵	山舍殘照影深深
一九三	孫福熙	今後更無花	二一三	顧一塵	凌寒同上最高枝
一九四	孫福熙	羅浮夢長	二一四	顧一塵	飢餓線上
一九五	孫福熙	勸君插一枝	二一五	顧一塵	寂寞中的不寂寞
一九六	孫福熙	籬東菊徑深	二一六	顧一塵	待嫁
一九七	孫福熙	嘉爾傲風霜	二一七	安敦禮	蘭荷
一九八	孫福熙	不因彭澤休官去	二一八	安敦禮	墨荷
一九九	孫福熙	淵明何處飲	二一九	馬濟雲	山水
二〇〇	孫福熙	歲月幾何邁	二二〇	王青芳	血色花光嘆一般
二〇一	孫福熙	多少清香透入簾	二二一	王青芳	絕信故都春色裏
二〇二	孫福熙	問花何事人偏愛	二二二	王青芳	清風日爽待何時
二〇三	孫福熙	昨夜一枝開	二二三	王青芳	民生凋敝正如斯
二〇四	劉海蟾	佛像	二二四	王青芳	不是當年作戰滿
二〇五	弭翰田	鶴鳴	二二五	王青芳	馳馬
二〇六	龍佩玉	花草掛屏	二二六	劉君任	觀瀑圖
二〇七	王顯詔	紅梅圖	二二七	劉君任	美人圖

二二八	蘇安平	秋花園	二四八	斯道卿	蘭
二二九	蘇安平	美人軸	二四九	斯道卿	蘭菊
二三〇	周世聰	雀梅	二五〇	斯道卿	佛手
二三一	周世聰	二喬	二五一	斯道卿	墨蘭
二三二	傅思達	飛入尋常百姓家	二五二	斯叔英	蕉菊
二三三	傅思達	孔雀	二五三	斯叔英	梅花
二三四	傅思達	鳧	二五四	陳福善	院前
二三五	傅思達	憶永安	二五五	陳福善	南京小河
二三六	傅思達	市集一角	二五六	沈漢楨	殘荷
二三七	傅思達	鴿	二五七	沈漢楨	河畔雙棲
二三八	傅思達	好鳥	二五八	徐大有	秋山遠眺
二三九	傅思達	秋	二五九	徐大有	蕭寺聞鐘
二四〇	傅思達	河豚	二六〇	龐漁艇	燒茶(僧)
二四一	傅思達	坎前	二六一	龐漁艇	嗷嗷待哺
二四二	傅思達	四海爲家	二六二	龐漁艇	災民圖
二四三	傅思達	漁村小景	二六三	李鴻梁	甘地之戰具
二四四	傅思達	朔風	二六四	李鴻梁	鑼鼓
二四五	傅思達	雙雉	二六五	黃幻吾	寒山飛瀑
二四六	傅思達	鷄菊	二六六	黃幻吾	落花圖
二四七	傅思達	老鷹	二六七	黃幻吾	楊柳清風

二六八	黃幻吾	寒山冷意	二八八	王少陵	餘燼（戰後之商務印書館）
二六九	黃幻吾	巫山煙雨	二八九	王少陵	明孝陵
二七〇	黃幻吾	夕陽殘照亂峯寒	二九〇	王少陵	香港街景（一）
二七一	黃幻吾	蘆葦之秋	二九一	王少陵	香港街景（二）
二七二	黃幻吾	枯野之秋	二九二	王少陵	渡頭
二七三	黃幻吾	寒松飛瀑	二九三	張丹	山水
二七四	黃幻吾	飛流	二九四	張丹	山水
二七五	文幻塵	荷花翠鳥	二九五	李野屋	花卉
二七六	文幻塵	花鳥	二九六	李野屋	花卉
二七七	文幻塵	花鳥	二九七	李野屋	花卉
二七八	文幻塵	花鳥	二九八	李野屋	花卉
二七九	文幻塵	花鳥	二九九	劉既漂	魚之樂
二八〇	李乘	九龍城風景	三〇〇	劉既漂	荷花翠鳥
二八一	李乘	宋王臺畔	三〇一	吳存模	山水
二八二	王少陵	香江帆影	三〇二	吳存模	山水
二八三	王少陵	寂巷斜陽	三〇三	吳存模	山水
二八四	王少陵	南洋風光	三〇四	吳存模	花卉
二八五	王少陵	雨後	三〇五	李光祖	竹雀
二八六	王少陵	肖像	三〇六	李光祖	秋塘
二八七	王少陵	黃浦灘頭	三〇七	白愛光	幽趣

三〇八	釋從明	遶摩	三二八	葉永青	青綠山水
三〇九	釋從明	樓樹	三二九	葉永青	青綠山水
三一〇	釋從明	無量壽佛	三三〇	湯建猷	秋江晚泊
三一〇	釋從明	仿伯年秋聲賦圖	三三一	湯建猷	泳牛
三一一	李清瑤	湖心亭	三三二	湯建猷	驟雨
三一二	李清瑤	黃昏	三三三	湯建猷	斜陽古道
三一三	李清瑤	靜物	三三四	伍佩榮	卻邊水月宮
三一四	李清瑤	花卉	三三五	伍佩榮	古道虹明映暮鴉
三一五	李清瑤	花卉	三三六	伍佩榮	懸瀑
三一六	孫志泉	金魚	三三七	黎雄才	到田間去
三一七	孫志泉	牡丹	三三八	黎雄才	寒江夜泊
三一八	孫志泉	鶴鷄	三三九	黎雄才	山水
三一九	孫志泉	菩提	三四〇	黎雄才	秋林
三二〇	孫志泉	花籃	三四一	何炳光	暮雲
三二一	黃哀鴻	和風	三四二	何炳光	秋雉
三二二	黃哀鴻	春曉	三四三	何炳光	丹霞暮雨
三二三	黃哀鴻	暮牛	三四四	何炳光	村女
三二四	黃哀鴻	狐	三四五	傅日東	春雨
三二五	葉永青	青綠山水	三四六	傅日東	弱肉強食
三二六	葉永青	青綠山水	三四七	傅日東	直上雲霄
三二七	葉永青	青綠山水			

三四八	傅日東	秋
三四九	傅日東	春潮帶雨晚來急
三五〇	王文浩	雪
三五〇	王文浩	好語如珠
三五二	王文浩	蘆江夜泊
三五三	王文浩	風雨圖
三五四	蘇臥農	深秋
三五五	蘇臥農	夏荷
三五六	蘇臥農	孔雀
三五七	蘇臥農	豆場
三五八	司徒奇	女傭
三五九	司徒奇	西湖春色
三六〇	招暉堂	古廟
三六一	招暉堂	農村
三六二	招暉堂	漁家
三六三	招暉堂	早春
三六四	馮潤芝	人物
三六五	馮潤芝	人物
三六六	馮潤芝	人物
三六七	馮潤芝	人物

三六八	馮潤芝	人物
三六九	馮潤芝	人物
三七〇	馮潤芝	人物
三七一	馮潤芝	人物
三七二	馮潤芝	人物
三七三	馮潤芝	人物
三七四	馮潤芝	人物
三七五	馮潤芝	人物
三七六	馮潤芝	人物
三七七	馮潤芝	人物
三七八	馮潤芝	人物
三七九	馮潤芝	人物
三八〇	馮潤芝	人物
三八一	馮潤芝	人物
三八二	馮潤芝	人物
三八三	馮潤芝	人物
三八四	馮潤芝	人物
三八五	馮潤芝	人物
三八六	馮潤芝	人物
三八七	馮潤芝	人物

三三八	馮潤芝	人物
三八九	馮潤芝	人物
三九〇	馮潤芝	人物
三九一	馮潤芝	人物
三九二	鄧芬	花卉
三九三	鄧芬	花卉
三九四	黃君璧	風景
三九五	錢頤素	荷花
三九六	徐傑民	綠水青山好放船
三九七	徐傑民	芍藥
三九八	徐傑民	八哥春桃
三九九	閻凌霄	初晴新雪
四〇〇	閻凌霄	落日
四〇一	閻凌霄	霧
四〇二	閻凌霄	牆頭晚霞
四〇三	閻凌霄	日落遠塚
四〇四	杜其章	墨竹大中堂
四〇五	杜其章	墨梅
四〇六	杜其章	墨竹
四〇七	杜其章	墨竹

四〇八	杜其章	墨竹
四〇九	杜其章	墨竹
四一〇	杜其章	墨竹
四一一	杜其章	墨竹
四一二	杜其章	墨竹
四一三	杜其章	墨竹
四一四	杜其章	墨竹
四一五	杜其章	墨竹
四一六	杜其章	墨竹
四一七	杜其章	墨竹
四一八	杜其章	墨蓮
四一九	杜其章	墨梅
四二〇	杜其章	墨竹
四二一	杜其章	墨菊
四二二	陳淑珩	花卉
四二三	陳淑珩	花卉
四二四	陳玉梅	花卉
四二五	陳玉梅	花卉
四二六	萬月蓮	花卉
四二七	梁瓊英	花卉

四二八	李寶祥	墨蘭
四二九	馮萱	人物
四三〇	馮萱	人物
四三一	吳墨園	人物
四三二	吳墨園	人物
四三三	羅落花	花卉
四三四	羅落花	花卉
四三五	羅落花	花卉
四三六	羅落花	花卉
四三七	羅落花	山水
四三八	羅落花	山水
四三九	黃伯羣	墨蘭
四四〇	黃伯羣	墨蘭
四四一	梁桂馨	花卉
四四二	梁桂馨	花卉
四四三	李蔚森	花卉
四四四	李蔚森	花卉
四四五	李蔚森	花卉
四四六	李蔚森	花卉
四四七	譚敬華	花卉

四四八	譚敬華	花卉
四四九	譚敬華	花卉
四五〇	譚敬華	花卉
四五一	梅峯	丹山白鳳
四五二	梅峯	江濱鷺趣
四五三	梅峯	鵲聲殘月
四五四	汪德祖	綠柳黃鸝
四五五	江月蓮	花卉
四五六	江月蓮	花卉
四五七	藍蔚邦	素艷清香
四五八	藍蔚邦	戲貓圖
四五九	廖蘋齋	山水
四六〇	廖蘋齋	山水
四六一	余幻濤	山水
四六二	余幻濤	山水
四六三	余幻濤	山水
四六四	余幻濤	山水
四六五	余幻濤	山水
四六六	李生翁	竹(象道)
四六七	李生翁	梅

四六八 黃少強 妙諦因心
 四六九 黃少強 輕風細雨惱歸程
 四七〇 黃少強 賣果叟
 四七一 黃少強 松石同貞
 四七二 黃少強 悵望衆生
 四七三 勞元熙 婆孫

合作水彩

五〇一 三友同春 王祺朱紀瞻孫福熙合作
 五〇二 翠鳥分魚 張聿光汪亞慶合作
 五〇三 竹與麻雀 汪亞慶朱紀瞻合作
 五〇四 春色春色 雪崖福熙蕙蕙合作
 五〇五 羣雀飛來噪午晴 雪崖福熙蕙蕙合作
 五〇六 微蟲應節歡 鄭荔丞孫福熙合作
 五〇七 指日月以爲表 鄭荔丞孫福熙合作
 五〇八 誦誦仙神 鄭荔丞孫福熙合作
 五〇九 何晏秋之懨悽 汪亞慶孫福熙合作
 五一〇 梅雀 汪亞慶孫福熙合作
 五一一 應爲東風拂 汪亞慶孫福熙合作
 五一二 秋色疑眸 李鴻梁孫福熙合作

五二三 寒之友 風曉既漂雪崖福熙蕙蕙合作
 五一四 獵人歸後沙汀晚 劉既漂孫福熙合作
 五一五 朔雪那相妬 劉既漂孫福熙合作
 五一六 鷄菊 張書旂孫福熙合作
 五一七 聊伴詩人發幽意 張書旂孫福熙合作
 五一八 凌霄花 張書旂孫福熙合作
 五一九 花卉 李寶祥高奇峯潘冷殘合作

油畫

六〇一 方君璧 貓
 六〇二 方君璧 牡丹
 六〇三 方君璧 肖像
 六〇四 吳恆勤 虎邱
 六〇五 吳恆勤 魚船
 六〇六 任昌瑞 花菓
 六〇七 任昌瑞 蕪菓
 六〇八 任昌瑞 西湖一角
 六〇九 顏文樑 自畫像
 六一〇 顏文樑 畫室
 六一一 孫福熙 蓬萊仙境(天台天勝)

六二二	孫福熙	普陀潮音	六三二	陳抱一	靈隱附近
六二三	孫福熙	飛騰(廬山三疊泉)	六三三	梅崙崑	人像
六二四	孫福熙	雁蕩仙人鋸板巖	六三四	梅崙崑	墨西哥女
六一五	孫福熙	紅葉秋興	六三五	梅崙崑	黑女
六一六	孫福熙	雲天長嘯	六三六	梅崙崑	睡
六一七	孫福熙	秋光先到野人家	六三七	梅崙崑	人體
六一八	孫福熙	萬頃黃熟	六三八	陳福善	自畫像
六一九	孫福熙	廈門民居	六三九	陳福善	孤舟
六二〇	孫福熙	寂寞黃昏伴月明	六四〇	王少陵	一二八之戰
六二一	孫福熙	綺麗奪晴霞	六四一	王少陵	泰山秋晚
六二二	孫福熙	隔簾輕解白霓裳	六四二	王少陵	船廠
六二三	孫福熙	晶瑩門媚	六四三	王少陵	鳳凰(壁畫圖案)
六二四	孫福熙	翩翩競芳	六四四	李東平	姊妹
六二五	孫福熙	供奉	六四五	李東平	小丑
六二六	孫福熙	秋林野鹿	六四六	弭鞠田	燕都白塔
六二七	孫福熙	金碧光纓繪綵衣	六四七	曾鳴	臥婦
六二八	孫福熙	沁痕猶有淚臙脂	六四八	林紹崙	肖像
六二九	潘玉良	自畫像	六四九	林紹崙	窗外風景
六三〇	潘玉良	遊春	六五〇	林紹崙	靜物
六三一	潘玉良	待販	六五一	林紹崙	風景

六五二	黃幻吾	暮雲
六五三	黃幻吾	夜色
六五四	黃幻吾	海峽
六五五	黃幻吾	斜午
六五六	黃幻吾	中山港
六五七	胡善餘	末路
六五八	胡善餘	靜物
六五九	胡善餘	骷髏
六六〇	胡善餘	風景
六六一	胡善餘	室內
六六二	黃瑞碧	流浪者
六六三	黃瑞碧	何處去？
六六四	黃瑞碧	雨後
六六五	任真漢	黎明頌
六六六	陳炳元	靜
六六七	洪徵厚	所思
六六八	洪徵厚	所思
六六九	陳漢奇	肖像
六七〇	陳漢奇	肖像
六七一	勞元熙	倦旅

六七二	勞元熙	私奔
六七三	勞元熙	病
六七四	勞元熙	村姑

木炭、素描、粉畫

七〇一	王少陵	素描
七〇二	王少陵	素描
七〇三	周圭	人體
七〇四	周圭	少女像
七〇五	林紹崙	吶喊
七〇六	勞元熙	狂歌者
七〇七	勞元熙	睡

書法

八〇一	溫一如	臨王右軍帖
八〇二	溫一如	臨袁斜石刻
八〇三	溫一如	臨月儀帖
八〇四	溫一如	臨靈寶子
八〇五	溫一如	臨楊淮表紀
八〇六	梁子真	金剛經句
八〇七	梁子真	草書金剛經句

八〇八	汪用羽	銀書金剛經
八〇九	陳玉梅	條幅
八一〇	萬月蓮	條幅
八一一	梁瓊英	條幅
八一二	區袞裳	對聯
八一三	朱養素	字
八一四	王青芳	對聯
八一五	江月蓮	字
八一六	梁桂馨	字
八一七	梁桂馨	字
八一八	鄧梅蓀	字
八一九	鄧仲果	字
八二〇	吳玉珍	字
八二一	鄒海濱	字
八二二	陳荆鴻	字
八二三	馮適如	小字
八二四	錢頤素	隸書

實用藝術

裝飾圖案

九〇一	王子豪	傢具設計
九〇二	王子豪	小住宅建築圖案透視圖
九〇三	王子豪	傢具配置鳥瞰圖
九〇四	王子豪	掛屏裝飾圖案(春景)
九〇五	王子豪	掛屏裝飾圖案(夏景)
九〇六	王子豪	碧畫裝飾圖案
九〇七	王子豪	地毯圖案
九〇八	朱亞之	路工(漆板)
九〇九	朱亞之	紙扇四柄

銅版

九一〇	梅崙崑	老人
九一一	梅崙崑	美國芝加高華人埠風
九一二	梅崙崑	美國芝加高風景
九一三	梅崙崑	美國芝加高風景
九一四	梅崙崑	芝加高藝術院圖書室

蠟染圖案

九一五	朱亞之	靠枕
九一六	朱亞之	手帕

木刻

九二七

唐英偉

鐵橋

九一八

唐英偉

巡行

九一九

唐英偉

被捕

九二〇

唐英偉

流浪們

九二一

唐英偉

國內大事記

篆刻

九三二

王青芳

印存

攝影

九二三

曾仲鳴

春江

九二四

劉既深

問前程幾許

九二五

潘風曉

休向儂譏笑

九二六

劉雪崖

寸心千里

九二七

王潔之

賞日者

九二八

王潔之

光之前進

九二九

魏南昌

春花

九三〇

劉萬九

幽遠

九三一

劉萬九

江水



春色春色

孫福熙劉雪亞合作

胡藻斌先生捐贈畫虎

減售半價，每幅二十元，二十幅為限，全數捐助。



勝乎敗乎（藝風社在華南舉行第三屆全國藝展出品）



盧葆華女士贈胡畫虎句

幾度披圖見虎容，威猛儼若出柘鳳（指日本著名動物老畫家竹內柘鳳），繪來爪牙神何肖，足見才華筆有鋒。十載飄零棲異地，名山遊屐遍留蹤；承君貽我無雙品，珍似點睛壁上龍。

江亢虎博士贈胡畫虎句

畫虎能呼嘯，君才故不凡，會看風起處，搖落滿江關。高劍父教授題胡繪虎句
偶一昂首，百獸已伏，長嘯一聲，振撼山谷。

畫家胡藻斌氏，對藝術非常努力，而對國家社會公益以及友誼更爲忠勇，茲節錄其既往一二事實以介紹之。

東方雜誌三十卷第九期：（上略）前在馬來怡保城開個人展覽會，售畫得二萬餘元（叻幣折合國幣有五萬餘元），悉數捐於該城之華僑公立義學爲經費，慷慨堪嘉，以下爲胡氏作品云。

圖書京報，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上略）近年在革命潮流高漲的當兒，在廣東所作的革命劇，革命畫，革命詩，革命文，一片片不斷的飛舞于人羣的目前，所以流血的革命史和革命地所能夠呈出美的革命情緒，不能不歸功于胡氏之努力，圖爲胡氏的近作，香花畫報封面一幅，更是令人贊美，其取意則基于愛，其取形則以興奮爲本，其設色則趨向中和，可惜這種高深藝術，在現代的一般常人目中，未能得到同情吧。

文華畫報四十八期中刊有「寫虎略談」之圖文并重一篇：爲藝術之探求，足跡遍世界，走盡雲山雪嶺，可見其對藝術之努力。然此文過長，恕不轉載。

欲言胡氏在藝術界之功績，其作品與文章，早散見于中外各刊物中，不用多述。所繪寫動物，已爲世界所重視，其畫虎尤爲社會仕女所珍重。現本社得胡氏捐贈繪虎二十幅，每幅減收二十元，完全捐助本社。四方仕女欲得胡氏珍貴畫虎者，幸勿失此機會（按胡氏除公益事有求必應外，其作品極少應酬），交費後由本社給收據，半月內負責回件。

本刊預定

全年十二册 實價三元

今特優待 減為二元

中有特大專號四五册
預定全年者概不加價

精裝合訂本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各二元

文藝茶話 每卷一元

南華文藝 上 册各五角
下

存書無多 購請從速

嚶嚶書屋啓

藝風月刊 第四卷 第五六期合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十日補行出版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編輯者 藝風雜誌社

杭州法院路仁德里十號

出版者 嚶嚶書屋

印刷者 惟一印刷公司

上海英租界廈門路三號

電話九一二三七

總經售者 生活書店

上海四馬路及各地分局

廣告價目		本刊定價	
特等	二百元	預定全年	十二册
普通	一百元	預定半年	六册
			一元一角
	全		二元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六十元		
	三十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虎標萬金油

功效偉大 救急扶傷
備此一藥 萬病無妨

廣告吹牛皮。只能欺人於一時。惟有藥力真靈驗。始可維持信用於永久。本堂萬金油。治內外各症。藥到病除。已有事實作鐵證。凡用過者。無不人人稱贊。行世三十年。銷路日增月盛。非偶然倖致也。

招請外埠代理利益優厚簡章
函索即寄

虎標永安堂

上海分行甯波路五九五號